

811 第四

當代文藝

第一卷

第五期

神州國光社出版

當代文藝

第五期目錄

目 一

創 作 小 說

母親..... 陳穆如(八四一)

眸子..... 徐幼籛(八七五)

幸福..... 陳燮樾(九〇一)

無涯之路(長篇)(續)..... 張資平(九一九)

柴霍甫的書信..... 劉大杰(九三一)

昨夜夢見你..... 丁 丁(九三九)

禁不住笑了..... 丁 丁(九四二)

過渡時代的犧牲..... 虞岫雲女士(九四四)

梅雨時節..... 羅洪女士(九四五)

幻影..... 梅痕女士(九四七)

失眠之夜..... 恨 工(九四八)

錄 一

詩

選

戲劇

七尊菩薩 (愛爾蘭唐珊雨作) (續) 顧仲彛 (九五—)

歌 湯增敷 (九六五)

配角 鄒 枋 (九六九)

幻 湯增敷 (九七三)

歡快的人 (德國蘇德曼作) 席滌塵 (九七七)

歸家 (法國巴比塞作) 祝秀俠 (九八五)

晨 (美國辛克萊作) (續) 王 墳 (九九七)

短篇小說的構造法 余楠秋 (二〇二一)

文學的意義之新解釋 (日本竹友藻風作) 張資平 (二〇三三)

雲鷗書情集 湯增敷 (二〇四五)

旅程 思 永 (二〇五三)

唐代女詩人 湯增敷 (二〇五九)

最後的話 記者 (二〇六五)

品小·文散

○.....○
：說小譯翻：
○.....○

** 著 論 **

○.....○
批 評
與 介 紹
○.....○

母親

陳穆如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三月中旬的一個絕早的清晨，從上海開駛南京的特別快車，在曙光初露，百鳥將鳴的時候，快要駛到長蛇似的下關月台，停止着前進了。

下關月台的鳴鐘懸在高高的壁上向人們報告已經六點四十分鐘了。火車停在下關的一偶，像人們跑了一夜的無精打采地呻吟了三聲之後，一羣羣的搭客擁擠地從三等車廂中吐了一口氣的走了出來。

約莫有一位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手裏提着一個皮箱，慢慢地在路上走了過去，忽然旅館的接客走近前來問他要不要到C飯店。他遲疑了一回，搖了搖頭表示不要；接着十幾部黃包車又圍繞着他，他沒有法子，只得開始用乾燥的喉嚨叫着：

「丹鳳街，多少錢？」

「四毛。」一個黃包車夫的回音。

「三毛半。」又一個黃包車夫的回音。

「三毛，我拉你去！先生！」再一個黃包車夫的回音。

「二毛半，誰去的？就拉我去吧。」他向着黃包車夫說後，馬上跳上了包車，飛也似的向着長而寬的冷清清的中山馬路前進着，一直送到丹鳳街口來了。在晨風中那位車夫雖然流了不少的汗，但是這位青年的身上却有一種說不出的涼快之感。他下了車後，在丹鳳街上行了一回，忽然一個旅館的接客向他這樣地問：

「先生，你要住旅館麼？」

「是的，我要住旅館的。」

「那末，回R飯店去吧。」旅館接客替他拿着那個小皮箱了。

青年把皮箱交給了接客之後，自己却坐着黃包車回到R飯店來。

R飯店是靠着鼓樓的一座半西式的洋房，雖然建築並不十分美好，但是倒也清潔可愛，門的右邊掛着許多住客的名牌，左邊便是櫃檯及賬房的所在地了。他左看右望，呆立了一回後，那位接客也已經趕回到旅館來了。

「先生，看房子去。」茶房引着他走到樓上來。

「這間好不好？」茶房開了門，扭着電燈。

「不，不十分好。」青年搖了搖頭，表示不大滿意。

「那末，再看別一間房子去吧。」茶房又引着他到靠近大門的一間房子來。

「這間好不好？每天大洋一元八角，吃飯在外。」

「好的，就這一間吧。」

青年看好了房子後，坐在櫥上不斷地癡想着，好像有什麼大禍，快要降臨到他的頭上一樣。

在這里，便要來介紹這位青年了。青年姓李，名根源。他的清瘦的面孔，玲瓏的眼睛，着實令人可愛。他看了看手上的錶，快要響十二點了。於是掀了電鈴，喊了茶房倒來了一盆洗面水。

他匆匆地擦過了面，穿好了西裝，在鏡前打了幾個旋轉，似乎是滿意了，他便從房裏走了出來。

「到什麼地方去呢？」他站在街心想了想後，決意到中央大學找好友L君去。丹鳳街到中央大學很近，上了車，便向着成賢街這面奔來。在中央大學第二宿的門口停了一會，立刻地跑上樓梯拍門進去。

「是那一位，」是L君的聲音了。

「開門罷，L君，是我！」根源站在門口咳嗽了一聲。

門開了，L君伸出手來握了一回甜蜜的手。

「呵，是你，這倒想不到，快點進來！請坐罷！」

根源微笑地沒有出聲，接着又是一陣咳嗽。

「幾時到南京來的？有什麼貴幹？」

「昨天晚上搭特別快車來的？」根源笑了笑說，「上海地方，真是太嘈雜了，所以特到這裏來喚一喚新鮮空氣，此外並沒旁的的事情。」

「那末，爲什麼你不通知我一聲？」

「因爲我忽然地到南京來的，所以沒有寫信告訴你，很對不住，原諒我罷！」

「那裏，怎麼你說這樣客氣的話。」根源說到這裏，校役手裏拿着熱水瓶來了，L君匆忙地倒出一杯開水給他喝着。

沉默了一會，根源從衣袋裏拿出了一根白金龍香煙啣在口裏拚命地吸着。真的，根源近來大消極了，除了香煙以外，似乎沒有他的良伴了。他想，一個人爲了煩惱，才離開了上海跑到南京來，但是到了南京不獨不能解去他的煩惱，反而增加了他的不少的悲愁；他又想，在南京城住着有什麼意義呢？反正早點回到上海來，和幾位日常見面的朋友痛快地暢談一番，再高興地，便手攜着手的到老靶子路和吳淞路與嘉興路一帶彳亍一回，然後再去光顧光顧外國妓女的風味，這豈不是很快樂的事麼？當他想到這裏的時候，L君忽然向他這樣地問

着：

「你癡想什麼？難道有什麼憂悶的事麼？」

「不，不是的！」他迅速地回答着，「今天不是舊歷二月十九麼？舊歷二月十九不是清明佳節麼？」

「清明日？我倒忘記了。」L君驀地想起了今天的確是二月十九——清明日了，「今天已是清明日，那末，我們到夫子廟去，然後再遊秦淮河好不好？」L君提議着遊秦淮河了。

「算了吧，中大隔夫子廟不是很遠麼？」根源不想到夫子廟，也不大想去遊秦淮河。

又沉默了一會，根源再拚命地吸着茄立克香煙想着。今朝，正是江南春風，吹到人間的時候，正是清明佳節，我們遊玩的時候，爲什麼不到秦淮河畔作一度甜蜜的漫遊？又爲什麼不到妓館林立的夫子廟盡情地浪漫一下？他再想着，假使今朝不到秦淮河畔，那末，他年便不容易重來了，這樣，白鷺洲前，烏衣巷口，當然也不能容許他的彳亍徘徊了。他想到這裏的時候，又後悔着不應該拒絕L君的提議而不到秦淮河畔去。

「你不到夫子廟去，那末，到玄武湖去遊一遊，你想怎麼？」聰明的L君忽然地轉過了話頭，提議到玄武湖來了。

「玄武湖？」

「是的，玄武湖。」L君望了望他說，「玄武湖離這裏很近，十分好玩呢。」L君用手指着對面的台城說。

「對過的就是玄武湖麼？」

「是的，玄武湖是在台城的附近。當年梁武帝，就是餓死在這台城呵；而且有一座井，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也因為避隋兵之亂而跳到井裏去呵，因此，這井大家便稱牠爲臘脂井了。在左邊，還有鷄鳴寺，北極閣等，都是很好玩的地方呢。我們走罷。」L君帶上了帽子，拉着根源的手臂一同跑了出來。

根源到玄武湖來，一方面自然是因爲近，一方面也是沒有什麼事情，所以隨便地跑到這高高的台城來了。

到了台城，舉目一望，玄武湖的全景，都在他們的眼簾之中。來來往往的男女，不斷的在玄武湖的畔上走來走去，大概也是和他們一樣地到這裏來遊玄武湖的罷。

他們在台城望了望後，看見有許多人到他們的先人的墓上去祭掃的。這時，他便聯想到他死去了三年多的祖母，尙還沒有到她的墓墳祭掃過一次，真是罪大惡極了。他禁不住要放聲痛哭起來了。

時鐘告訴他們已經二點二十分鐘了。太陽射在人們的身上，非常地溫暖，他們決意先到

鷄鳴寺喝了茶後，然後兩個人再叫一隻小艇，漫遊這可愛的玄武湖，雖然玄武湖變成了荒涼而沒有當年那樣地美好。

跑到了鷄鳴寺，根源和L君站在寺裏的一隅，選擇好了一張檯子之後，慢慢地飲起茶來。當根源正在出神地看梁啓超寫的對聯——江山重複爭供眼，風雨縱橫亂入樓——的時候，他的肩膀上忽然覺得有人在拍他一下的樣子。他受了這一驚，回轉頭來一看，只見有一個女人搭着他的肩膀在笑吟吟地問着。

「根源，你還認得我麼？」

在一剎那中，他看見這位女人是二十來歲的年紀，身材嬌小可愛，慣會對人作笑的面孔上，有一雙秋水盈盈似的眼睛。

「哦，你不是劉桂芬女士麼？」

他們兩人的手與手緊緊地握着。想不到一別三年來的她竟會和他在這鷄鳴寺忽然地相碰着。這，在根源的心中，便有點感覺到人生的神祕了。

他還明白地記着。在三年前的清明佳節，他和她在C湖畔同遊的時候，那是如何地高興，如何地快樂，可是，光陰如箭似的飛跑，而今又是三年後的清明佳節了。今天，爲什麼會和她在這鷄鳴寺一相會面呢，呵，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喲！……

這時，坐在凳上喝茶的L君，也有點莫明其妙了，爲什麼根源會有這樣漂亮的女人？難道莫非他的愛人不成？……

他向L君介紹過這位女人的姓名之後，然後三個人坐在凳上慢慢地喝着茶，根源便在這時和她絞起別離的哀情來。

「我們已經一別三年了呢？」

「差不多已經有三年了。」一陣嬌滴滴的令人消魂的聲音。

「爲什麼我倆自C湖畔別後，你連一封信都不給我呢？根源的喉嚨中帶着一點悲涼的情調，「我問了許多朋友，打聽了你的行蹤，結果都沒有一個人曉得，我以爲你已經和人結婚了；誰料今天下午在這裏碰見着你呢。」

「咳，一個人飄泊異地，過着可憐的生活，還有什麼好的消息報告給她的親戚故舊呢？」又是一陣嬌滴滴的令人消魂的聲音，「你爲什麼猜疑我和人結婚了呢？根源，我告訴你，我和你雖然別離了三年，但是我沒有一時一刻地忘記過你；真的，我除了你，別沒有第二個男人是我知心合意的朋友了。你相信麼？」

「我是相信你的。桂芬妹，你還允許我和三年前一樣地稱呼你麼？」根源的喉嚨中又帶着一點悲涼的情調，而且眼淚幾乎從他的眼眶中流了下來，「你既然沒有忘記過我，但是，

桂芬妹，你不獨沒有告訴過你的行蹤，爲什麼連一封信都不寫給我呢？」根源的喉嚨中又再帶着一點悲涼的情調，眼淚禁不住一滴一滴地流在地上了。

「根源，你爲什麼悲傷而流淚？……」她也有點對他表示同情，再不能說下去了。

L君坐在凳上，看見這久別重逢的一對，抱了十分憐惜的同情，不知不覺地在他的眼睛裏也包含了兩顆熱淚了。她看見了他那種表情，一時也制不住的倒在他的懷裏嗚咽起來。

寺裏喝茶的人們，都不約而同地把他們的視線集中到這三個人的身上了。

——真奇怪！他們二個人呢！一陣聲音從寺中發了出來。

——莫非他們有什麼隱痛不成？又一陣聲音再從寺中發了出來。

「我老實告訴你，這次我從青島來，特地是來探訪你的。」

「真的？你爲什麼知道我在南京呢？」

「因爲我前月在青島的時候，看見報上登載了你三月×日要到南京來的一個消息後，我就動身離開青島，到天津和北平去玩了一次，前天我才從天津搭津浦車到這裏來的。今天，因爲沒有什麼事，所以特地到這裏來消遣消遣，不料竟在這寺裏碰見了你，呵，我們真是三生有幸了。」

「你這樣地掛念着我，我應要怎樣地感謝着你呢？」

他們談了後，喝完了茶，從鷄鳴寺走了出來，跑上北極閣的高處瞻望了一回，他們都覺得精神清爽，好像有翼似的鳥兒要振翼飛去一樣。這時，夕陽已將西沉，在樹上，櫻桃上，泥土上，湖上，以及遊人的頭上，都隱隱約約地似一把傘，這傘下是爲微風吹動着的裙角，儼然是一首詩；紫金山的影子，遠遠地映着在湖水裏，豐潤門外，瀾漫了春意，驢子，洋車，足踏車，湊成了一片熱鬧，這真是好美麗的風景啊！

「我們叫一隻小艇遊一遊這美麗的玄武湖怎樣？」L君首先提議着。

「那很好。」桂芬高興地回答着，「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們應當要痛快地暢遊一回，你想是不是？」她回轉頭來向着根源這樣地說了。

「自然。」根源表示着同意說，「我也很高興地遊玄武湖呢。」

說來也有點奇怪，根源每到一個地方，總是非常地高興，假使不是盡情地談笑，便是高聲地歌唱的。他們決定了宗旨後，便僱了一只小船，在湖面上慢慢的簸盪過去。

玄武湖的水並不十分深，有許多無水的地方，生長着長長的油草。湖裏有五個突起的小丘，大家稱牠爲五洲。這五個洲，都生長着無數的楊柳樹與櫻桃樹；夕陽中的一帶遠山，映出無限美麗的詩意。

夕陽完全地沉沒在西山的後面了。明月還沒有上昇。他們在船上望着一片黑茫茫的湖

景，覺得更加神祕和可愛了。蘇子瞻的赤壁賦裏的文章說得真好，「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了。

明月照耀在湖中，好像和日間的太陽一樣地光輝。一切花樹草木，在讚美着他們的幸福，把三個人當作了牠們的姊妹。

——姐姐哥哥們，遊罷，盡情地遊罷，我們在世一天，便遊一天罷。明月是這樣地光亮的，湖水是這樣地瑩晶的。

大自然的一切，在湖中微笑着，在湖中歡迎着他們的漫遊。

小艇慢慢的簸蕩到湖心，他們吩咐了舟子不要再撐，盡牠如何飄浮的好；那時月影照耀在他們的身上，使人覺得好似小孩眠在他的慈母的懷裏一樣地舒適。蘆荻靜悄悄地，遠山也倦縮地在睡着，忽然湖中悠悠地傳來了女唱男答的美好的歌聲：

耶有情來妹有情，

爾情牽手拜神明。

營天燒香發過誓，

長久來情一生人！

——女唱——

上有神明下有社，

最愛保佑涯倆儂！

保佑兩人同到老，

倆人相好愛成家！

——男答——

——呵，這可愛的春光，這光輝的明月，這令人流連的湖面，我們願一輩子睡在他的懷裏，溫一溫我們的舊夢。

他一面聽湖中的歌聲，一面却很細心地思想着。關於他們倆在過去的事，像電影戲一般，一幕一幕地在他的腦海中開映：——

有一天，約莫是春天晚上七點鐘的時分。月色很好，他到法界去找B君。到了法界走進了B君的家裏，就看見了許多人圍着談笑，你一句我一句地議論起來。最初，他們談到摩登女郎的時髦，大概是想消磨一些時間的緣故；其次便談到某小姐的曲線，美麗，面孔。一位

青年首先表示意見後就聽見坐在那頭的一位青年駁斥着先頭的一個。

「某小姐的面孔並不怎樣漂亮，不過她穿的衣裳比較美麗罷了。」

「你說某小姐並不怎樣漂亮，但爲什麼一般青年學生要日夜死心塌地的追求着她呢？」

另一位青年又在駁斥着他。

「大概是因她肉感一點吧。」最先說話，不贊成某小姐漂亮的一位青年笑着說。

「你們並不知道，某小姐的漂亮，不是因爲肉感，確是她的面孔非常地美麗。」另一位

青年笑着說。

「我贊成你的說話。」再一位青年表示着同情他的意思。

「我也贊成你的說話。」又再一位青年表示着同情他的意思。

「我看世界上除了劉桂芬女士之外，便沒有漂亮的美人了！」

「喂，你們看，害相思病的人又在提劉桂芬女士了。」

「根源，你真的爲了她而生相思病麼？」

「胡說！誰叫我生相思病呢？」

大家苦笑了一陣。

「劉桂芬女士的面孔真不錯，可惜她太沉默一點。」

「呵，你也是爲了桂芬而害相思病麼？德明，料想不到你竟這樣地留心桂芬的事！」
「我不是留心她，也並不是爲了她而害了相思病。不客氣地說，桂芬有許多我是不滿意的。」

「她有什麼不滿意呢？」

「太不善交際了，你看她有和人周旋過一次沒有？」

「的確，她是不善交際的，數月來我都沒有看見她和人周旋過一次。」

「那是少女的態度喇！」

「的確難怪，像十六七歲的少女。」

「那末，你對她也害了相思病麼？」

他們又苦笑了一陣。

「十六七歲的少女，正是懷春的時候，那還沒有愛人麼？」

「那我怎麼知道她有沒有愛人？大概是還沒有罷。」

「不，我想她已經有了愛人，也許不是處女之身了。」

「處女？你的封建思想爲什麼這樣地深呢？」

「你知道不？假使一個女人沒有了她的處女之寶，那她豈不是失去了她的純潔和尊貴？」

這樣，我們男人還愛她做什麼？也還有和她結合的必要麼？」

「對呵，我也同情你的意思。假使我和我的愛人發生關係的第一夜，如果她是失去了她的處女之寶，那末，我便馬上要宣布和她脫離。」

「真的，真的，找愛人還是要有處女的才行。」根源接着說。

他們愈議論愈高興，就這樣的把女人們做他們談笑的資料，愉快地講了一個晚上。

幾天以後，他又到法界B君家裏去。一走進了他的家，便看見了他會過一次面的桂芬。

那時當他一到房坐下之後，桂芬便因事起身出去，所以B君還沒有替他介紹。這次，恰好又在B君的家裏碰見，於是B君也不得不替他們介紹起來了。

「這位是李根源先生，現代中國作家。」

「久仰，久仰，李先生的名字，我是在各大雜誌上看過的。」劉桂芬迅速地說。

「這位是劉桂芬女士，中西女塾學生。」

B君向他們介紹了後，彼此的坐在沙發上談起話來：

「李先生的著作真多，我十分地愛好你的作品，尤其是在XX書局出版的長篇創作『畫絲黃』，我更喜歡呢。」

「哦，」根源從容地回答着，「以前我所寫的小說，都是沒有意思，我並不十分滿意的，不過，蒙女士過獎一番，真使我慚愧萬分囉。」

「那裏，我們用不着客氣！」B君插進一句話來。

「真的！」桂芬女士附和着。同時他們交換的寫了彼此通信的住址，要互相地尋找。

自從經過了這次的介紹，兩個人的腦裏都暗暗地留下了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象。

是四月二日的時候了。大地上的空氣是異常地新鮮，太陽照在草場上，籠罩着整個的世界。白的蝴蝶，黃的蝴蝶，在 *Sweet-Dea* 的花叢中亂飛，親吻，一切一切，都是非常地可愛，令人生出無限的愉快。

這天，原來是他約她到半松園和龍華寺觀看桃花的。他一早起身，便坐在房裏，足不出門一步，可是，從早晨等到下午三點鐘，還不見她到來的足跡，他有點着慌了。他想，她大概不理他了罷，也許是她有事了罷；他又想，她大概忘記了罷，也許是正在途中來了罷？

他心中亂跳着，像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地艱過。於是急急地穿上了衣裳，從房裏走了出來。在路上，他看見了C女士，他便向她問：

「桂芬女士快來了麼？」

「我不知道。」

「怎麼不知道，你不是和她同房麼？」

「不，不是的！」C女士笑嘻嘻地說，「我前天已經搬了房了，不是和她同房了。」

「莫非她有什麼要事，不能來了麼？」他安慰着自己，「但也需要告訴我一聲喲！」

「恐怕忙不過罷？」

母 —
「忙不過？寫幾個字的時間總是有，爲什麼連一個字都不給我呢？真怪！……」他傷感地說。

「她對你不是很好麼？總不會變心了罷？」C女士帶笑着說。

親 —
「變心是絕對不會，我敢武斷的，他很確切地說；同時在他口中又透露出失望的情緒，垂頭喪氣地說，「一定有什麼要事罷？」

一天一天地，桂芬女士總沒有來，人也沒有見到，根源有點失望了。大約四月下旬的時候，他從Cathay Hotel走了出來跑到大東舞場跳完了舞後，坐上了一輛黃包車，獨自一個人的來到沙利文吃點心。當他一坐下了凳子之後，就有一個女人和他點了點頭說：

「許久不見了，李先生！」

他定了定神，把頭抬起一望，原來就是他所思念的劉桂芬女士了。

「怎麼你不到我房裏來？也不寫信給我？真奇怪！」他伸出了右手來握她的左手，「好呵，現在碰到了，我們坐呵，談呵！劉女士！」

「劉女士，你怎麼許久不寫信給我，真使我着急到了極點。」

「對不住你！那天我本來是和你約好了同游半松園和龍華寺的，後來因為我接到了家裏的來信，所以回蘇州去了。……很對不住，原諒我吧。」

「哦，」他笑着說，「不要說這樣的話了。」

他們互相地談着，笑着。居然在失望的當兒，竟能不約而同地在沙利文碰着，這是多麼歡欣的事呢？

「你回我房裏坐坐好麼？」一出沙利文店門，他就這樣地向她說。

「夜深了，改日再談罷。」她告辭了他，在麗華公司門首搭上了公共汽車回到中西女塾去。

從這天以後，他們倆的態度更加親熱了。他常常和她到影戲院或到公園裏去消磨，爲了要增進他們倆的愛情。……總之，他的生活由枯燥的變爲潤澤的，由孤寂的變爲愉快的了。

光陰和飛機似的迅速，一天一天地，一月一月地，他們仍舊保持着純潔的友誼，像葡萄一樣地甜美度了下去。這樣，地球的巨輪又回轉到春天來了。

有一天，彷彿也是春天晚上七點鐘的時分。他們僱了一只小船，在C湖畔同遊了一晚，這便是他和她別離同遊時的一晚，等到遊罷歸來，想到別離的情況，以及別離後的苦哀，竟禁不住地嗚咽起來：

母

「這一次別後，究竟要在什麼時候才能見面呢？」

「桂妹，我們用不着哭，人生終須一別，你想是不是？」

她聽了他的說話，更加不住地痛哭起來。

親

「桂妹，你聽我的話罷。如果你是愛我，你便不要再哭了，因為哭，對於你，是傷身體的，傷了你的身體，豈不是和傷了我的身體一樣麼？妹妹，你真的不要再哭了。」

他抱住了她，傷感地，同時也流淚地說。

「那末，你到N埠的時候，便來信通知我罷？」

「好的！」他回答着。

兩個人就這樣地分了手，在朦朧的夜色中，還隱隱約約地從遠方傳來了一陣悲哀的令人

不忍聽的哭聲。

他回想到這裏的時候，湖中又悠悠地傳來了女唱男答的美好的歌聲：

天愛靈來地愛靈，

保佑兩人愛成親！

兩人成親做世界，

同心結合自長情！

——女唱——

雙親大人愛分明，

兩人甘願來成親。

兩人甘心來結合，

包成結合過長情！

——男答——

歌聲不斷地繚繞在他們的腦際，小艇也依舊地前進着。他們的身上，都感覺有點冷寒了。

「回去吧。」L君的心中似乎有點空虛的悲哀，周身打了一個寒噤。

——玄武湖喲！可愛的玄武湖喲！我們雖然分離，但是我們永遠不能忘你！玄武湖喲！我們再會罷。

— 母 —

在昏冥之中，他們不住地回頭遠望。一路犬吠聲把他們送了出來，當月影正在西斜的時候。

這晚，三個人回到了R飯店歇宿着。

第二天，各人回到各人的房裏來。

根源一天到晚地眠在床上，無聊極了。有一次，他舉起了筆寫了一首詩：

「一聲孤雁破晴空，驚起羅幃酒夢中；不信光陰如過客，轉瞬蹤跡類飄蓬。人間虛室惟生白，影淡殘燈自閃紅；底事吟情都擾亂，滿階霜葉戰西風。」

「春暉寸草意如何，悵惘雲迷子舍多；護老北堂延睇盼，攀柳南浦憶烟波。題橋亦有才人筆，彈劍誰憐壯士歌；學劍烏私猶未遂，肯教氣骨易消磨。」

「風泊驚飄到此身，敢云名士慣驕人；吟詩每到窮方好，達命何曾病未貧。湖海英豪爭議髮，風塵滋味是勞新；算來惟有閒山水，贏得勾留未了因。」

「如此乾坤大不平，詩書翻欲誤儒生；世無知己奴嫌拙，人到稱才鬼妬名。傲骨破除遊子恨，殘年銷盡大江聲；雄心我亦慚長劍，怕聽芳鷄夜半鳴。」

又匆匆地過去幾天了。

有一天，桂芬到根源的房裏來，向他作告別的會談了。

「根哥，我後天便要離開南京，回到青島去了。」

「哦，」他驚着說，「離開南京？你到青島去？從此，還是過着你的粉筆生涯麼？」

「是的！」她長長地應了一聲，「以後我還是一樣地過我可憐的生活呵！」

「那末，我們這次別後，要什麼時候才能見面呢？」

「這是說不定的，」她沉默地又帶傷感地說，「只要你不曾忘記了我，我們就像等於見面了。」

他們不知爲什麼緣故地，竟撲抱了起來。他觸着她的多肉的胸部，他的臉色像死人般的一樣地蒼白了。

一片淒涼的哭聲，繚繞着整個的房間。

夜深了，她告辭了他，蹣跚跟跟的走了出來。

她回到房裏，約摸有十二點鐘了，精神是異常地疲倦，脫了衣裳，就輕輕的倒在床上睡着過去了。

—— 母 ——

最後的勝利終於在別離的晚上貢獻給他了。

—— 親 ——

四月三日，是她離開南京的最後一日了。根源就想留也留不住，在送她過浦口上船的時候，已經是早晨八點鐘了；在船客嘈雜的聲中，兩個人的淚聲哭成了一片，最後她才鎮靜地對他說：

「根哥，你放心，無論如何，我都不會忘記了你的，除非到了天翻地覆，全世界上沒有人類的時候！……」

這樣地，他們終於分了手，作了最後的別離。……

過了幾天，他接到了她從青島寫給他的一封信：

「別來數日，頗以爲念！連日以來，心緒無聊，遲遲提管，抱歉之至，知惜別之不免，悔歡棄之多事矣！」

「人生在世，譬如朝露，自念身世，不禁感慨係之！畢業以後，飄泊天涯，地球雖大，竟無我輩容身之地；四海茫茫，不知歸宿何處也！傷哉！」

「長安雖好，終非久戀之鄉，倘在此地，徒從事粉筆生涯，有何益哉！蓋觸景傷情，悲愁益不勝也！故決於最短期內，離開青島，往北平一遊，再定行程。望勿爲念！」

「嗟呼，命薄桃花，夫復何言！臨書懷楚，不知所云，諸維珍重不宣！」

根源接到了這封信後，心中感覺到無限的淒傷，把那封信翻來覆去，看了又看，差不多完全地可以背誦出來了，他還不忍把信收了起來。最後，他竟爲她滴下淚來，幾乎放聲痛哭。他本想即刻地寫回信，恰巧L君又從中央大學跑來和他相見，他才勉強地拭乾了眼淚，迎著好友L君。

「你近來怎樣？」L君一進房門的第一句話便是這樣地說的。

「不知爲什麼緣故，這幾天來的心緒，真惡劣到了極點，而且還一夜一夜地失眠呢。」他嘆着氣回答着。

「劉女士，什麼時候走的？她有信給你麼？」L君向根源問。

「走了幾天了，今天接到了她從青島寄來的一封信。」他一面說，一面把信拿給L君看。

——呵，像這樣的女人，真大可憐了！L君看完了信後感慨地說。

這時已是黃昏了，西方的豔陽餘輝，正射着在玻璃窗上，由玻璃窗反映到他們兩人的面孔上來。

——母

L君回去後的第二天，根源也因為事離開了南京回到上海來。

回到上海，又在一家裁縫店的二樓亭子間裏住下起來了。

一天一天地……

一月一月地……

一年一年地……

——親

他雖然寫了許多信給她，但是終沒有接到她的回信，他失望了！他傷心了！他流淚了！他痛哭了！

自她沒有信給他之後，他的亭子間多配了一個鑰匙，無論怎樣地，他不能安然做事了。

一天到晚地，非尋花問柳，便到肉市場的大世界，新世界，小世界，神仙世界，天韻樓，樂園，這些地方來了，不，還多着呢，四馬路，大馬路，八仙橋，傲雞橋，會樂里，福裕

里，老妓館，舞場，……野雞，……小姐，太太，……他都光臨過了。真的，他近來太浪漫了，非到了十二點鐘以後，決不回來的；一回到亭子間，就呼呼地睡着了。

有一晚上，他做了一個夢。

他對於她，完全地失掉了愛，一點也不思念她了。她的瘦小的身體，不會引起他的興趣了，他目前需要的，是肉體豐滿的女性，才能感受新鮮的愉快的性慾。

又在C旅館碰見了她和一位穿着西裝的青年甜蜜地親吻，擁抱，甚至……他不獨不討厭那位青年，反和他笑嘻嘻地談起來了。

「就把她讓給你罷。我決意和她脫離關係了。我近來得了好友R君的介紹，認識了一位肉體豐滿的王月英小姐，她，着實令人羨慕，我真愛她呢。」

在她幻想中，她好像和王月英小姐的肉身接觸了。他反感謝着那位穿西裝的青年了。因為他把他的醜瘦的愛人交給他替他負了完全的責任。

於是，他便永遠地不能見她回來了。他也在X路X里X號找到了王月英小姐。

又好像在戲院裏，同時也好像在某公館裏，他碰着了王月英。月英一看見了他來，她就急急地跑進了房裏，脫了全身體的衣裳，赤裸裸地露出了她的白嫩的可愛的模特兒，要求他

和從前一樣地接吻，擁抱，最後她還要求他要和她做那人生最快樂的和最神祕的……但是，他却失掉了興趣，不能和從前一樣地對她熱愛了。

「你到底還思念劉桂芬女士麼？你趕快的回去愛她罷」她在他的額上輕輕地吻了一下。

「不，我不思念她了，我早已和她脫離關係了。」

他一面說，一面仍舊忘不了劉桂芬。

他和她同住了半個月後，她給他的性慾不能引起他的快感了。大概是因為她的祕密被他發現了罷？也許是男性大靠不住，喜新厭舊了罷？因此，他離開了她，乘着飛機回到自己的亭子間來了。一回到了家，劉桂芬也跟他跑了進來。

「你爲什麼要回來？你不是和那位穿西裝的青年結了婚麼？」他怒目沖天地向她罵。

「瞎說！誰和他結了婚？」

她神氣十足地回答着。

「那末，你不是忘記了我，把我丟在三十三天之外麼？」

「誰說的？」她忿怒地說，「一般文人，都是浪漫的，靠不住的，我決不願嫁這一類的人！不過，我既然瞎着了眼睛，走上迷途之路，也只得將錯就錯，一心一意地來愛你了，那知天曉得，你還說我忘記了你，把你丟在三十三天之外，咳！這真使我有氣無處洩了。」

他聽了她的話，制止着滿肚的火氣，想開始和她妥協，講和起來了。

「我問你，你到底愛我麼？到底不會忘記了我麼？」

「一定的！」她回答着。

「我倆登報聲明，宣布結婚好了。」

「……」她沉默着，沒有回答。

「萬歲！祝我倆結婚成功萬歲！」

他湊近前來握着她的手。

「桂妹，你是我的老婆了，我們可以實行同居了。」

他制不住了，舉起了雙手來摸着她的多肉的胸部，然後便動手動脚地將她推倒床上，想解開她的褲頭，痛快地發洩他的性慾了。

「不要湊近前來！你這下流人，你發瘋了麼？我不和你做朋友了！」她拿起了巴掌在他的兩額上猛烈地打了一下，他受了痛，從夢中醒轉過來。

他醒來時，原來是得了這樣奇怪的一個夢。

——不要念她了，各人走各人的路罷。我和她是相處在另一個世界裏的人了。

他在床上輾轉反側，睜着眼睛一直等到天明。

幾個月來沒有思念劉桂芬了。今天，他不知爲什麼緣故地又在想起她來了。

他在抽屜裏翻看着她的像片，他又在書架上翻看着他的日記。在他的日記裏，有下面這樣的一段記載：

「×月×日，是我再別桂妹的一天！」

「八時一刻，我思念她到了不可言狀的地步。她以前到我房裏來，非彈洋琴，便開留聲機，看見我回來了，羞得滿面通紅的。」

——不要緊，你彈你的琴吧。我這樣地向她說後，她又坐回去了。

——學習一下，彈得不好的。」

我笑着走了過去，趁勢的和她抱了一抱。

「但是，現在呢，寂悶更甚，這時我的心緒，真變化得不可捉摸……日來我自制着，不要使我走進了消極之路，所以又忙把案頭的舊雜誌拿了起來看了又看。」

「最大的原因，爲什麼她要離開我呢？可憐可恨的桂妹，她爲什麼不諒解我！怪可憐的我呵，一天的光陰真是難過！思念桂妹，又不敢寫些思念的話；憎惡桂妹，也不敢說出憎惡的話！一個人到了這樣地步，有什麼意義呢？雖然衣食住可以無憂無慮！」

「近來，朋友看見了我，都說我頹唐；同時還說我的面孔也瘦黃得多了，這有什麼法子呢？真的，我自從和她離別以後，我無日無夜地不思念她，也無日無夜地不在夢中看見了她！」

「新愁宿恨，不斷地在我的腦中襲來，居然也使我患了失眠症的結果；每天不到深更，終是難於入夢，一入了夢，又夢見她和我甜蜜蜜地說話了。要是我是一個詩人，一定可以得着不少的詩料；可惜我不是一個詩人！」

「今天，我又想起她來了，我想到無可奈何的時候，我只想倒在床上來睡了。一直從早上十一點睡到下午四點鐘的光景，當斜陽從玻璃窗口射進到我的帳頂的時候，我才懶懶地醒了。醒了之後，不立刻起身，就向着病黃似的斜陽在想：自從和她在C湖畔別後，我沒有寫過一封信給她，她也沒有來過一封信給我，當然，也許兩方面已經忘却了罷？但是，天曉得，為什麼在三年後，又會和她在南京的雞鳴寺一相會面呢？會了面，為什麼又有別離的苦衷？難道說這是我們運命中的注定麼？是的，我們的運命中已經注定了，注定了，無論你有如何的力量，都逃不脫這次的別離。上帝呵，讓我永遠地和她見面罷；也讓我永遠地眠在她的懷裏罷。」

「今年我自己覺得大辜負春光了，從來沒有一次到過我們當年認識後常游的S公園。我

本來想到S公園，去飽聽一回松聲，去飽覽一回春景，呼吸天地清靈之氣，灌輸到我的血管裏來；但是，一思念她，又不禁使我流淚，眠在床上來了。

「回想已往的情景，只是昏沉沉地睡了過去，而睡眠的時候，惡夢又非常地之多，不是被逐於虎狼，便是被困於水火，在這恐怖的夢中，我好像失却了生命了。」

在他的日記裏，又有下面這樣的一段記載：

「昨夜思念她的憧憬太多了，不免少睡了覺，今天起來，周身感覺到異常地疲倦，但是，今晚，她在我的腦海裏，又不斷地開映出來。

「最可紀念的，是我倆在南京別離的一晚。那一夜，我倆曾經把兩性的面部靈肉，在愛的波中蕩漾過一次！我倆更應當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次，十次，十一次，……以至千千萬萬數不清的次！可是，她已經別我而走了，她現在每小時六十分鐘的每秒鐘所最可紀念的，不知忘記了沒有？同時也還有一個可以值得紀念的，是我和她同遊玄武湖的甜蜜的回憶。……」

「許多朋友，憐我寂寞和失意，常常地甜言蜜語地來安慰我，但我深刻的悲哀，永遠不能銷除呵！

「九點鐘的時候了。好友何昆石君走進來告訴我說：「可憐我竟失戀了！」這實使我驚

異！他和他的情人不是一對戀愛之侶麼？爲什麼會失戀呢？我想，他如果真的是失戀時，他便和我一樣地可憐了！

「何君出去後，我越回憶越傷心！我每作日記，寫到桂芬棄我，我便恨不得與世長辭，但自殺我自是願，投江又沒有勇氣，這有什麼法子呢？只好抑鬱而死罷！」

「人生的興味，我早已失却了！上帝呵！請你大放慈悲之心，救一救垂死的我罷！」

「……………」

「……………」

「……………」

他看着他自己的日記，眼淚竟不自覺的流下來了。

一天過去了，又是一天……

一月過去了，又是一月……

一年過去了，又是一年……

不知經過了若干年月，他在上海忽然地接到了她從南洋寄來的一封信，信的內容，是下面這樣地寫的：

「先生！我現在是做了人的第六母親了！我有今日，皆蒙先生之所賜！舊情重憶，感激不盡！」

「我到南洋後，便認識了一位青年，現在的丈夫——趙彬登——結了婚，隨後也陸陸續續地生了小孩，做了人的第六母親了——」

「家庭倒還融洽，經濟也算寬裕，原來我的丈夫是一位商人，所以我每天和他們接觸的，完全是打算盤和寫賬簿的人物了！」

「過去一切，皆白之吾夫矣！先生，請你原諒我罷；同時也請你把醜乾乾淨淨地忘記罷！」

×月×日子荷屬爪哇。L

她看完了她這封信後，他才明白地知道她嫁了人，做了人的母親了；真的，她現在已經做了人的第六母親了！……可是，不知他把年月忘記，還是年月把他忘記，他依舊地住在當年裁縫店的二樓亭子間中，依舊地是一位天涯飄泊的孤獨者啊！他想到了這樣，熱淚一滴一滴地從眼眶中流了出來，禁不住地倒在床上的暈了過去。……

(1) 著名史歷界世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法國大革命史	金特泡魯克	劉鏡園	上下三元	克魯泡特金這一部傑作，根據無數的直接材料，把參加革命幾百萬民衆的情形描寫得如火如荼，使我們看了，彷彿自己直接參加過這一事。大為歷史則，彷彿是處在那時，真正的革命民衆中間，而了解了他們反抗壓迫的鬥爭，變成了不可抵禦的潮流，我們因此更了解看清十八世紀的文明發達的最高點；這真是一本最有價值的名著。
社會鬥爭通史	Max Beer	葉啓芳	第一册七角五分 第二册三角四分 第三册七角	站在鬥爭唯物論和革命的社會主義的立場上來分析自古代以至現代的社會鬥爭，這是唯一的權威著作！這部書中不但供給了許多歷史的材料，並且供給我們以分析歷史的方法。
國際運動史	伏雲張		一元二角	本書是張雲伏教授在上海各大學教授此課的結晶，屢經修正，然後完成。內容以四個國際爲綱。各國社會黨運動爲緯，舉凡歐美日本及各國所發生之各次運動，及其理論的基礎，靡不詳述，誠國內論社會主義者最完備最新穎之著作。
第一國際史	Slekloff	吳張樹伯 仁箴	二元	全書約二十萬言，材料豐富，說理清晰，論點正確，書尾附有第一國際的各種重要文獻，是一部研究革命史者不可不看的書。在俄文本序及英譯本序中均稱：「在所有第一國際的歷史中，這是最精確的一本」。
人類婚姻史	Westermarck	王亞南	一元	衛司特馬克是全世界婚姻史的權威作家，所以這部書是婚姻史中的權威著作。其徵引的博洽，殊爲驚人，及至中國的「換妻」等等風俗。無不應有盡有。敘述又極扼要精警的，寫爲二十萬言，其精采當可想見。

眸子

徐幼篋

丙貴近來的確比較以前消瘦一些，白團團的臉孔，似也黃得多；胖胖的肚子却懶懶地缺少了緊縮力，只有兩道平板式的粗眉毛，仍舊不減其丈夫的氣燄。他曾爲她的一雙富有媚力的眸子而陶醉，而儘量的陶醉；可是現在却怕起這雙眸子來了，雖然同時還覺得最可愛。

——她這雙眸子裏的二粒小瞳珠，是格外的明麗而含蓄一股水汪汪的臉盞的神情，平時總是眼皮皮向下垂着，不肯輕易看人的，可是一眨開來時，也就如有千百道金光閃爍着的有一種強烈的電流。——他很留心她，只要她用這雙眸子去斜睨或飄忽一下別人，就立刻感受到遍身起了酸素作用，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以爲一定是沒有好意思。同時對於自己的一雙細小而纏着幾條紅筋的三角菱的眼睛，却怨恨太不敏活，不會輪動。

丙貴在十九年以前曾經做過一次新郎，但是到前年冬天他却躲居了！在每次深夜打牌回來，一個人，冷悄悄的從暗地裏摸出鎖匙，打開鎖，雙手推進門去的時候；不論夏天或冬天，裏面有股冷空氣陰森森的逼人。就是爬進被窩，心裏總還是忐忑不寧，這顆心得不到安放，缺少一樣東西來溫暖溫暖，害得有時候徬徨迷離；對於雕花作也懶得做，對於牌藝却一

天天的精熟，發生了很大的趣味。她——彩姑娘——是他一向所認識的，彼時她剛死了丈夫，還不到一週年，他因為去約她的叔子阿寶到彩姑娘家裏去，看到她底下著着一雙白鞋子，頭髮結盤當中紮着一段白卷心，穿着一件二分青的藍洋布衫，長得快到膝蓋，可是蓋着的胸部却是隆然很顯明，兩隻腳雖然大了一點，走起路來，脚步却是很小很穩，當她兩隻手捧了一碗綠茶，和氣地遞到他的面前時，杏仁月的臉兒上嵌着的兩顆珠兒輕輕底似有意似無意的一忽，透澈了他的心底；他當時儘想——「這個女的！所以要尅夫的道理，就在這雙害人的眸子。」但是這雙害人的眸子，却使人害得可愛，丙貴也逃不出例外，自己雖想矜持着，靈魂兒早已身不由主地被勾合了去，如果一旦能緊緊的摟住了她，用舌尖兒緩緩的舐一舐她底眼包皮，就遍身會酥癢得輕鬆起來，即使被「尅」了，也所甘心，便得到絕大的安慰了。「什麼害人！」「什麼害人！」這種理智上的推測，尤若博士們紙上的論文，無切實際。而且敵不過情的逗誘，他反復的自問着，覺得可以不管的。祇要不是為別人所獲得，在丙貴也是樂於明知故犯的了。上一月，和阿寶講妥了條件，向茂老夫子處押了相隔還有二十四年的一代遠年的祭祀田——丙貴是祇有這些家當了的——用三分錢複利計算，是總共湊成五十塊錢，於是送上了四十八塊大洋錢，由阿寶做引線，裏應外合的才把她捆綁着，像將被宰了的豬一般的搶了來；第一夜直到十二點鐘之後，她才擦着哭紅了的眼睛允許他一道兒

睡。接着他確實又是兩個晚上沒有跑出去，是和她關了門很早的睡的。可是第四夜他覺得只是如此未免太單調，因此就未能忘情于麻雀牌了。麻雀牌和他有一段淵深的歷史，對於他的勾誘力比她的一雙眸子不會小，他覺得家裏備着妻，歡戀是可以在未來的日程中追求的，而門牌可以有贏錢的機會；何況每天的經常費用，現在似乎有些依賴此種僥倖的收入了，不過丙貴近來的牌運並不好，差不多常常輸，這個原因也只有丙貴自己知道——村中的一般人，經過衆意的定評，都認丙貴的妻是新近出現的一朵嬌滴滴的花！丙貴是有丈夫氣概的人，曉得長頭髮繞人的利害，他在精神上有着一種勝利的依靠，一面也還很愛打牌，總要到十二點鐘才回家去，或者到雞叫了才回去；不論丙貴輸了錢還想向別人借了翻本或正在贏錢的時候，時常會聽到別人這樣說：「啊！可以回去伴嬌娘睡覺去了呢！」「同着彩姑娘摟抱去呀！」「哈哈！你不去，別人可要代你去了呢！」他自己相信，近來打牌的心思不專一，陣時總有一件事放不下的情景。

爲了這一點心旌的搖曳，着實使丙貴感傷過，他與彩姑娘結合雖然不到兩個月，但從她的表現上已發生了許多的憤懣和不快！他因了她不忠實於他，深深的激起了自己使性的地方；所以常常有勃谿的事發生。這一次——丙貴瞪着兩隻繃滿了紅筋的三角稜眼，要實行權威的時候，他是決心的了——當丙貴聽到了她又密下差人到王家香去的消息，回來檢查米缸

的結果，果真又缺了三升五合米。

其實，他們倆的齟齬，在現在是時常免不了的，在半個月以前，就發生了這樣事情：

是一個夜間，丙貴無精打彩的在賭場裏兜了一圈，被擠了出來，他回到家裏來，已經九點鐘了；一個人穿過了破落的串堂，跨落一級石階，走到院子裏，一眼瞥見自己的左廂屋裏的油燈光熊熊的從半截的排板隙縫裏透出來，黃金樣的一線；他躡着足走到門口，聽到裏面還有一個很耳熟的男子的聲音，他的心立時就竄動起來了，他於是負着氣，手勢很重的推了進去。

「砰」的一聲，兩扇狹長的門豁開了，油燈光在一股急風中搖搖欲滅，他看到虎生坐在他平日坐着的一把雕花桌旁的椅子上，吹着一枝自己慣噴吃着的一枝潮煙管，旁邊擺着一隻自己日常所用的沒蓋子的燜碗，熱氣還是向上蒸；彩姑娘呢，却坐在泥折壁右首的竹椅子上，她一手正擦着一縷麻線向一塊青碎布疊成的約莫半寸厚的鞋底拔引針。

他一跨進戶限，就倏自豎着二道平板式的粗眉毛，向她一看，適和她冶媚而驚奇的目光蘊然的相碰了。

丙貴袋着大肚子，在斗室裏踱了兩個方步，雙手支着板桌，鶴鶴的出神遠引着。

「丙貴兄！你吃煙。」虎生立了起來，很不好意思的送給丙貴，陪着笑臉說。

丙貴受了滿肚的委屈似的，毫不客氣地接了過來，也不打個招呼，坐在她的身邊的一條長橙子上。

虎生伸了伸懶腰，打了個呵欠，無聊而乏味的告辭了！自己開門出去。

「去了明天來玩玩！」彩姑娘看他的發脾氣還是第一次，于是也很不好意思的對虎生這樣說，並且回轉頭來，又很媚的看了一眼丙貴。

彼此默默地經過了五分鐘。

「年青的人，關着門談天，成什麼樣子！」丙貴似感慨而寓着警誡的意思說。

「唉！奇怪，他是你的好朋友呀，難道他來了，我把他推出去嗎？」彩姑娘侃侃然的說。

「不是這樣說的，你只要告訴他我不在家好了。」他近來時常聽村子上人說她眼睛太活的話，而且前天在五里灣的涼亭裏碰着阿寶，阿寶縮着頸子告訴他，說她以前在王家香的地方，也常常用活的眼睛勾引人，是很放肆的。他哥哥軟弱，雖然沒有什麼話，但他以為眉來目去的弄着，總不是可靠的女子！末了還說了許多她以前在茶葉山摘茶葉，和好多男漢子鬥嘴打架，後來男漢子把插了的幾朵野花，插在她的髮結上，以及要和她親吻的情形，他是一個個字都釘在腦膜上的。證之于她平日答應了自己的要求，整個的豐裕的肉顫動得如羊脂一般的供自己的虐愛，和整夜的放浪形骸，從肉感與妖冶的眼睛的凝視裏所獲得的神祕的溶

諧，一種富于春意的暖的融和與調劑，一種春的溫存和繾綣，一種春的惆悵的報復，確實有點符合；他覺得她現在是姓張的人了。總得有點家教！在平日不便明白告誡的籌緒，彷彿到了機會，他曉得做丈夫的對於妻必須有着監督權，男女除了夫婦之外，談閑天總不是正經的事，正當的道理；所以丙貴更老練的說：「做女人應該放得鄭重些！」

「配！配你管！……」彩姑娘開始失望了！她發現了他是個絕對自私的男子！而且對於他的擺着丈夫的權威有點不服氣，她有點憤然，有點後悔了。她想起那天的清早，該毛貓梳了髮辮之後，在王家巷的溪澗裏浣洗衣服，沒多時，阿寶在後面出現了，把短短的辮子一引，嘴巴一嚙；她就被跟着的十多個張村人，蜂擁着把她莫名其妙的帶拖帶拉的扯過一道小木橋，捆綁在一乘沒蓬遮的椅子轎搶回來的情形，出乖露醜，給過路人訕笑，于是又有點慚愧和懊惱，她悔不該聽從小品嫂們的勸告，結果是順從了他，于是她又有點遷恨到造因的一方面去；「誰受過你的買身錢呀！」彩姑娘把麻線折成二縷向做着的鞋底旋着一繞，停了工作，悌然的立了起來。

.....

丙貴是曉得的，她這樣的不認錯，常常門口時頂嘴；不是一個守貞的女子的態度。大凡天下能儉漢的女子，心是和嘴相反的，嘴是個個快的，機敏的；他知道她平常待他的態度和

門嘴時是兩個機子的，待漢子的態度也必定是和平常待他兩樣的。他覺得她把自己家裏的白米，偷賣給別人，足見心意是另有作用了；這二斗白米，還是他前天托人到城裏去當了一件棉袍和棉襖換來的；夫妻本是同林鳥，一份人家到了這樣苦，她竟沒有體諒，可見心術很毒，就是撇開白米不講，這種舉動終非改過不可的，丙貴對於她在一方面，並且有了輕薄和鄙吝的窺見；現在才明明白白的把握到證據了。

—— 睇 ——

「哼，我到現在纔曉得得你這管家婆很好呢！」丙貴故意的問。

「怎樣了？」彩姑娘行所無事的回答。

「怎樣呀，問你自己吧？……」丙貴的怒氣有點遏不住了「你這敗家貨！」

「……是的，男該敗，女也敗，我敗了你很多的家私了呢，……這樣下去，也須連一口水缸都不留哩！」彩姑娘也不肯示弱。

—— 子 ——

「你不要東扯西拉！」丙貴更生氣了，「我今天不問你旁的，我祇問你，米桶裏爲什麼會少了米呢？」

「……」彩姑娘聽到個「米」字，猶如冷雨淋頭；她在默想中的幌子不幸的果被發掘而猜中了，心中立刻生出一點恐懼來，她沒有回答。

「……難道家裏有這許多老鼠嗎？」丙貴又追問了一句。

「咳，一份人家要倒灶的時候是這樣的。」彩姑娘遲疑了一會，挺然的說：「你可用，我也可用。」

「用歸用，你總得對我說明——沒有老鼠，一定有長蟲在偷吧。」丙貴一面吹着潮煙，又悻悻然的帶譏帶諷的打着鼻哼說。他因為近來贏錢的不易，便惋惜起白米來，「不過，也不會缺得這樣的多的。」

「你也何必挖苦我！」彩姑娘在昨天偷了三滿升白米，的確是事實；她是賣給小品嫂的。只收了兩毛半現錢，買了點糕果，僱了人去看毛貓，回來的結果，那知人已送到縣城裏的育嬰堂裏去了。她想到這種舉動，是對不起丙貴的，不應該把丙貴從困苦中所繙來的米，偷去用作看前夫的子息的費用的，但是她不敢壯着勇氣向他申訴，一種慚愧可羞的內心衝動，正在阻難她。良心上隱隱的刺痛着，霎那間，在一方面又似乎是獲得甯願犧牲的安心，只是一眼一見的望他，求他饒恕。同時又覺得萬事無須置言的氣度！覺得丙貴不論怎樣，總不應該對她擺出十足的架子：「你也得自己想一想！」

「我想什麼？我不偷盜人家的東西！……」丙貴更有點腦怒，仍舊瞪着兩隻三稜眼說：「我問你，你終須說出個原委來呀！」

「原委？哼，你連這點事也要管我嗎？」彩姑娘看到丙貴兩道平板式的粗眉毛的末梢向

上登了，兩隻繃滿了紅筋的三稜眼的可怕。也不相讓的，提高了語氣：「我壞，你好不要我呀！你可離我呀！你可賣我呀！」彩姑娘如聯珠般的從喉頭射了出來。

丙貴自己所引以為恨的，是嘔了氣的時候，却說不出話語來，有了很正當的理由還要遭人譏駁，這是不能忍受的！他看到她倔強不屈的神氣，分外的不舒服，而且有點老羞成怒了；於是，於是，他用吹着的潮煙管在她肥滿的脊樑上跳動了。一手却扯住了她的髮結兒。「看你強，看你強！」丙貴一面也喘着氣喊着，但是心裏也跳動得很利害。

彩姑娘活了二十八歲，還沒有遭過這樣的毒打，在背脊被抽了幾下，就有點尖辣得難熬，忍不住「啊嚏」的喊了出來；她被他很重的手勢抑壓着，人也仆在地上了。

丙貴用雕花一樣的腕力，終於把她的身軀，雕得幾塊青腫而隆突，她受了嚴重的抽拷，躺在地上了。是如此的可憐，恨不得鑽到泥土裏去。

間壁的小品嫂，聽到叫喊，開出門來一看；因為這事也許和自己有點關係，又縮回在尖下巴上綴着幾粒麻子的頭顱去了。他曉得丙貴一向的習性，不敢來多嘴。

她全身着了電一般的魔狂很利害，內心憤怒的暴烈裏又有着千萬般的苦痛悶住了呼吸，終究喘不出氣來，祇是淒涼的「媽呀！媽呀！」的一聲聲很尖銳而刺耳的亂叫，猶如被重創的一匹獸，最後還希圖掙扎着。

丙貴的三稜眼裏的火光稍熄了點，從五分直徑粗的潮煙管和皮肉擊拍的聲音劇緊了一陣後，他的後腦上才現出一個肉做的人型來。他于是丟了煙管，支着大肚子悶着口，負着氣踱出去了。

彩姑娘伏在地上哭了一陣，才無味地坐了起來，她坐在一塊冰冰冷冷的斷磚鋪排的地土上，兩隻眼睛，已經水汪汪的哭得很腫很紅了。目光很銳利的一眼一眼的看到周圍，周圍是靜悄悄地，祇有幾個赤着脚的小孩子，默然的現着一種輕薄的奇怪形狀，對於他們的話，一點也沒有聽到，猶如坐在一個千丈深的淵海底裏，四面都是轟入雲際的孤峭崖壁，忽而這崖壁驟變許多猙獰的野獸所疊成的堅壘，牆上貼着的幾張撲了塵灰的花紙上的人物，又都搖搖活動起來，逐漸逐漸的擴大，從牆上跨到她的身旁來了。她雙手掩住了眼，兩個肩膀又抽動起來了！在她昏迷着的左右，一種羞愧和深切的後悔不放鬆的追詰着她，「唉，我為什麼要陷到這個無可挽回的田步呢！」她於是深深的引動了，她看到自己的命運，已到了生活的盡頭，一樁樁舊事都像泡沫的旋起旋滅，陷於不可自拔的絕望。她看到她和丙貴之間，永遠是隔着一重牆壁，難以結合在一起，她回首前塵，自從十九歲出嫁，到去年五月為止，和前夫結了八年恩愛夫妻；永沒有爭罵過一言半語，這種互相撫慰着的家庭，那是如何的甜蜜呢？當夏夜，他農忙回來的時候，他洗好鋼筋鐵骨的一雙泥腿，就拖着一雙破鞋子，很輕易

的把一張小板桌移到籬門外的曬穀場上，那時月兒是明明的，星兒也是很皎潔。待她端了幾碗青菜，和一隻飯籃出去，四歲的毛貓，總是沿着桌已在學步的；或被抱在懷裏的。彼此有說有笑的談着，笑着，他總是無微不至的體諒着她，順從着她的。他日間在販裏辛勞的工作着，非僅不向她訴苦，歸家來還要替她代勞，那是有着一種熱愛的真摯的而發的舉動。他還有一種勤儉的美德，正合於她的期盼的：如果農作稍閑，他就抽空，跟了夥到別處去挑担子來賺幾個脚力錢。而且每年必須合了伴到隣縣去割一次早稻，因為那是有着極豐厚的酬勞金的。回來時，經過縣城，必須置備他歸家的禮物，從扁担的一端解下一隻袋子，從裏面掏出二尾東洋鹹鯊，和幾尺鞋面布，或者替她買一塊土棉織成的面布來。一面又從粗草紙中括出幾個單酥餅來給毛貓，是這樣周到的。他雖然不常常說話，可是舉動已代替了他的言語，這樣一心愛着自己的丈夫！這樣一意愛着自己的男子！這樣融洽的家庭！這樣的一對命命鳥！何以會不久長呢！何以要遭離散呢！天，可惡的天！是不公平的！何以我們很善良安分守己的辛苦做着家的人，要受打擊呢？丙貴，在兩道平板式的粗眉毛間，劃着的祇是殘忍和殘毒！簡直是個少靈性的。處處地方，只原諒自己，嚴重着責人，不肯絲毫加以寬恕；只有着自己的主意，不肯容納別人勸告的，其實仍是個沒主意的人。他現在一天到晚，祇是跑賭場，祇是到處想借錢，輸不輸？還不還？又不在心裏，好像有一天能從天上掉下許多銀子來

能解決了他的困窘的。握到牌就眉開眼笑，歸到家裏就哭喪着臉，連一條掃帚翻倒在地上也不願豎一豎，四十多年紀的人，還是這樣執迷不悟，還沒一點正當出息，將來結果又怎樣呢？不是要同秋柳一般的漸漸地黃枯了嗎？現在家裏窮，四壁很蕭條，看他貪圖着目前，也不着點急，就是着急也徒然！自己只要在賭場上有油可措，妻子咬辣嚼鹽却可不管事，其實窮，苦；天下人都是免不了，也都是一樣；只要兩個人並條心，拼命去做，總會有個出人頭地的日子；夫妻第一要有話有商量，這種人！那裏可以搭配呢，唉，唉，我爲什麼要和不願同住的人住在一塊兒呢？唉，我不是太沒用嗎？我不是耳朵風太軟，走錯了一腳嗎？——她看到他絲毫不肯加以原宥，益固定了命運的可怕的渺茫，一個女人失了丈夫之後，就不能再有管理家務的權力嗎？爲什麼阿寶可以出賣我呢？家裏七八畝高山田，不是我的夫掙來的麼？爲什麼到現在不準我吃一粒米，喝一口水呢？唉，唉，我爲什麼要受丙貴的蹂躪！不是因爲我做了卑下的事而引起齟齬的嗎！他根本不是一個真正愛我的人吧？我以前要求他，要把毛貓帶到身邊來，可是當初含糊着，後來畢竟說出了還是不帶好的話，說什麼女孩兒養大了仍舊是別人家的人還是先下決心好！「拖油瓶」三個字彷彿極不名譽的，鬼一般的阻梗着，其實管牠什麼呢！

她爲了不願顧到一切，天天懸懸着的，打聽消息的結果，說她走後啼號着三天，後來寄

養到一間人家去，預備做童養媳的，不知怎的又不要了！現今又際遇如此，一個很小很小的久不會離開過母親的孩兒！一旦到一塊冷暖少人體貼的地方去，和許多陌生的人去湊伴，猶如一朵嫩海棠被狂風暴雨摧殘得搖落可憐。育嬰堂三字在她的觀念中並不見得佳！她所曉得的，凡是人家不高興養育的，或有病的孩子，才肯送去，其間很少男孩兒：即使有，也多半是女姑娘的私生子。把孩兒送到育嬰堂去原和丟在荒山深谷去一樣，每年進去的人和用小簍子槓出來的數目是差不多相差不遠的，聽說這批人，沒有奶吃，饑餓得時時哭叫！做保姆的因了奶水不夠，常常用燒酒拌着糕干喂他們；燒酒，連成人們也難喝。不能多喝的；這種嫩的腸不是很容易醉裂斷呢？毛貓雖然斷了乳，用不到灌燒酒，可是一年四季，僅一個雞蛋兒也不易見面，粗砂飯和青菜根，又怎樣能下咽呢？既沒有衣服更換，冷暖也少人照料，這不是活活的受罪，活活的待死嗎？唉，她見棄了！所不同的只不是親手戕戮她的小性命吧了，也無異把自己心頭的一塊肉剝割了！長此已絕了！淒涼咬住了她的胸口，而今呢！可如古井重波的不能自己了！這樣賢勞的丈夫是會不久的！這樣伶仃的女孩是會把她拋棄的！這樣無用的母親是不能保育她僅有的孩子的！唉！唉！這樣既往的歷程是不能再求恢復了！丙貴又是這樣的粗橫而缺乏同情，期待着未來的清苦中有趣味的的生活，是什麼證據也沒有了！唉，我的家庭和我的未來是被阿寶破壞了！不過，沒有丙貴，他也不致這樣堅決，這樣的毅

熱，她回復到家庭的印象，兩隻紅漆的板箱，一個頂針箍，幾隻紅花碗，一隻破飯籃，彷彿都向他訴說寂寞，在小天井裏飛走着的二隻哥哥雞，也在向她點首！她於是又恨起丙貴來了！她覺得丙貴的兩隻三稜眼裏，沒有自己的女人的影子的遺留，結合還不到半載，就這樣寡情寡義了！冰和炭的不相容了！像幾枝鏽鏽般的躺在雕花作下的破木盒裏永沒有直立起的希望了！他於是悔了！感念到事實的造成，在阿寶並不十分可怨，可怨的還是自己！自己不應該沒有一點旨志，聽人家的勸誘，而且一個已嫁了丈夫的女人！丈夫死了後，照理也不應該苟生，應該一同去死，死了才百事都了了。再去獻身於別個，委曲倚賴於別個，總是有點醜的事，不是被別人尊敬的事啊！我不應該爲了愛着他兩道可怕的粗眉毛的感引而向敵人投降的！失身於他的！人生怠倦的長迢迢的旅途上以前所能忍受的毅力現在是消失了！從一切的毀壞所剩得的一個軀體是不能再加彌補了！過去的陽光般的破滅了的幸福是不能挽回了！地球默默的低沉，默默的在低沉！無數量的幻夢所構成的世界正顯着牠鐵青的臉孔！向她怒視；她發了個寒慄，才本能地提捧了一下筋，摸到手上的一塊青腫，神意才清楚些。於是周身恍如長足了一股力，倏的支撐着爬了起來，覺得遍身還有點酸痛！一步一步的移到折壁後的甬間，挨到低低的樓閣上去了。她躺在板床上嗚咽着，目光是繚亂了，大地的前端，儘是一片黑！人間所有的都是一種自私的慾念，在她，當然是祈求不着一分半毫的；不，簡

直這種平淡的生活，上帝也不肯加以繼續了。她看到一切一切，什麼什麼，也沒有一點依戀的情緒；她眼昏昏的，迷茫地看到她慈祥而偃偻龍鍾的矮濶身材的母親，誠懇的現着一種辛勞得疲乏而又蘊着果毅的精神的細長的丈夫，都立在她的前面，呆呆地很表同情的立着，向她嘆息！她看到那個僅隔着一層薄翳的世界，是比較現實的熱鬧得多，她所親近的幾個人，都在那個世界裏，彷彿黃瘦的毛貓，霎時間也已和她的母親攙着立着，向她招展着小手。一忽兒，看得他們都鮮健得多了，都融和的向她懇摯的笑，紅的，黃的，白的花朵，繽紛地都散佈到沒有涯際的下面去。她聽到他們在告訴她說：「我們沒憂沒煩的世界裏，是享不盡未曾安樂過的幸福的，那幸福是一片長往的清逸；是任你追逐的。我們貧賤的人，不應在人類的世界活受罪，受別人的凌辱。一生辛勤的結果所獲得的僅是一些生命的殘喘，真的什麼也不會使你滿意的！打破這個天羅地網的現實，是應該自己負起責任來。」

在彩姑娘面前眩耀着的熱流的愛，是慈祥的，懇摯的，乳懷的，她聽到他們都在向她打招呼；各各喊着她的名字，「你應該回來！」這句話格外的明晰。她拭了一拭眼，覺得沒有什麼依戀，只對於一個永遠生離着的不知去向不知情形的可愛的女孩毛貓歉悵着了。但是她彷彿覺得已經早一步該她先到了那個世界似的，是一樣渺茫。她看到一個出路了，她可憐的，毅然地爬了起來，她開了房門。

將殘了的夕陽，正從後山高崗低落，天宇的西方綴着幾片妍麗的彩霞；幾枝特標數丈的蒼松的梢頭正抹着一筆血！二，三縷村屋的炊煙，正如幾條飛龍！這時大地已漸漸地由漠漠而變爲一片灰，從低矮的樓閣的窗口望去，有幾隻過路的烏鴉，麻雀兒，也吱喳着匆遽的歸巢去了！她看到黑暗中還有一個更烏黑的孤獨的暗影。她又回視着這個四周，看了一看，四面躺着的，蹲着的，站着的，都沉沉然爲她下淚！她又坐着想了一下，才緩緩地起來，在床底下找着了一條帶着木作料的繩子，她解了下來，用手像弓樣的拉了一拉，才覺得肩膀還酸溜溜的隱痛！

彩姑娘覺得事情的成功與否，全在於這剎那間，陡然長足了勇氣，並且覺得他的對於她什麼也不肯稍加寬恕，才是一種適當的報復，她用一根繩子向閣樑上丟，拉過繩端來，打了結，用橙子墊着，人跨了上去，可是毛貓彷彿在她的後面出現，牽着她的衣角啼哭着了！她忍着心也顧不到她了！用手向後一揮，却撲了個空。她於是雙手一攀，把下顎伸進圈子去，却在頭節上勾住了！她一驚，她感到死的可怕了！死的世界是黑暗的！死的世界是一個永遠的黑暗的！她的內裏只有陰森森的沉寂！永久的淒涼！永久的可怕！永久的一個不能回復呵！她於是矛盾着求掙脫，她用力一躍，椅子翻倒了！人却掛着了！頓時間氣一悶，喉衣漸漸的合住了。全身的血液，如沸水般的立刻向上竄！盡了力的奔流，再聲嘶不出什麼！雙手

只想掙扎，如千斤重的石塊被壓住般的無論如何再不能向上攀了！雙腳很苦悶的向空顛了一顛，終於在極端的痛苦的緊張中離開了這個現實的世間了！蚊子還不肯加以同情的唁弔，只在黑暗中吮她的血！

第二天黎明，天剛才放魚白色的時候，中天的月影，還沒有完全隱去。曉風在朦朧中披拂着，村子裏的一般人還都在鄉味的甜密的酣夢裏，祇小街上的豆腐鋪子已開了一扇小板門，聽到呀呀嚕嚕的磨聲，屋角的垃圾泥堆上有一二個攜着竹箕，竹勾，爬猪狗糞的老頭子和幾個肩着鋤頭到畝裏看秧田水的人。丙貴從一所茅屋的賭場裏，空着袋垂頭喪氣的回來了，他走上正廳的石階，看到廂屋門仍舊沒有開，於是有些着急了，跑上甕間的步梯，房門是關着，他於是對她發生了一點憐意，但也仍舊不肯對於昨天的舉止有所示弱，他於是碎渺的敲着。

「死了的牛！」丙貴昨夜一塊底的麻雀淨輸了三塊錢，還有點宿氣未消，還想借此吐氣似的說着。他又敲了一陣，裏面仍沒響應，就悻悻的回到樓下從雕花桌上拿去了一枝鑿，瞪着兩隻細滿了紅筋的三稜眼，悄悄的撬開了門門，推門進去。

忽然的，突然的，他看到有一樣可怕的東西，像醜鴨一般的掛着了，「阿呀」一聲，丙貴的兩道粗眉毛都根根豎直了，身子一駘，人向後一退，胖胖的肚子却從步梯上滾下來了。

張村是個十五都管轄的村堡，離開縣城大約有六十里的旱路，村堡的三面環繞着長着森林的山，一面近郊野，大抵有四百多間的住戶，除了幾個墮民之外；差不多都是姓張的。因為村堡在一塊比較平坦的山壤間，開豁的高原的地方，不甚遼瀛，又在新夏時節，還不十分農忙，所以消息很靈通，而且拿住一件事，就津津樂道的。到吃中飯的光景，這個消息已聲揚得全村子都曉得了！全村子人的心裏都浮沉着一種浮躁的不安，彷彿是與平時的平靜顯然是兩個樣子了。太陽的光波漸漸由展開而復縮短，氣溫却祇是漸漸的增高；午後兩點鐘時候，在經了多年風雨浸蝕的低矮的小廳的串堂的小半枚已經是腐了的板門，被擁擠得傾倒而踐踏得變為幾縷末屑了！院子右首的溪石堆疊的已早崩坍了的牆基堆上和左角的一隻露天糞缸的座子上，都堆滿了許多人頭，口裏却有無數萬的音波記號顫動着。阿寶却被綁在正廳的柱子上。

丙貴對於彩姑娘偷白米的事彷彿肯加以原諒了。他對於她的追悔却變為對阿寶的仇恨！覺得這樣未能再追求了的幸福的家庭，完全是被阿寶所斷送的，他忘却胖胖的肚皮對於他的行動有怎樣的不便，他覺得非為她報仇不可！以前因了他的話，才自家瞎信他，才會引起安全生活的變動；才有這樣的結果，現在非把陷害她的阿寶殺死不可；然後再自己殺死。

許多人對於彩姑娘的連這樣一件小事情也不能忍受，終覺得德性欠耐點！夫妻間的齟

—— 子

—— 碎

歸，却是誰家也免不了的。做了個女人，出嫁從夫，不應該如此的作爲，害了一份人家傷元氣；況且個個女人是這樣，那末，做男子治家的也不要再討老婆了。論理由，偷了米，也應該對丈夫告聲罪，爲這樣舉動而受警戒其實也是應該的，不過對於她的遭遇，彷彿也抱了同情，阿寶做了叔子，在前不應該虐待寡居的嫂子，而且不應該多口舌，誹謗女人家的名節，傷人名節！就是到陰世間閻王殿去，也要抱火銅柱的。大家都爲丙貴抱不平了，有的主張剝光了阿寶的上衣，到野畝裏去斫了青蔓刺柴來毒打的；有的主張把阿寶的四隻手脚指，用繩勒住，挂在走廊上，再用一塊磨石壓到阿寶的脊樑上去，一定要他說出證據來。其中尤以虎生最爲憤慨，他感到這樣的一個溫柔賢淑的女子，有着這樣伶俐的眼珠的人，不應該如此摧殘她；講道理，做叔子的人怎能賣他的嫂子，這簡直是他們王家香人不開通，不明達；阿寶不務正業，拿了她的賣身價去跑賭場，這種行爲也簡直不行！而且，扁扁的臉，額子又是這樣的短的！上唇并開着一個窪隆，以前是不會注意的，現在也分外的注意起來，這個窪隆是怪難寓目的，一段顎粘着半瓣的唇，一粒橫牙，又是像一幹老樹的岔出唇外，形態是太醜得難看了！對於五官不全所引起的印像是很惡感的。虎生想跑過去把他的頭頸一拉，把一幹老樹立刻拔去，才快意似的，或者先劈他三個嘴巴子；現在既經害了我們張村，所以爲地方除害起見，主張把他活埋了，然後約了人去打脫阿寶的水缸釜蓋，拆脫屋子。

等待自治委員茂老夫子來的時候，從許多擁擠着的人堆裏，才開出一條小路來，許多的視線移到茂老夫子的一副玳瑁邊的近視眼鏡上去，喧囂着的聲息才平靜了些。茂老夫子在前清還是個童生，因為後來舉子業廢了，所以一輩子沒有進秀才，他在民國三年就任鄉董，現在才由縣衙門委任為這一區的自治委員，是一個着實有力量的人。他說話時，總是先牽動着頰上兩路很深的橫縐紋，現出一脈老成的微笑，同時丙字鬚向上一提，却從赫色的唇外裏的古黃色的牙縫間噴出一縷酸澀澀清談淡的臭味，然後飛着唾沫發出聲音來。茂老夫子本來除招待縣裏的科長老爺之外，差不多已是不大出門的。現在在自治委員的治下發生了大案子，多少總有點麻煩，一方面恐怕一般人為丙貴而聯念到所接受的丙貴欠該他的一畝田稻上面去，所以五個半寸長的指甲抓着一挂丙字式的鬚子，講話更賣力。雖然也許因為今天人多了點的緣故。

「喂！各位靜一靜，聽我講，我說：現在我們張村出了天大的人命案……子丁！……咳！……」他站在石階上向人叢裏吐了一口很濃的痰，說：「這是非同小可的。論起這樁案子，阿寶當然是個大罪人；如果他嫂子，平日的確放蕩，應該早告訴丙貴，如果他嫂子平日是賢慧的，不應該誹謗女人家的名節！咳，咳，」他又吐了一口濃厚的痰，繼續着說：「所以阿寶欺人欺嫂！實在可惡！……然而，我事後還要埋怨丙貴的，我以前告訴他過，你得仔

細點！他不聽，一刻等不到晚了，咳，咳，……」他移着玳瑁眼鏡，擡起頭來了，說：「搶了來，這種女人平日間做孤孀！沒人管束，自然是野馬難羈的！故此。你們不能全然怪阿寶，我想這種女人如果還在，有什麼用呢！動一動就輕生，害人害家害村坊！咳，……咳，……不聽我言，果真出了岔子了——君子以和爲貴，不當結怨……小人……」當他說到「君子」二字，語音格外放重些，所以說到「小人」二字，已經祇是覺得自己的嘴唇皮的顫動罷了！院子裏的許多人頭，都聽不到茂老夫子的音調在說到什麼了！便有點闕然，茂老夫子對於這樣的儒雅之談，也覺得欠詳盡點，未能把未曾發表的韜略的一部分完全表明出來，他於是氣喘喘的，飛着滿口唾沫，很費力的嘶着破喉嚨說：「咳，阿寶今天抓來了，很好；我想叫他在白紙上簽一個押，永遠不得翻悔……才把他放了，逐出村口！不要報縣了。化大事爲小事，化小事爲無事……咳……咳，」茂老夫子看到有幾個開着的口都合着了，恐怕有幾個還不服理，於是又加上了一句：「不是這樣，咳，那末，縣官來相屍……我做自治委員的也擔當不起這個責任的。咳，咳，咳，」

許多的人頭看着茂老夫子醬缸蓋形的尖爪小帽，呆了一陣，旋即噎動着了。立刻分爲左右二派。武力派的人，主張貫徹自己本來的意見，以爲茂老夫子的主張太迂闊，對王家喬人是不應該講理的。非武力派和女流派的人，彷彿參禪悟道似的，對於茂老夫子的有肚才，是

絕端佩服的。紛紛然的好些時，畢竟趨合于一致的服從，虎生有點疑問，但也不敢多說。

阿寶的臉是赤黃而塗上了一層灰白了。手臂上也被勒了二條很粗的柴繩跡，終於又畫了個十字架形的押而被解除了。阿寶對於茂老夫子的爲他解圍，着實有點感謝，不過對於他的話却完全不贊成，他覺得侮辱他嫂子，現在是感到比較侮辱他自己還要厲害了！他對不起嫂子，對不起哥子，他還覺得嫂子是沒有改嫁一般，回想起這幾年間，雖然哥子因嫂子進門後，一家的權柄，不久就操在嫂子的手裏，他覺得不自由，常常使了哥子，責備他有游蕩的行爲；而且自己也常常快口，不過還覺得同是一家人，現在想起來却處處是自己的誤會了！可以原諒的了！「長嫂如母」，就是說兩句又有什麼要緊呢？「唉，你們張村人太沒道理了。怎麼迫死了我們的家裏人，還要推諉到我的身上來呢？你們搶了我的嫂子還不見情我，弄死了我的嫂子，我不和你們講話，你們還要這樣的反噬我，欺我孤單嗎？可見世界上個個人都是拳頭打出外，手勢灣進裏的。我現在七八畝高山田也不要了！我要去賣了和你們打官司，茂老夫子是讀書的人，也不講公平話，我要到縣裏去打鼓，去叫屈，來殺光你們這批人！縣裏不準，我到省裏去，領了官兵來剿爲平地！」

他被釋放了之後，伸了伸短短的頸子，如着魔一般的推開觀衆向外跑，在他極度的不安，和恐怖的煩擾裏，一想起張村人！丙貴！虐害了他的嫂子，就憤憤然的，他的沒血色的

臉上的毛孔，個個豎起來了。他誓爲他的嫂子復仇，正和丙貴的心境是一樣。他茫茫然的跑出村口綠蔭蔽天的蒼蒼森林，周圍仍是茫茫然！他於是縮着頸子，沿着波折的山路，飛向縣城跑去了。

觀衆們漸漸抱着一種悠閑的神氣散去了。都以爲看得不痛快！丙貴在當初是現着驚惶而戰慄的，如大難臨頭，如鐵一塊的天空快要壓到身上來。看到第二次割的一個粗笨的十字架，筆畫沒有像以前的從容而精細，而且一直向下彎曲的拖長，有如樑上掛着的東西，跳到紙上來，心神又有點悸動了！他坐在廂屋裏，吃着潮煙，一切都索然，索然無味，看着口裏噴着的青煙，在空中打圈子，好久不散：他昏昏惚惚，悄悄悅悅的，儘在想：這猶如，他在甜密的打着瞌睡時，一隻黃鸝停在他的手臂上唱着宛轉的歌兒，擾醒了他的瞌睡，於是憤憤的把牠摔死於地上，但再不能聽到牠悅耳而清晰得可愛一般的音樂了一般的愛惜！這猶如：如有一對配着偶的活潑潑的白兔子，關在一個暗的屋子裏，他們是很和悅得相愛戀，相自得的，一對，度着逍遙的生活的，忽爾他跑去，把其中的一隻捉了來宰了烹了，遺下的一隻，雖然常常弓着身遲緩的跳出來吃着所飼喂的青草，但是兩隻紅水晶的眼珠現出在幽黯裏悽切而疑懼而追尋着伴侶的可憐的目光，他用這種相暴而殘忍的手段是不應該的一般的懺悔！這猶如：他在經過一個陌生的村堡，那道旁是有一隻狗臥着的，他緩緩兒走，狗是不會跟追的，

但是胆太小，他却加緊脚步快快的向前跑了，於是狗兒追了上來，把他咬了一口，如果不跑是不會被咬了一般的不幸！這猶如：打牌打到最後的四圈了，已經贏了一底的光景，若再加努力點還可多贏點，或者以攻爲守，保守着也未使不可過幾天生活，但是太大意，因爲打了一個呵欠，却被下家在自己接莊裏敲了一副清三台，贏的倒出，血本淨還輸了一底多一般的灰心！他又換上了個火引子，在一團青烟中揮了一揮，吁了一下，繼續出神着：「啊！人生的花期中可以享樂的時候，是過去了，把這少的好時辰消耗完後纔曉得無可補救，已經晚了！我全部的「存在」，在實有與「虛無」之間戰顫，「過往」像電光一樣閃入未來底暗谷裏；周遭的萬彙消沉了，我在這個可怕的時刻之間，何以定要畏縮呢？」丙貴不相信自己的想像力弱，一切在他眼前浮泛動搖的，竟是一些模糊的輪廓，思绪中除形成擾人自擾的物彙之外，心的活力已固定成一種不安分的怠惰和癱散了。他的身體有點發寒熱，儘是夢般癡癡的着想。

小品嫂從彩姑娘的死耗發現了以後起始，在這個機會一連在丙貴家吃了六頓飯，而且還把十數個沒有落鍋的油豆腐，從懷裏帶了去。

村子依舊恢復了以前的寂寞！但是當一具松木簿板棺材，由小街抬過時，只有一面破鑼無精打彩的響着。

「死了的人，爲什麼會變色呢！這雙眨着眼包皮的眸子，其實祇要揩去兩點血，還是不討厭的！」一個路人說。

「哈哈！你也愛她吧。」又一個說。

(1) 書叢究研題問會社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農業問題論	Kautsky	章子建	六角	考茨基的學說，對於目前的中國是比較其他任何販來的學說為適合，大概是誰都不會否認的。這一部考茨基的名著，也是久經震動全世界的，本書後，更系以荷佛氏許多實際的辯證的說明，那更便於讀者的研究。
世界貨幣問題	加塞爾	王希夷	五角	這本書雖然是研究歐戰後世界各國的貨幣問題，但內戰連年的中國，有許多貨幣問題很像歐戰後之參戰各國。這本書很能夠給我們以良好的參攷。尤其是現在金價暴漲，我國金融紊亂的時候。
中國國民經濟概況	何漢文		一元五角	資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上侵略的程度，究竟怎樣？內地經濟目前的實況，究竟怎樣？這都是我們應該澈底明瞭的。這一本書的內容，把中國的工業狀況，農業狀況，貿易狀況，財政金融狀況，交通狀況，以及列強在中國經濟侵略實況，都詳盡地指示出來。
農村問題與社會理想	日本那須浩	劉鈞	六角五分	因工業發達及資本主義的興起，農村衰落，都市繁盛，誠如著者所言，農村問題，不僅為社會問題，而為文明問題。本書分析農村問題之各種根據背景，極其詳盡，尤對於解決此問題之方法徑路，有新穎獨到之指示。
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	馬札爾亞爾	陳彭、代桂、青秋	二元二角	農民問題在今日已成為最重要的問題。雖然這本「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是著名的中國土地問題的物觀的研究的一個有力的嘗試，而其中內容的豐富，實在是驚人。無論在任何的觀點來研究中國農業經濟，這是一部很好的書，全書約四十萬字，現已出版。

幸福

陳雙櫻

欽福嫂生了孩子了。

生孩子誰也歡喜的，因為欽福嫂人更驚羨了；這原因彷彿從事實上看來，覺得這樣的孩子應是聰明些。

當母親抱着孩子坐在門口時，企羨的人們喜欣地走到面前，對着新生了的母親笑，空氣非常愉快而雍和。

「好命運啊，生了孩子了！」

微微聽到話的母親，感到這一問是含有特殊的意趣了；許多事在問的人無意中她却起了種種回想，於是回想默住了中心，一聲也不響，紅潮已從臉上浮起，漸漲到頸下。

年青女人初生孩子常是怕羞的。有部分人這樣了解她的心理。

過去是另外一種人，現在又是另外一種人了。也有部分人這樣說。

說的人自然不只這兩種話了。

丈夫是一個白皙而隆爽的年青男子，隨處可見到他的笑容，從一雙修秀的手指上也可看出是一個聰明的人。人既這樣可愛了，從少又學會一身手藝，如今長大來弄吃弄着，這在這手上變化出來。村中凡讀過：「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的讀書人，都覺得這年青人前途當有一番冀望。

聰明人自然會占了優勝的地位，在村人方面，關於木匠種種建築工做也往往喜歡讓給聰明人來做，於是年青人欽福便成同業中的中心人物了。如在某地做到某地去，或鋸一株木料，豎一株屋柱，也便有許多人在指導之下而供差遣了。

也許聰明的緣故往往遭忌天妒，這彷彿獨是村人對於欽福的一件憾事。欽福少時便失了父母，家庭十分蕭寂，只有這對年青的夫婦和新生來的孩；因為有了孩子，在環境不大寬裕中的父母，對於將來生活上種種問題，不能不預加籌劃了。

籌畫的結果是丈夫每天出門做工去，妻在屋子裏撫護孩子，洗衣，燒飯這些日常的事。晚間人靜後，燈下做點針線。

小家庭的生活便在這樣籌劃之下維持下去。

鄉間風景特別好，屋子因為近了橋又增了不少的熱鬧。

這橋，是村中前後兩岸交通的要道，爲橋而開設的茶食小店也有兩三間；這些店，靠橋頭一點小生意也居然活下一家人來。橋的南首橫臥着一條太平石，一株突起的古樹騰着蒼濃的枝葉籠蓋了全橋，倒下碧影，遠遠地望，像一個綠色的球。

橋上是這樣的熱鬧，擠滿了人，如螞蟻攢着蜈蚣。冬之晨和夏的晚夜，近村常溢滿了一片喧笑。

彷彿有一種引人的魔力，任何新聞趣事一到了這橋上便無隱藏面目的餘地。爲有這樣非凡的發現，過去和現在也會產生了不少的議論家，批評家，狂笑家……。

歷史中是一年前一個冬的早晨。

橋上剛宣布了這消息之後，全村都起了騷動，事情是這樣奇離，年老人扯着鬚鬚罵，說有這樣年紀以來從未見過這樣的事，簡直是把天下滅亡了。年青男女也覺得是關於風化問題，勉強捺住心頭笑，似有一種神祕的強烈衝動，連忙跑過橋頭，小孩子，也莫名其妙的歡喜，都向橋北一座小屋中湧，橋頭空氣緊張到萬分。

羣衆喧聲如鼎沸，路人也驚愕停了步，探着頭，擠入人羣中看熱鬧。

人羣只是前後推動，早晨的陽光閃着無數頭顱。屋子小，中堂庭前都擠滿了人，後面不

住爭向前面擠，四邊壓出急迫的反響。

人羣忽然讓開了一條路，一個年青男子在衆目中抽着煙得意揚揚地出來。衆人見了這人，目光都集中在這彷彿可注意的人身上去。從衆人方面觀察，用滑稽口脛惹得衆人笑是這人的天才，不覺心頭便會格格作笑。最可記述的，是年年元夜燈節鑼鼓打得非常起勁，一雙鼓錘能揮動如龍調動各種不同的鼓聲，只要村人聽出鼓是這人打，便會從各處跑出許多人來看，村中的熱鬧他一人實在增威不少了。

這人身體又特別長，比常人高出一個頭地，這點他自己也常引爲奇偉的地方。他抬頭看看人頭，噴出一口煙，等到大家看到他臉上笑容時，笑聲又嘈雜起來；於是有些人平常認識這人的，便圍着這人問。

一問了，才知道這事情他是一個有功的人物。

「阿連哥真妙策啊！」居然人羣中有一部分人贊譽這人的妙策了；有些笑，笑轉不過氣來；也有些指責不該做這些伎倆來污染了佛門。

於是來推究事情的發生了。

約莫一個月前，碧雲庵後舍落成那一天，又值××菩薩聖誕；這一天，庵中香火特別

盛，人也特別多，從早晨到下午，念太平經，燒香紙，晚間吃完成酒，放焰火鞭炮。

太陽下了山，已是上燈時分，庵中人愈擠愈多了。人聲如春雨後的江潮，顯示神威籠罩下衆生的熱鬧。

木匠欽福這天晚上以工頭身分占定完成酒的首席，他抬頭看這一座巍峨屹立的大殿暗中驚喜自己有這偉大的成功，深深痛飲起來。席上庵主也站起身，滿斟一杯酒擎到欽福面前，陪笑說：

「恭喜，菩薩保佑老司伯千歲！」

庵主的祝詞引動許多人目光都集中到欽福身上來，看他連忙接過杯來痛飲而盡。席間同業的窺羨和側侍女尼的笑容都是他平生覺得未有的榮光。

吃過完成酒，微微有些醉意了。收下紅包，便辭了庵主和一班同業弟兄，挑上匠器趁着一鈎月夜走了。

在路上，四邊死一般的沉靜，風過草上呼呼響。從熱鬧中出來單身走夜路的欽福，這時並不小了膽，因為有一種幻想在心中悠蕩着，抬頭望望天，天上繁星微笑，剛才的事又湧上心來。

「唉，這樣也太匆匆了！……」

「沒有人時，又何妨和她……」

「……………」

匠器轉了肩，路也轉了一個灣，自言自語的欽福心中幻想這時忽然得了一個猛省，這猛省似給他以矛盾，感到一切都失望了。

有了這一天，欽福心中暗暗留下一個意中人。風采常在眼底蕩漾着，獨自在床上想，想到前途迷茫一點，神志便飄搖過去。年青人，這樣過度的想漸引動人的顧疑了。

雜幻想而起而今猶有餘淚，從人家快樂上感到自己的缺憾，是童年的悲哀，欽福也曾背人痛哭過，三歲時亡了父母，和小一歲的妹子同寄育外家。小小心靈裏，雖未盡了解悲哀，却有時爲外家鄰兒爲了遊戲的事爭鬧起來，往往被罵了或被打了喊着自己的父母哭回來時，這情景，也曾使外家人可憐到流淚。

在外家過了十五年的童年時代，便去學木匠，不久妹子也從外家寄給別家做養媳去了。因爲父親在世時，曾做過地方上幾樁公益事業，看屋前的橋還可想見當日遺跡。爲了做公益，後來便成衰落家產的原因。這些事欽福完全茫然了，偶聽到村人說起，除看了橋確是一切都空虛了。

時光給欽福已是結婚的時候了，這問題真使他擔心不小，村中物色也會細細留意過，自然有所謂意中的人，爲了意中人更細細想到前途，彷彿在夢境中忽猛醒了自己的缺憾，似聽到一種嚴肅而苛責的聲音；蕭條家境，微賤職業，這些是社會上所弗喜的條件，漸給欽福呆住了。

爲了妻的問題，村中年青人受人訕笑的也不少，村人時常不客氣用了「光棍」這名詞來相呼。年青人，聽到做無可奈何的氣，因爲從對方姿態上看出這似人生一個奇恥，而至有時竟懷疑到不值一錢了。

欽福却因近狀如此也被猜疑了。

在猜疑風雲之下，各人自由的把自己心內所想到的人都拿來指擬欽福的意中人了。有些人從他行踪上注意，有些便從他平時曾和女人談話過的那個人身上想起，彷彿此中都含有極其神祕的意味，而有時高興點竟加上一條或幾條證據上去，這些都是爲了好心想成全人家的大事。

被猜疑了的欽福，病又牽延着七八天，病勢漸漸沉重起來，這情形更使鄰人着慌了，替他請醫生買藥；因沒有煎藥的人從鄰家煎好送過來。有些人主張叫他妹子來看護，這事情不

知怎樣在床上的欽福始終沒有同意過，主張後來也打消了。

病也使人吃驚，吃了藥反不安，躲在床上，眼睛望着帳頂，發神。有時忽然釘住看病的
人，不動，也不應呼喚，兩唇微動似要說些什麼了。

隱秘終於在囁語中透露出來。

阿連哥哈哈狂笑起來，眼睛成了一線。他和欽福是多年的同業弟兄，這天剛從城中回來，他非驚異着，當他初見欽福的病；可是一會兒他便恍然狂笑了。病人聽到笑似有所察了，紅着臉，連忙頭向被下匿，但霎時忽地驚喜，一幅乞憐的眼光望着阿連哥，緊緊握住他的手，當聽到他說能治療他的病。

病的藥，便在第二天夜裏採取去了。

下弦的月掛在天角，天角十分黯淡，時分雖早的初冬晚上，因為天氣冷，人都睡靜了。

阿連哥和幾個同伴提着燈籠走出了小巷，燈光微微閃到河邊去，河水也閃着光，映出岸上幾個走動的人影。人影走到橋下停住了，匆匆駕起一隻停泊等候着的小船，趁着下弦的月色，悄悄地向碧雲庵進發。

說起碧雲庵，村中誰也知道是一個香火聖地。岐山爲枕，門前橫貫一條小河，河堤上屹

立幾株挾了幾百年雄威觀看行人路的古樹，遠遠地望，如秋雲一抹，留影雨後的晴空。

庵在村中地位彷彿是極其重要了，歷史也曾告訴過村人許多神蹟，人口太平自然在護佑範圍中，最可怕是夏天大旱，看天上無一朵雲，陽光滿地，漸漸田水乾了，漸漸泥土裂開縫了，漸漸稻抱着渴病下來，這現象分明示村人以萬分惶急，因為有了庵，人心還十分鎮定。

於是無上的方法請菩薩來求雨了。菩薩是這樣的神靈，只要在橋頭巷尾聽過父老們的話便教人驚服了。先定下吉日，預備許多轎馬旌旗香燭之類；吉日到了，菩薩便從人海人山中擁護出來，旗影飄揚，鼓鑼喧天，這情景，非常熱鬧。因為佛一出，天空便滿佈了雲，不久便下大雨。

庵中似這樣傳說神靈的故事也不只三五次了。

船到了碧雪庵，剛打過二更更鼓，殘月寒影中古樹座座搖動高大的幢影，抵住夜風作洶湧的濤聲。

繫住了船，阿連哥首先跳上岸，同伴也跟着上來，連忙滅去燈，聳着脚尖輕輕走近大門，一面又提防驚動了狗，見灰黑的坭堆也連忙避過了。

「大門關得這樣緊，教人怎樣下手？」

同伴中的一個已走到大門邊了，門有兩人高，漆黑黑的發光，映動來人兇狠的擎起雙手，閃過帶有恐猝的動作。等到人覺得力一到門上都等於白費之後，門愈顯得堅勁壁立。同伴說：「真有神助！」

大家都呆住了，望着阿連哥月下慌張的臉。

風更大了，耳邊只聽得呼呼響。

阿連哥定一回神，轉瞬間似得了靈機的轉動，回身拔足就走，同伴跟着轉過北向的牆角，過了牆角，剛才樹的濤聲一變而為瀟灑碎響的竹林了。

牆後因為是山脚，和大門一樣高的後牆，竟低了一半。從牆頭望過去，夜的一切很沉靜，庵舍參差也在偃臥着。遠林射出幾星燈火，在寒風中搖閃箇不定。

略帶一點沉重的響使同伴小小一驚，看阿連哥已展開雙腿飛過牆頭了；連忙轉身助同伴一箇箇跳進去。各人心中不免有些慌，伏在牆下聽一回動靜，過一些，才敢慢慢地移動脚步，目色不大分明，還可微認出路徑。

大殿展在面前了。

大殿上搖着佛燈彷彿天角驚吐的孤魄，一陣風過，幢幡鱗鱗做響，如魍魅蹈舞在天空，毛骨都直悚起來。暗暗偷着左首廊下，一匹飛騰姿態神馬騎着一個武裝的使者，腰身橫挺長

矛，從威風上看來彷彿這是一位將軍之類的人物。馬首昂起，全身射出異樣的光彩，搖閃奪目。阿連哥聽鄉中父老說這馬夜深常跑出來，凡人不易看見。今夜彷彿不是凡人樣子的阿連哥，見了馬忽然想起鄉老們的話，心中暗暗驚慄，腿骨一酸，不覺向後退了。

「阿連哥，怎麼的？」背後被撞退的一個同伴忽喊出了聲，嚇得阿連哥連忙回頭搖搖手。

— 幸 —

「靜些，千萬不要響！」

轉過大殿，接着便是東軒了。滿窗淡白的落月反映庭中浮起無數虛空的疎影。

一切都很沉靜，狗也不知那裏入夢了。

阿連哥說不出的一番狂喜，不可理解的心也為一種曖昧慾望輕輕搖動着，悄悄踏上石階，側耳附窗外細聽，同伴吐着希冀的眼光注候着。

東軒房子也有四五間，雖不十分高大，但對稱西軒也很翼然齊整。上軒庵主住，下軒幾間幾個女尼住着。

聽了好久窗內沒有動靜的阿連哥，回頭向同伴招手，全身精神都振作起來。同伴已把大門啓了鎖，一面揮動從家中帶來鑿對準窗角下了用力的穿。

窗樞是木條縱橫交成無數的方塊，四角雲頭繚繞，顯有一種古雅的风韻，做工也似乎貴

在技巧上而不注意於實用方面。

世界太平庵中人對於門戶從不關心了，況又是遺世獨立的佛門。

事情真出於意料之外，佛門也竟有遭劫的日子到了。

有了虛空便容易進身，同伴用力掀下窗格，再移開內窗，房中噴出一片漆黑。

怕發了響的動作反用力多而且嚴緊，連鼻息也都不敢透，同伴捉着膽抑住慌張跟阿連哥爬上窗。

爬過了窗心又鎮定一點，仍舊伏在窗下細聽。屋外風很大，房中靜得可聽出心跳。偷偷抬起了頭，暗中閉了很久的眼却彷彿覺得有點光，這時月影已上屋頂了。隱約中，可見出房中靜垂的帳門，帳底微微傳出沉沉的鼾聲。

輕輕劃開一條火柴，點上紙條，房中頓時閃起無數星光，軒門悄悄地借着軒門洞開了。

阿連哥幾回要想動手却又不敢，大事的決戰不住在頭上飛舞，忽想到成敗利鈍這一剎，心和手漸漸堅實起來。同伴已點上燈，燈籠和人輕輕移近床前，帳底還睡得十分隱約而和平。

掀開了帳門不提防銅的帳鈎鏘然一響，連忙放了手。

「哦哦……」帳中的美人驚醒了。

燈籠下，美人的睡態早已醉透了心，當這一幅寒夜孤衾圖誰也動了無限憐意。看女人想到自們的來意，覺得這驚擾確是罪過了。

「小姐，千萬不要響……」

叫不要響的阿連哥最怕是響了更驚動了隔壁，於是事情就至不容遲疑了便匆忙着動手。

「賊呀！救命喇……」

隔壁的人果然從夢中驚醒，也失聲的呼喊了。

女人已被用力抱起坐在床上，同伴急速地披上她的衣服，燈籠照到女人身上，做那無力的顫抖掙脫，一面從被掩住的口中發出惶急的哀號。

總因是女人柔弱無可抵禦而被擒住了。

三個人：一個提燈籠，一個負着女人，一個隨後擁護着。

庵中女尼都起來了，各人擦着睡眼拿了搖曳不定的油燈，微微探出了頭。

「賊在那裏啊？……」

聽到賊賊業已失職的狗，這時忽從後庭一躍而起，張着銅鈴似的雙眼，咆哮出來。

同伴數人匆匆走出大門，跳下船，連忙撐開槳用力向岸上推，船和岸之間水面立刻空濶起來。

船轉了灣，還聽得岸上隱隱送來的狂吠。
夜色茫茫。

船中女人經了這一番驚擾，露天下帶有幾分倦意，看淒夜色，聽急促的槳聲，彷彿一切都從夢境中驚醒過來。撫今霄浩劫，暗中流淚，滿船謔笑中起了強烈的激憤而轉了低微的啼哭了。

父母的責任，庵主的詛咒，佛門的罪罰，這些彷彿都是絕大的問題壓到心頭，似無可避免地制住了生命，似一個囚犯在校場上將要受死刑了。船划得如飛，水花四濺，想到過去的悲哀和將臨的不測，伏在船闌上痛哭。

這確是終身引為不能遺忘的，人們都享有而自家却所遺缺的一切事。

於是記憶回到十四歲的時候了。父家會和一家提起婚事，選定吉日，把生辰填在紅紙上，紙是長方形，天頭空了三分之二，外加上一個護封，封面謹重地寫着「百年好合，五世其昌」八個字。笑嘻嘻的媒婆連字跡也不等乾燥捧着連忙到男家去了。

事情是這樣嚴重，收到紅紙的男家父母，精細到比任何事都要審慎，儼如科學家在實驗室中用學生精力注意在發明一點上，神氣是完全一樣。雖然考究時間過了好久，有時為一點

小小猜忌，也牽累到整個問題身上去，結果是人的智識被視為淺薄不能預測這大事的前了；於是把男女生辰合足來跪求神明判斷，這是當時社會上奉為注定百年夫婦一生的幸福。幸福彷彿是一種渺茫的東西，在女家心理上也覺得是極難希冀的一回事。事情往往如此，在現實之下而被戰敗了！

八九天光陰過去了。在一天傍晚，大門外發現媒婆蹤跡回來了，一進門似於女家就有不利的樣子，等到把紅紙退回到桌上，這情形更使家人暗暗吃驚。

「不吉！」

這聲音直從媒婆口中發出。連搖幾個頭，一面毫無氣力的坐下來。

「怎麼的？」關心兒女事的母親連忙問。

「唉，不吉，生辰日蝕，傷陽；陽是丈夫……」

話很平常說出了口，這媒婆，把對方做母親的人駭了一大跳，正如晴空霹靂，半響說不出話來。而媒婆，人在中堂說話，聲音粗促直達到大門外的人也可聽出說的是什麼。主家的時示顧忌和心理上的顛驚在媒婆方面似乎漠不關心，彷彿神明的判證是不容有絲毫諱謂了。被神明所判服發現祕密似的一對年少人父母，唬得心頭密密跳，感到自家女兒前途無望了。做母親的紅着眼，一聲也不響，偷看到站在門邊那做父親的人，兩人心中一樣跳，似在

懺悔當年做那件事竟失了一度審慎而致留下目前這所忽担心的事。

看媒婆走後，微微嘆一口氣。

因為女兒命運乖不忍牽累到人家，又怕在家大了做出不譽事的父母，雖曾為女兒命運痛惜過，却仍躊躇着而莫所展劃了。

日子又過了好久，捕救方法終於找到了，做父母的當然喜出望外，滿口答應下來。

那一夜，月也一樣黯淡，後簷小門悄悄開了，臨走時還得母親很沉痛的悲哭。

「……不是做父母的忍心，……翠花……我的女兒喇……呀……命運所給予你的是這樣……」

母親哭聲中又似雜着父親和小弟潸泣。

「……翠花呀……好好去，……聽庵主說話，多念些佛經……來世不會辜負你的……」

是這樣的一個愁慘之夜，淚眼昏迷的翠花被一個老嫗扶走了。

一切生涯都在這走後恍如隔世。

入碧雲庵之後的翠花，照出家規律剪了髮，換上道衣。庵主替她改了名，叫做道靜。

喚使道靜的人在庵中漸漸通行起來，只要庵中人叫一聲道靜，一個年輕女子便會來到面

前，聽候差遣。年青女人聽庵主話真如聽父母一樣，甚至願犧牲自己一些方便去做。她所接受庵中人的贊譽是善和誠，顯然是適於一種做媳婦的人物。

不會用文字來描寫種種境界的這道靜，却有也能感到所謂眼前即是詩意，這些是偶然間的一點感觸，平常感到的而是名字上的問題；問題有兩個，年青女人會把兩個名字在意義上自己細細做過一番解釋，覺舊名總比新名好。由名字上看到穿的道服，猛然想到自己的年華，身冷如水，紅了眼，她恨這是大減風光的惡物。

雖然有時起了小小反感，但不久也便消失於母親叮嚀的夜話中了。

做早堂晚堂，念太平經，庵中事居然也很忙。早晨到黃昏，大殿上香燭輝煌，婦女如雲。以菩薩為中心生活的道靜，心漸漸水也似的平靜下來。

時光到了春，又轉了秋，因天時景物也曾惹起了水樣平的心，狂瀾波動，在古佛青燈下竟做了個個人生的夢。

做夢的她也不料會有夢的實現這一夜。

古佛青燈下出來重慶人間煙火的道靜，生涯又起了種種變化，許多事皆含着新穎的意味，因為身邊多了一個人，往日所有的心的動波漸找不出痕跡了。

從村人方面看來，道靜是慢慢地把生活化做家庭中的主要人物了，於是柴米油鹽來轉變經咒香燭。

有兩件事是庵中帶來怕外人訕笑的不料現在居然也合了文明的風度，而且開鄉間一個新紀元，對鏡看剪了的髮和俯視平穩而活潑的天足，臉上浮上一個微笑。

命運把一件事安排得極其巧妙，來反證從前曾被殘酷過的冤屈。

第二年的秋天來，做妻的居然也做了母親。

因為是母親了，一切都鎮定起來，從村人口中這時也聽到「幸福」兩個字了。等到這企羨在前時，做母親的却又低了頭看懷中孩子，丈夫互視而微笑。

過去一切都在她的回憶中。

無涯之路（續）

張資平

四

那是三個月以前的事了。漁校長的太太因為娘家的一個親姪兒結婚，回鄉裏住了兩個多星期，便給了一個機會給她的丈夫和甘篠雲接近了。

一天下午，漁光在校長辦公室裏整理他的講義『倫理教育』。他又整好了一部分了，才把萬年筆擱下來，望了望壁上的掛鐘，快要響四點鐘了。他感着有點疲倦，伸了一伸懶腰，站了起來。

秘書和書記們是在隔一重薄板牆的房子裏辦公。他雖然在整理了半天講義，但精神的大部分還是向着隔壁的辦事室。有時候聽見甘篠雲在和另一個年輕的書記低聲地說笑，他的胸裏便像有無數的暴徒在造反了。

「聽說她只是和楊達人相好，對於那個患有肺癆病的，一分間要咳嗽三四次的林書記，不會再有什麼關係吧。」

但是想像到甘篠雲和楊達人的親暱的狀態，他老人家又無時無刻不在提心吊胆的。

他放輕脚步走進隔壁的秘書處來一看，不見一個人影。副校長不在是尋常事，秘書長不在也是尋常事。那個副秘書——唱「逼宮」唱得最好的喬大椿——不在，就是不應當的了。

今天連那兩個書記林文璋和甘篠雲也敢公然地一聲不響走了出去！

「噫！這真是豈有此理！雖然是沒有什麼事情可辦，但也該騙騙自己，嚴守一下辦公時間，給我這老頭子一個面子呀！」

于是他且不忙想甘篠雲的事，而只在慨歎用人之難了。

「不熟不用，不相信不用，非私人不用。這是一般所稱道的用人的祕訣。但是，用了和自身有些關係的人，他便有所恃而無恐，不嚴守規則了。這些人便是常常這樣地來難為我。

結果是，任用非人，辦事腐敗的罪名都加到自己的肩膀上來了。……」

的確，副校長馮伯道是漁光在法國留學時的同學。秘書長孫叔通是漁光的門下，從前在××省當教授時教出來的高足，他也是在法國頓了兩年，得了一個碩士學位回來，有當大學秘書長的資格了。副秘書喬大椿是他的外甥。林文璋是他的一位好友的姪子。沒有一個不要講情面的。結果是薪水每月要支，公事每天可以不一定要辦。這完全是中國政府的縮寫圖了。

「何以中國人做事都是這樣遲鈍的？何以他們的精神都是這樣疲倦的？欠薪的固然疲倦，不欠薪的也是這樣疲倦。當小學教員的固然疲倦，當大學教授的也是一樣疲倦。當小科員的固然疲倦，當院長，總長的還是一樣疲倦。結果中國的政治是辦不動的。」

漁校長雖然看得見這種中國特有的毛病，但他也無法去整頓。不單無能整頓，連他自己也覺得有點疲倦了。

「不要再這樣迂腐地想這些國家大事了。甘篠雲到底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上課去了麼？不是的！她所選的課，都是在上半天。」

他想到甘篠雲的選課，又覺得她有點可惡了。她雖選了他的「倫理教育」兩小時，但始終沒有看見她來上過課。

「她此刻又到教務處辦公室裏找楊達人去了吧。」

漁校長口裏啣着雪茄，走到教務處來了。教務處只有一個聽差，此外也是不見半個人影。

「這真是豈有此理！」

他看見這個情形，便想，怪不得外面的人罵我這家大學腐敗，還沒響四點，全校就不見一個辦事員了。

「楊先生呢？」

漁校長問那個聽差。

「今天學校的足球隊和T大學競賽。楊先生送他們到T大學。」

「um, um, um。」

漁校長從教務處走出來後，無意識地踏進校園裏來了。

「她平時要走的時候，一定來告訴我一聲的。大概她還沒有回去吧。剛才看見她的桌子上還有她的書包。……」

漁校長低着首吸着雪茄，一領一踏地在圖書館面前走過去，轉了一個灣，走到一個温室傍的花壇前來了。他抬起頭來一看，在那頭籬鞦架邊擠着有六七個女學生在高聲響氣地嬉笑。他認得甘篠雲也在她們裏面。漁校長停了足，不便走上前去了。

又聽見她們在高聲地嘩笑。漁校長神經過敏地，以爲她們是猜中了他的心事。他進又不能，退又不可了。他只好假裝出留心那些花木的樣子，仍然捻着雪茄，在拼命地吸。吸了一會，從口裏取出來，用根手指頭敲那根雪茄，打落了一些煙灰落在草地上。他站了一刻，便轉身走到温室的後面，臨舉步時，他還望了望甘篠雲的動作。

「她真地沒有看見我麼？……不管她了。回祕書室裏去等她吧。」

他老人家又一領一踏地回到校長室裏來了。他一面打疊他的皮筴包，一面想，對甘篠雲應當怎樣進行呢。

「今天就向她下手吧。……」

他這末一想，胸口便砰砰地跳動起來了。

「老婆走了，小孩子們在寄宿舍裏。要求她到自己家裏來吧。……但是，用什麼口實呢？請她吃飯？不妥！說有緊急的事要她辦的？實在沒有！……」

他想了一忽，想不出好的計劃來。他又耽想着甘篠雲的聲音，笑貌，舉動，及姿態了。

「何以年青的女子竟有這樣的說不出來的美啊！」

忽然聽見有人在敲門。他想，定是那個女書記回來了。

「是那一個？」

漁校長的胸口砰砰地跳着，搶快問。

「咳，——咳，咳！」

未聽見回答，先聽見進來的人在咳嗽。漁校長想，這是滿喉腔痰的咳嗽音，不像是那個嬌小的女書記的咳嗽音。他有點失望了。

「校長！」

原來是一個老聽差，垂着雙手立在門口了。

「什麼事？」

漁校長無端地聲音高辣地斥那個老聽差。但是，那個老聽差再咳嗽了一陣。

「請校長給我兩天假。」

「爲什麼？」

「病了。週身酸痛。」

那個老聽差裝出一副苦臉。

「受了寒吧？」

「是的。受了風。可不可以休息兩天？」

「你去向事務處說好了。」

「就是庶務先生不許可。想請校長寫一張條子。」

漁校長一聲不響，取了一張信箋，提起萬年筆來，寫了兩行字，交給那個聽差去了。過了一會，又聽見有人進來了。

「那一個？」

他料定是她了。

「我嚇。」

「Miss甘麼？」

「是的。」

她的聲音是何等的清脆，她的舉動是何等的活潑喇！

「這裏來！」

漁校長的聲音有些顫動了。

「什麼事，漁先生？不早了喇。明天辦吧。」

「不是有什麼事。你過來。」

甘篠雲的左手撐在腰間，體態輕盈地走進校長室裏來了。

「坐吧。」

校長指着對面的夾着公事桌那把椅位叫甘篠雲坐。但是她遠遠地坐在那頭室隅的一張木椅子上了。

「一路回去吧。」

校長這樣說。說了後，儘笑着看她。

「我們不同路喇。」

「到N馬路口不是南路麼？」

「哈，哈，哈！」

甘篠雲忽然笑了。她忙伸起左手的掌背來掩着她的嘴。原來N馬路就是在學校的門首。

到了N馬路口，她要搭向西的電車，他却要搭向東的電車。

「天天辦這些乾燥無味的事，真討厭極了！」

漁校長轉了話頭，把眼鏡取了來，抽了一抽鼻樑，隨後又抹了抹他的人中上的兩撇鬍子。

「校長爲什麼不做官去呢？」

「卑污苟賤！卑污苟賤！大的我沒分，小的我不想幹。進了政界的人，沒有一個不墮落的。我們教育家，不會幹那些事體。」

「校長不是說教育家的生活枯燥麼？」

「是的。我是說我們年老的人，想不出什麼方法來調節我們的枯燥的職務。不像你們青年人好，有唱歌，有運動，有交際，有……你們常常看電影去吧？」

「偶爾而已。」

甘篠雲笑着回答。

「現代的學生十中八九都進跳舞場裏去吧。Miss甘，你喜歡跳舞麼？」

「我不會。校長呢？」

「哈，哈，哈。在法國留學的時候，也偶爾去過來。不過沒有意思，沒有意思。……」

「要有錢的學生才能夠到處頑。」

「你很少到市裏去麼？」

「罕得去。」

「到我家裏去頑頑好麼？」

「今天？」

「是的。」

「太晚了吧。」

「有汽車，怕什麼？」

「……」

甘篠雲一時不知要怎樣回答好。

「怎麼樣？」

校長也有點難爲情了。但已經說出了口，不能不催促她了。

「但是，……」

「看電影去麼？」

「近點的戲院就陪校長去看看也好。」

她並不疑心校長對她有什麼奢望。她只當是校長一時的高興，叫後輩陪他一路去的。

「好的。你想那一家戲院好呢，Miss 甘？」

「Paul Bean Theatre 好吧。今天演托爾斯泰的復活。」

「是麼？那是他的傑作。你念過那篇小說麼，Resurrection。」

「沒有。只聽她們同學講過。」

「好的。就到 Paul Bean Theatre 去吧。那個戲院的地點偏僻一點，一定不是什麼擠擁。」

他倆便一同走出校門首來。

「叫汽車麼？」

漁校長覺得沒有多遠的路，叫汽車可惜了。但不叫汽車，又怕電車裏碰見熟人，難為情。

「這麼一點點的路，坐電車去罷。我坐三等喲。」

「那不好。那不好。」

結果他倆搭了一等的電車。雖然在校門首有些學生在望着他們，但都沒有帶半點懷疑的
神色。（未完）

(2) 著名學科會社

書名	著者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考茨基 汪馥泉	一元二角五分	本書是「馬克思底經濟學說」的「通俗的敘述及解說」，曾經由昂格思氏的校閱，是這一類書籍中的最好的一部，卷首附有「譯者序言」。中載福本和夫氏「經濟學批判的體系與資本論的體系」很有助於馬氏經濟學說的把握。
經濟學入門	米哈列夫 朱鏡我	上下册各七角五分	這是一本關於經濟學的最良的入門書，內分前後兩編。前編是關於實際的問題，引用馬克思資本論及其他名著，加以事實的說明，後編為理論之部，字字句句，皆為珍玉，凡欲研究經濟學者手此一卷，可得事半功倍之效。
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	里嘉圖 郭亞南	一元二角	著者里嘉圖，是英國的大經濟學家。本書是他的學說之精粹所在，亦顯出階級之不能融合的暗示，他的學說正可以說實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過度的橋梁，研究經濟學說者，此書實為必讀之書。
社會科學理論之體系	張栗原	八角五分	張君此編，略以日人杉山榮之社會科學為藍本，但內容則頗不相同，其最大之特色，即完全根據正統馬克思主義之言論構成一個體系，全不參雜己見。由淺入深，實為社會科學者所必讀之書也。
社會形式發展史大綱(上)	庫斯 高素明	八角五分	是書乃著名的教授庫斯所著，書出以來，世界各國爭相傳譯，現已有十餘國譯本。關於各時代的政治、經濟、藝術、宗教、敘述甚詳，此外，作者以科學的眼光，用地理學、考古學、古生物學、人類學、文字學、人類之起源及其發展，使讀者一見了然。全書凡五十萬言，第一册業已出版。

柴霍甫的書信

劉大杰譯

寄齊塞利哦甫夫人

……做一個大作家，絕不是開玩笑的事。在開始，那是一種淒涼的生活。從早晨做到晚上，成效是不多的。所得的錢，少得像貓的眼淚一樣。左拉 (Zola) 休傑德林 (Shchedrin) 是怎樣的情形，我不知道，但是，在我的屋子裏，是寒冷的烟霧彌漫的。每逢假日，如從前一樣，他們仍是給我烟捲。頂壞的烟捲呵！都是一些硬的，潮濕的像臘腸子一樣的東西。在我抽煙之前，我要點燃燈，將煙捲放到燈上烤乾，要到那時候，我才開始抽起來：要燈上發出了煙，煙捲烤得咕咕的響，變成褐色了，我的手指也燒傷了，這是很可以將自己弄死的。

……我有點病，漸漸地變為一隻乾了的蜻蜓了。像在我的生辰似的，我快樂地在外面漫步看，但是從「波的里克的女出納員的批評的眼光看來，我的服裝，既不合時，並且還是舊的」我沒有乘馬車，只是坐着電車走。

但是，做了一個作家，也有牠的好處。第一，我聽說，我的作品銷路頗佳，第二，到了

十月，我將有筆錢進，第三，我的文名，漸漸地高起來了：在酒店裏的時候，人們用手指指着，對我都相當的注意，並且還有人請我吃夾肉麵包。郭司在他的戲場裏捉住我，立即送我一張自由入場票……我的學醫的同窗們，當他們碰着我的時候，總是歎氣，開始談起文學來，並且對我說，他們對於醫學是厭倦了。等等……

莫司科，一八八六，九月二十一

……人生是灰色的，幸福的人一個也沒有見過。……生活對於什麼人，都是一件難於應付的事。我每逢嚴肅的時候，我就想着，凡是厭惡死的人，都是非論理的。盡我所知道的事物的秩序，構成人生的東西，只是恐懼，吵鬧和一些混合的交替的瑣事！

九月二十九日

今天早晨，烏爾梭甫公爵派遣的一個人，來到我這裏，請我為公爵自己主編的遊獵雜誌寫一個短篇小說。當我拒絕一切在我的台座的足下帶着請求的人們的時候，不用說，對於他我也是拒絕了。在俄國，現在，只有兩個不能達到的高處：一個是亞爾波哥山，一個是我自己。

公爵的使者，聽了我的拒絕，深深地失望了，差不多是死的悲傷，後來，他要求我介紹幾個精通遊獵的作家給他。我想了一會，很幸地記起了一個夢想着光榮，去年因妒嫉我的文

學的名聲而病了的女作家了。總之，我把你的住址告訴了他……你可以寫一篇小說『受了傷的牝鹿』——你要記得，打獵的人們怎樣地打傷一隻鹿；那隻牡鹿帶着人間的眼色望着他們，於是沒有一個人敢於上前去殺死她。這並不是一個壞的題材。但是，因為不容易避開傷感，那是很危險的。——你寫這個的時候，必得像寫一篇報告那樣的寫，不要用什麼可憐的悲感的語句，開始這樣寫下去：『在某的一天，獵人們在達拉卡諾甫森林裏，打傷了一隻年幼的牝鹿……』如果你是洒了一滴眼淚的話，你會剝奪這個題材的嚴肅和這題材裏一切值得注意的東西了。

十二月三日

……因你的允許，從你最近寫給我妹妹的兩封信裏，爲我自己的小說，我偷取兩段自然的描寫了。你的文章，全然是男性的筆調，真是奇怪。在每一行裏（除了描寫小孩子的），都表示你是一個男性。不用說，這是應當諂媚你的虛榮心的。因爲，一般地說來，男性比起女子來，要好得多，要高級得多。

在彼得堡，我在休息着——即是，天天在街上閒跑，拜訪友朋，傾聽我最討厭的恭維話。可憐呵！在彼得堡我是變成像娜娜（Nana）那樣的流行物了。同時，認真的科羅連珂（Korolenko），反不爲那編輯者所知道，我的拙作，倒被全彼得堡人愛讀了。就是元老院的

議員齊先主，也讀了我的作品。我對於這些因為沒有注意到大象而在一隻小狗後面追跑着的羣衆可恥。並且，我深深地相信，當我真誠地寫東西的時候，就會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了。

十二月十三

寄兄尼可拉

……你常是向我訴苦，說人家「不了解你！」就是哥德和牛頓是不這樣訴苦的，……只有耶蘇訴苦過，但是，他不是說他自己，是說他的教義。……人們完全了解你。但是，如果你不了解你自己的話，那不是人家的錯處。

我向你保證，我以兄弟兼朋友的資格，我是了解你，並且我是衷心地同情你。正像我知道我自己的五個手指一樣，我知道你的善良的性質。我貴重牠並且深深地尊敬牠。如果你喜歡的話，爲證明我的了解你，我能夠舉這些性質。我想，你是溫和到柔弱了，你是寬大而不自私，你可以將你最後的一文錢分給朋友，你沒有妒忌，也沒有憎惡；你的心是單純的，你憐憫人羣和獸類；你很有信用，沒有惡意或是狡猾，惡行從不留存在你的心裏……你有一種他人沒有的天賦！你有才能。這種才能，將你放在無數人的上面，因爲在世界上，兩百萬

人，只有一個藝術家。你的才能將你離開了：假使，你就是一隻蟾蜍或是一隻毒蜘蛛，人家

也會尊敬你的，因為對於才能，一切的東西，都是要被忘記的。

你僅僅有一個缺點，你的地位的虛偽，你的不幸，你的腸膜炎，都是因為這個缺點。那就是你的教養的缺乏。請你原諒我，但是，真理是比友情大的。……你要知道，人生是有他自己的境地的。與受了教育的人們為伍，想感到舒適，同他們一起，想自由與快樂，一個人必得有到某種程度的教養，才能將你帶入這種圈內了。你是屬於這個圈子的，但是，你是從那裏拖出來了。並且你在有教養者的人們和旅館的雜居者之間躊躇着。

有教養的人，據我的意見，必得備有下列的條件：

一，他們尊重人們的人格，因此，他們常是親切的，溫和的，禮貌的，讓步的。他們若是和什麼人同住，他們不看作是一種恩惠，走的時候，他們不說：『沒有人能夠和你同住的。』他們寬恕着喧嘩，寒冷，燒了的肉，俏皮話，和在他們家裏的客人。

二，他們不僅對於乞丐和貓有同情。他們的心常為眼睛所看不見的東西傷痛……晚上坐着不睡，以便幫助P——付兄弟在大學的學費，為他們的母親買衣服。

三，他們尊重別人的所有權，因此要清還他們的債務。

四，他們是真誠的，像怕火一樣的怕說謊。就是一點極小的事，他們也不說謊的。說謊是對於聽者的一種侮辱，並且將聽者放在說話者的眼中的低處了。他們不裝模作樣，他們在

街上的態度，像在家裏一樣。在比自己低微的朋友之前，他們不誇張。他們不含糊說話，不對於人們強迫地博到他們自己的不自然的信用。因為要尊重旁人的耳朵，他們不喜談話，沈默的時候為多。

五，為喚起同情，他們不輕蔑他們自己。他們不奏演別人的心弦，使別人歎息，使別人重視他。他們不說「我是誤解了，」或是「我成為第二流了。」因為這些只是去追求賤價的效果，是野卑，是陳腐，是虛偽。

六，他們沒有淺薄的虛榮心。他們是不注意那些虛偽的金剛石的，好比認識名人，同酒醉的。（大概是說二流詩人巴爾明 *Balmin* 譯者）握手，傾聽着在展覽會的離了正道的觀客的狂賞，到酒店裏去賣名。……如果他們做一件只值一文錢的小事，他們絕不做出好像做了一件值得一百塊錢的大事的趾高氣揚的樣子來，並且當自己走進了別人不能進去的地方，他們絕不驕傲自誇。……真正有才能的人，常是在羣衆中不出頭的，盡力地隱藏着他。就是卡爾諾甫也說過：「比起一隻滿裝着東西的桶來，一隻空桶的聲音，是要大的。」

七，如果他們有才能，他們就尊敬這才能。因為這個，他們犧牲其他的東西了，女人，酒，虛榮心……他們都誇傲着他們的才能，……另外，他們也是難以取悅的。

八，在他們自己，他們發達着美的感情。他們不能不脫衣地睡覺，不能看見牆上的隙縫

裏，滿着臭虫，不能呼吸污濁的空氣，不能在吐滿了痰的地步上散步，不能在煤油爐上烹飪食物。他們盡力地抑制着高尙着他們的性的本能。他們對於女性的要求，不是一個床第上的同伴……他們不要求那些常是以虛言表示的聰明。他們要的，如果他們是藝術家的話，特別是這樣的，是新鮮，雅緻，人性和母性的才能。……他們不是一天到晚地飲酒，不臭碗櫥，因為他們不是豬，並且他們也知道他們不是豬。他們要等到自由的時候，才隨時喝點酒……因為他們對於健全的身體，要求健全的精神。

如此等等，這才是有教養的人。要成一個有教養的人，不要讓你自己站在你的環境的水平線下，專讀「匹克威報紙」，和暗記些浮士德裏面的獨白，是不夠的。

必要的是日夜不斷的努力，不斷地讀書，研究……每一點鐘都是可貴的，……到我們這裏來罷；打碎你的酒瓶，躺下來讀書罷，……你如果歡喜的話，就是屠克涅夫的作品也可以讀，他是你還沒有讀過的。

你非去掉你的虛榮心不可，你不是一個小孩，你不久就是三十歲了。正是時候了。

我在期待你！——我們都在期待你。

莫司科，一八八六

（本文根據加勒特女士的英譯本）

(1) 著名學科會社

書名	著者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史的唯物論概說	Borchardt 汪馥泉	四角	本書是通俗資本論的著者波哈特氏以純正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立場，說明史的唯物論的真著。先講解精神的史觀，次指摘經濟狀態說的謬誤。然後敘述社會的變革之概念，及史的唯物論如何說明社會的變革等。
社會主義社會學	藍維斯 汪馥泉	五角五分	本書從社會主義的立場，敘述社會學的起源及發達，與關於現在的位置的一般概念，敘述簡賅不明，採用為中等學校社會學教本，最為適宜，坊間有兩本與本書名稱相同的著作，然而與本書却不同的。
財政學史	阿部賢一 鄒敬芳	八角	本唯物史觀的立場而研究財政學史的，阿部賢一算是東方絕無僅有的一個人。他是日本的財政學專家，著有財政學、租稅論等書，頂著名的，是他最近所著的一部財政學史。將各家的學說，作本源的介紹。同時，并寓客觀的批評於介紹中。
戰鬥的唯物論	傑列寒諾夫 杜長之	五角五分	這一本戰鬥的唯物論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最激烈的哲學論戰。在本書的前頁傑波林的序文中說，「傑列寒諾夫用其平白易讀又細縝的文章，在其精巧透闢中顯現了內容的豐富，實在論戰術中最光芒射人的模範」。
資本論概要	石川準十郎 洪濤	八角	這一本書是日人的川準十郎根據考茨基所著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改編而成。不特把考茨基所遺漏的；通通補上進去，并有許多部份是直接引用資本論的原文來說明的，所以這本書是介紹馬氏資本論全三卷最完善的一本書。

詩
選

昨夜夢見你

姑娘！可愛的，

你是年青，

你是貌美，

你是多情。

霞姐的彩裙佈滿了晚天，
流水撫着落花輕歌低低，
我和你漫步在木板橋邊；
姑娘！我昨夜夢見你。

丁
丁

小鳥飛鳴在綠芽的枝尖，
羣花微笑在我們的腳邊，
我和你石灘上依偎並肩；

姑娘！我昨夜夢見你。

倦懶的我側躺你的懷裏，
你底玉手白嫩而且柔膩，
摩着我頭髮你笑容滿面；

姑娘！我昨夜夢見你。

我伸手把你的頭兒攀低，
嘴唇裏伸出我柔長舌尖，
你只凝視着微笑而不言；

姑娘！我昨夜夢見你。

你我的嘴唇合成了二片，
唇尖上傳遞我們的情綿，
眼波裏交換我們的心意；
姑娘！我昨夜夢見你。

我說妹妹我真摯地愛你，
你說哥哥我誓死的愛你，
我倆誓訂了終身的伴侶；
姑娘！我昨夜夢見你。

你是年青，
你是貌美，
你是多情；
可愛的姑娘！

禁不住笑了

笑了，我禁不住笑了，

女郎！當我把你想到：

你底眉兒細長如畫，

你底眼兒伶俐俊俏，

你底嘴唇玫瑰含苞，

你底兩頰美似花朵；

呀！女郎！當我把你想到，

笑了，我禁不住笑了。

笑了，我禁不住笑了，

女郎！當我把你想到：

你底玉手柔白膩好，

你底腰兒纖細苗條，

你底言語清脆入調，

你底行動姿態窈窕；

呀！女郎！當我把你想到

笑了，我禁不住笑了。

笑了，我禁不住笑了，

女郎！當我把你想到：

你年青如向榮的春花，

心裏充滿了愛的新苗，

上帝賜你幸福的寶刀，

請把未來的樂園建造；

呀！女郎！當我把你想到，

笑了，我禁不住笑了。

笑了，我禁不住笑了，

女郎！當我把你想到：
雖是我爲你飲食減少，
雖是我爲你夢魂顛倒，
雖是我爲你精神疲勞，
雖是我爲你形容瘦消；
但，女郎！當我把你想到，
笑了，我禁不住笑了。

過渡時代的犧牲

在黑夜沉沉的東海之濱，
幽囚着無數被運命判決着的犧牲。
幾千年來宗法社會的枷鎖，
緊緊地束縛着可憐的她們；
她們由悽慘的呼聲漸漸地激成狂大的吼叫。
這狂大的吼叫啊，

虞岫雲女士

曾震破了那壁「禮教」的牢獄之門。
這悽慘的呼聲啊，
會驚醒了那般美夢正酣的人。
雖然，這牢獄之門模糊不清，
在星光下還顯着黃金似的運命，
但，已掩蔽不了那歷久殘殺的血腥。
企望這罪惡全部的摧毀，
祇待東方再現着光明；
可憐的她們啊，
喊破了喉嚨，
暴裂了心胸，
在這漫漫的長夜裏，
祇做了個過渡時代的犧牲！

梅雨時節

羅洪女士

絲絲的梅雨滴得梧桐的葉兒顫搖，
薔薇的柔枝也在陰雨冷風中潦倒，
嬌美的花朵如今只見牠東零西落，
怎禁得細枝如落花各自淒涼懊惱？

連綿的細雨渾成了一片迷離朦朧，
陰沉的天幕上密佈着無垠的烏雲；
幾回悵望天空只勾起了心頭煩悶，
深夜夢回時又傾聽那雨聲的音韻。

沉悶的天色使我也染了牠的氣息，
天空依然迷濛而雨絲又點滴不停，
豔陽的光輝爲甚不驅散朵朵墨雲，
我要投向愛人的懷裏溫暖我的心。

幻 影

夜闌寂靜中聽那細雨向人間飄拂，
是黑的長空奏着輕微哀怨的歌聲，
溫和的風爲甚不吹斷這雨絲根根？
我要奔到愛人的面前傾訴那離情！

一九三〇，五，廿。（留）

梅痕女士

黃昏了！

我獨自悠悠地眺望着溪邊的楊柳，
在這淡淡雲煙絲絲的柳蔭下，
可曾見一對甜蜜的伴侶？

夜深了！

我獨自依依地注視着月下的碧水，
在這風平浪靜睡去的波心裏，

可曾見一對比肩的良儕？

天曙了！

我獨自沉沉地憧憬着昨夜的夢境，
在這晨光曦微鮮潔的空氣裏，
我瞥見了一對熱戀的靈魂！

失眠之夜

俱
工

我好似失掉了我底褓姆，

心想要啼哭個飽！

我好似失掉了我底食糧，

肚腸正餓得發慌！

我好似失掉了我底生意，

中懷正恍惚徜徉！

我好似失掉了我底主宰，
一切都幻滅悲哀！

一九三〇，十一月九日

詩 一

一 譯

(1) 類書考參科教校學門專及學大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國際法概論	原哲泉	沛學彭	一元二角	泉哲氏這本書別的不論，單在取材均勻，應有盡有，和章節分明各點，已具特色。其中譯者有關於中國國籍法，國際聯盟組織，領海港灣的概念。無害通過權，繼續航海主義的補充，務使讀者完全明確了解。
政治科學概論	達公楊		八角	這是楊先生在各大學所授的課本，注重實際，介紹歐美學者的思想，並論及中國的政治思想，是專供給大學高中讀的一本好書。
國際政治概論	生鯁周		精裝一元 平裝一元	周鯁生先生這本書論裏面，所有關於近數十年國際政局的變遷。歐戰後國際政治的新發展，國際社會的新組織，如國際聯盟，及強制仲裁，國際裁軍，秘密外交，國際主義等項題目，日常見諸報章而不得要領者，都有系統的說明和批判。
再版 政治制度淺說	慈慰張		精裝二元 平裝一元五角	本書完全以敘述各國的實際政治為主，即有理論也是從實際的政治制度中抽出來的理論。絕不是不談理論的著作，也不是專談理論的著作。胡適之先生和高一涵先生看過本書後，都認為是最有價值的一本書。
四版 政治學綱要	涵一高		精裝二元 平裝一元五角	本書乃高先生幾經修改之作。內容極其豐富：凡關於國家主權，國權範圍，民權種類，議會制度，以及創制制，複決制，罷免制，內閣制，總統制，委員會制，監察制，考試制等均徵引中外名家著作，詳細討論。

七尊菩薩（續）

Lord Dunsany
顯仲彝譯作

第二幕

景：同時。與第二幕相隔數天。七個寶座，形似山嶺，毗連的在台後。乞丐們閒散的躺在座上。小賊不在台上。

墨冷 討飯的從來沒有這樣好過的日子呀！

沃葛諾 啊，鮮美的水菓和香嫩的羊肉呀！

莎衡 還有胡特婁酒呀！

史拉禱 看我主人這樣聰明的方法比水菓羊肉胡特婁酒還要好。

墨冷 啊，當他們來偷看他吃了東西沒有的那種神氣呀！

沃葛諾 他們問他關於神仙和人的時候，他回覆得多聰明呀！

莎衡 他們問他爲什麼神仙要人類生瘤，他回答得多利害呀！

史拉禱 呀！我聰明的主人。

墨冷 他的計略成功得多好呀。

沃葛諾 現在跟餓隔得好遠呀。

莎衡 真好像去年的一個夢，從前的一件小嚙齶。

墨冷 咗，咗，看他們向我們禱求呀！

埃格瑪 我們從前當討飯的時候，不是也講討飯的話麼？不是跟他們一樣的叫喊麼？我們從前的態度不是討飯腔麼？

墨冷 我們是討飯的中間的驕子。

埃格瑪 我們現在既是菩薩，就該做像菩薩的樣子，不該譏笑拜敬我們的人。

尤爾甫 我猜菩薩的確譏笑拜敬他們的人的。

埃格瑪 菩薩從來沒有譏諷過我們。我們現在是在夢中最高的頂尖之上。

尤爾甫 不過我想一個人到了比一切人高的時候，菩薩就要譏諷他了。

(小賊上)

小賊 我一向跟賊來往，所以我跟看見一切知道一切的人混了好幾年，主人。他們知道我是幹什麼的，可是他們不知道我是你們中間的一個。

埃格瑪 唔，唔……

小 賊 現在有危險了，主人，有很大的危險。

埃格瑪 你以為人家疑心我們是人麼？

小 賊 他們疑心了很久了，主人。我以為他們將來總會知道的。那我們就壞了。

埃格瑪 那末他們現在並不知道？

小 賊 現在還沒知道；但是總會知道的，那我們就壞了。

埃格瑪 他們什麼時候會知道呢？

小 賊 三天之前他們疑心我們。

埃格瑪 他們疑心我們比你想的還利害，但是誰敢說出來呢？

小 賊 主人，他們都不敢。

埃格瑪 那你不用害怕罷，小賊。

小 賊 三天前有兩個人騎駱駝到瑪瑪山上去看菩薩還在不在。

埃格瑪 他們到瑪瑪山去！

小 賊 去的，三天前動身了。

沃葛諾 那我們壞了。

埃格瑪 他們三天前去的麼？

小賊 是，騎了駱駝去的。

埃格瑪 他們今天該回來了。

沃葛諾 那我們壞了。

莎 衡 那糟了。

小賊 他們一定看見七尊綠玉的菩薩依舊好好的坐在山上，他們就說「菩薩還在瑪瑪山上。」那我們就給他們燒死了。

史拉禱 我主人會想法子的。

埃格瑪 你溜出去到高的地方，望着城外的沙漠，看我們有多少功夫想法子。

史拉禱 我主人會想法子來的。

沃葛諾 他害了我們啦。

莎 衡 他的聰明就是我們的死運。

史拉禱 他會想出聰明法子來的。

(小賊又上)

小賊 太遲了。

埃格瑪 太遲了麼？

小賊 去的人已經在這兒了。

沃葛諾 那我們壞了。

埃格瑪 別做聲！我得想。

（他們都不動的坐着。市民上跪倒在他們的面前。埃格瑪坐着深深的在想）

易勒崙 （向埃格瑪）兩位虔誠的香客去朝拜了你們的寶座，你們沒進城之前常用的寶座。

（埃格瑪不做聲）現在他們回來了。

埃格瑪 他們離開了我們去找菩薩麼？有一條魚曾經出遠門去找過海。

易勒崙 最最尊敬的菩薩，他們虔誠到這等地步，連你們的寶座都去朝拜。

埃格瑪 我知道他們很虔誠的。這種人常常在我面前禱告，但是他們的禱告是不能接收的。

他們並不愛菩薩，他們只顧自己虔誠罷了。我知道這些虔誠的人會說七尊菩薩還在瑪瑪山上。他們在你們面前好像很虔誠似的，騙你們說只有他們看見過菩薩。相信他們的就是傻子，跟他們一樣要受災難的。

渥萊突 （向易勒崙）聽。菩薩在發怒了。

易勒崙 我可不敢說發怒的究竟是什麼。

渥萊突 說不定他們真是菩薩。

易勒崙 從瑪瑪山來的人在那兒？

市民 從瑪瑪山來的人就在外面，現在在進來了。

易勒崙 朝拜過你們寶座的香客要來敬拜你們了。

埃格瑪 他們是懷疑的。菩薩對於這班人多恨呀！懷疑是損壞美德的毒物。把他們丟在監牢裏，不要污辱了你們的純潔。（起立）不要讓他們到這兒來。

易勒崙 但是，最最尊敬的山上來的菩薩，我們也懷疑的，最最尊敬的菩薩。

埃格瑪 你們自作自受，自作自受……但是現在還不遲。懊悔罷，趕快把他們丟在監牢裏，也許還有補救的方法。菩薩從來不會傷心流淚的。但是一想到屍骨堆得跟山一樣高，那他們也會像人一樣的，傷心流淚。趕快罷，懊悔你們的懷疑罷。

易勒崙 最最尊敬的菩薩，這是樁很大的懷疑。

市民等 他沒有死！他們不是菩薩。

史拉辯 （向埃格瑪）我的主人，你有法子。你有法子麼？

埃格瑪 還沒有，史拉辯。

（駝夫二人上）

易勒崙 （向渥萊突）這兩位就是到瑪瑪山去的。

渥萊突 (大聲而清晰) 山上的菩薩還在瑪瑪山上麼？還是不在呢？

(乞丐急忙的跳了起來)

駝夫 他們不在山上了。

易勒崙 他們不在山上麼？

駝夫 他們的寶座都空的了。

渥萊突 快敬拜山上的菩薩罷。(一切人都跪倒)

阿克諾 他們真是從瑪瑪山來的。

渥萊突 來。讓我們去預備祭品。極豐富甘美的祭品來贖我們懷疑的罪過罷。(衆下)

史拉禱 我最最聰明的主人！

埃格瑪 不，不，史拉禱。我不明白怎麼一會事。兩禮拜之前，我走過瑪瑪的時候，親眼看

見七尊綠玉的菩薩坐在山上。

沃葛諾 我們現在得救了。

莎衡 呀，我們得救了。

埃格瑪 我們得救了，但是我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會事。

沃葛諾 討飯的從來沒有這樣好過的日子。

小賊 我出去看看。(他蹣跚出門去)

尤爾甫 可是我覺得怕。

沃葛諾 怕？爲什麼，我們得救了。

尤爾甫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

沃葛諾 做的什麼夢？

尤爾甫 沒有什麼。我夢裏覺得口渴，有人送胡特婁酒給我喝；可是我夢裏覺得害怕。

莎 衡·我喝胡特婁酒的時候什麼都不怕。

(小賊上)

小賊 他們正在預備上等的酒席請我們；他們殺了好幾條羊，小姑娘都帶了菓子，還有許多胡特婁酒。

墨 冷 討飯的從來沒有這樣好過的日子。

埃格瑪 現在還有人疑心我們麼？

小賊 我不知道。

墨 冷 酒席什麼時候準備好？

小賊 天上星出來了就有吃了。

沃葛諾 呀，太陽已經下山了。不久又可以好好的吃一頓了。

莎 衡 我們會看見那些姑娘們，頭上頂着藍子。

沃葛諾 藍子裏滿是鮮美的水菓。

莎 衡 山谷裏一切的菓子都帶了來。

墨 冷 呀，我們一生東奔西走，日子多長呀。

史拉辯 呀，也是多苦呀。

莎 衡 多憐呀。

沃葛諾 酒也難得喝到一點！

墨 冷 我們一生早討晚討，討到了多少呢。

埃格瑪 現在要什麼有什麼，一切東西都來了。

小 賊 現在一切好的東西都不用偷，只怕不久我的本領也要荒疏了。

埃格瑪 你的本領再也用不着了。

史拉辯 我主人的聰明足夠我們一世溫飽了。

（二驚惶失措之人上。他跪在埃格瑪前面，前額貼在地上）

一 人 好菩薩，我們求你，我們全城求你。

(埃格瑪與其他的乞丐，與菩薩的姿態坐正，不做聲)

一人 好菩薩，太可怕啦。(乞丐們都不做聲)你們晚上出來的時候真可怕呀。在沙漠邊上黑暗裏衝來衝去的樣子真可怕呀。小孩子見了你們都馬上死了。

埃格瑪 在沙漠上？什麼時候看見我們？

一人 好菩薩，昨天晚上。昨天晚上你們真可怕呀。你們在黑暗裏真可怕呀。你們的手老是伸着摸着。你們在摸我們的城呀。

埃格瑪 你說昨天晚上麼？

一人 你們在黑暗裏真可怕呀！

埃格瑪 你自己親眼看我們的麼？

一人 是的，好菩薩，你真可怕呀。小孩子一見你們就死了。

埃格瑪 你說你看見我們的麼？

一人 是的，好菩薩。不像你們現在這個樣子，不同，完全不同。你在黑暗裏真可怕呀。你們是……

埃格瑪 你說不像我們現在這個樣子。那末是怎麼樣的呢？

一人 不同，好菩薩，完全不同。

埃格瑪 但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一人 你們都是綠的，好菩薩，黑暗裏混身都是綠的，都是石頭，像你們在山上的時候一樣。好菩薩，你們是肉身的時候我們敢看，你們變了石頭走的時候，那真可怕呀，真正可怕。

埃格瑪 這是我們的樣子麼？

一人 是的，好菩薩。石頭不應該走的。小孩子看見的時候，他們不懂。石頭不應該在晚上走路的。

埃格瑪 近來有人懷疑我們。他們滿足了沒有？

一人 好菩薩，他們嚇壞了。好菩薩，饒了我們罷。

埃格瑪 懷疑我們是不應該的。去罷，虔誠一點罷。

(二人下)

史拉辯 主人，他們看見了什麼？

埃格瑪 他們看見的是自己的害怕，在沙漠上跳動。他們在晚上，看見綠的東西，小孩子就亂說是我們。我不懂他們看見的是什麼。他們會看見什麼呢。

尤爾甫 他說有什麼東西從沙漠裏來的。

史拉禱 沙漠裏有什麼東西來呢？

史拉禱 他們都是傻子。

尤爾甫 照那個人灰白的臉色，一定看見過可怕的東西。

史拉禱 可怕的東西？

尤爾甫 那人的面色一定接近過可怕的東西。

埃格瑪 使他們害怕的是我們，他們的害怕使他們變成傻子。

(一僕役持一火把或燈上，放在祭台上，下)

莎 衡 現在我們可以賞鑑賞鑑小姑娘的臉了，當她們來獻酒的時候。

墨 冷 討飯的從來沒有這樣舒服的日子呀。

埃格瑪 聽！他們來拉，我聽見有腳步聲。

莎 衡 這是跳舞的小姑娘。她們在來了。

小 賊 怎麼沒有吹笛的聲音；他們說要和着音樂進來的。

沃葛諾 她們的靴子好重呀，聽起來好像石頭的步聲。

莎 衡 我不喜歡這樣重的腳聲；給我們跳舞的，應該跳得輕鬆。活潑潑的輕輕的纔好呀。

埃格瑪 如果她們跳得不活潑，我不向他們笑。

墨冷 他們來得好慢呀。應該跳得快些。

莎衡 她們應該一面跳一面進來。但是他們的腳聲，跟石頭一樣重。

尤爾甫 (高聲如歌唱) 我怕，我害怕，我怕我們的將來！我們在七尊菩薩面前做了錯事；我們從前是討飯的，應該還是做討飯；我們現在丟了我們的職業，來受死罪；我再也不能不把心裏的怕講出來了：怕，要四處的跑，四處的叫：怕，要喊着從我身子裏跑出來，好像一個受災害的城裏跑出來的狗；因為我的怕看見過災難，知道過壞事。

史拉禱 (粗糙聲) 主人！

埃格瑪 (起立) 來，來！

(他們聽。沒人說話。石靴的聲音上台來了。一行七個綠色的人魚貫而入，他們的手面都是綠的；他們穿綠色的石芒鞋；他們走時，兩膝分得很開，表示盤膝坐了有幾百年了；他們右臂右前都指着天，右肘擱在左手上；他們背曲得很古怪。他們經過乞丐們的面前，乞丐們嚇得動彈不得，於是左右六人面背向觀衆坐在地上，態度一如前言。中間的領袖站着，曲着背。當他們進來的時候，沃葛諾說道：)

沃葛諾 山上的菩薩！

埃格瑪 (粗聲的) 不要說話。他們給光耀亂得看不清楚。也許看不見我們。

(那領袖把燈指了一下，燈光轉綠色。六人坐後，那領袖很快的伸出前指去，把乞丐一個一個都點化了。被點者立刻坐下去盤上了膝，右手指直挺挺的指着天，眼光呆呆的現驚駭色。乞丐們都點化完了，不動的坐着，一陣綠光落在他們的面。菩薩出去。不一會市民上，跳舞的姑娘手裏拿着食物和水菓。他們一個個手觸乞丐們的臂。)

市民一 他們冷了；他們變了石頭了。

(一切人都跪倒，前額觸地)

市民二 我們懷疑了他們。我們懷疑了他們。他們又變了石頭，因為我們懷疑了他們。

市民三 他們是真正的菩薩。

衆人 他們是真正的菩薩。

——幕——

(附註)此劇是由 Lord Dunsany: Gods of the Mountains 改譯而成的。

歌

湯增啟

我，被風雨的摧殘飄浮於人生的苦海上不知幾何歲月，或許是三易寒暑了吧？我的生命之花，祇有星星的微明，如不遇到神，在浪葩起伏中便要悄悄地幻滅了。後來，飄浮到一座美麗的鄉村中，這裏有青青的樹，有紅紅的花，有勞苦的農夫，有活潑的小孩，有弱者躲藏在叢林裏抱着鐵鍊輾轉呻吟，聲聲似說：「同是天涯淪落人！」我慌張了，不自主地跪在神明之前，祈禱他脫去我繞繞着的鎖鍊，拔去我已刺得沉痛的金箭，真的，人生，飄泊苦！

這時，我緊緊地斂着眼，不敢窺視大地上的一切，大地上的一切都是醜惡的，陰險的；同時，我又不怕，祇要這裏有個可愛的你！爲了你，我是走遍的萬重關山，爲了你，我曾跋涉過浩蕩的海洋，爲了你，我在黑暗中祈求過光明，豈知，灰色的旅程上，石子平鋪着，松樹排列着，鳥兒掠過溪水在鳴着，一切都沒有變幻，是渺茫的。你，神，在那裏？

力疲乏了，聲嘶啞了，爲了找你。

灰黯的雲翳終於消散了。我這個受盡創傷的心，有似一朵殘零的落花浮沉波紋起伏的水面，聽浪頭的推湧，流，流，何處是幸福的歸宿，祇是渺茫不可捉摸的。但是，你是來了，

熱情地將我從海底救起，你泛着美麗的笑靨，安慰我，你放着炯炯的目光，同情我，你伸着柔軟的手，撫摩我；真的，我在這夢境似的生命中，從未嘗受到誰的愛憐，因為這世間，鳥，蟲，魚，這些弱小的生物，都漸漸地由慈和而變為殘忍了，祇有你，在第一次的時候，就給予我甜潤的甘露，使我枯了的心有如火花般的重新暴發起來，病的靈魂在樹梢上飄浮，光明是顯現在愛的高丘的上。你深深地了解我將要毀滅的心，從容地，權欣地，唱着一曲誰都未聽過，我也未聽過的同心曲，使我生命向長空啓發。唉，怎叫我不跪在你的腳下，示以一片熱誠的感激，我這時，真個渺小得有似古井裏的魚了。歌聲，是使我輕輕地迷惘着了。

因為，我倆同在飄泊的旅途上徘徊過，東，西，南，北，像柳絮一般地忍受着創傷在飛，但，那裏有一處清淨的能安置我們心身的地方！黑暗是籠罩着，金箭是頻射着，嘗遍了人生的飄泊苦！在這種境遇之下，我以血與淚組織成不少的可歌可泣的詩篇，你在夢遊中讀了，是悲哀，是同情，這並不是我的力量，原來，你也受萬物的摧毀，一個流浪的歌人呀！

真的，知音，這時候在何處可尋，花，對我笑，這笑是含着刀尖似的，風，向我吹，吹來的是一陣刺人的針，穿進受創者的心，宇宙的主宰告訴我，那一切，都是險惡的，戴着虛偽的假面在欺騙弱者，它，不但不能使我們和平，快樂，反而使我們增添一層玫瑰似的刺

激，我，祇是忍受着，在縹渺的神明之前祈求光明的來臨，可愛的你——理想中的影子——的來臨，天！我的生命還不會在最短時間毀滅，沉淪於不可尺度深淵裏，你是偎倚在我的懷抱裏來了。

我叫了一聲：難尋的知音！

我叫了一聲：同病的歌人！

這世間，沒有真情的歌唱，詩人的心是永遠隔膜着的，恐怕，或許，祇有你的歌唱是真情的吧？我的性情是倔強的，但是，我聽了你爲我而唱的柔歌時，我的一切都軟化了，吻着你的手，祈求你賜予我一滴滴生命的甘露，挽回我死去了的心，草對草，石對石，都起了無限的真情的同感了。

是你的力量。

心的病，靈魂的病，神明也不能將我醫治完好，似乎爲運命所註定，不，你的智慧，你的生命的火花，是能把運命之魔驅於美麗的境外，你的歌聲，更能柔和地醫治我心的病，靈魂的病，我膜拜在你似幻似有的倩影之前。

不怕了，外間的暴風雨，祇要我們的心與心接吻在一起，垂死的生命也會一轉生機了。

親愛的——我願永遠地諦聽你的真情的歌，忘形昔日的飄泊苦！

(2) 類書考參科教校學門專及學大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修辭學通詮	王 易		八角	這本修辭學是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王易先生幾經修改之名著。條理分明，舉例詳簡得要。在高中以上之學校，無論用為教科或自修書都極相宜。
歐洲哲學史	馬爾文	傅子東	二元	這一部馬爾文的哲學史，取材上，系統上，與一般哲學史迥異。他以極淺顯極流暢的文筆，非常客觀地，有系統地寫出幾千年來人類最深奧的思想，即完全不帶哲學的人們亦可以理解得。至於對於哲學思想發生背景，如經濟政治的變遷，社會科學上各大發見，以及其他種種情形，有極詳明透闢的敘述。
歐洲新民主憲法的比較	黑德蘭莫黎	黃公覺	一元二角	歐戰後，歐洲興起了許多新民主國家，這些國家的憲法，各有其特殊之點。全世界只有兩本書討論牠們，而黑氏著作的系統井然，對於歐洲新憲法作比較的研究，實為兩本書中最好的一本。
政治思想史 上下卷	Cottell	戴克光	各一元二角	清華大學戴克光先生因鑒於國內沒一部較完備的政治思想史，因以七個月之力，謹慎的翻譯這部吉達爾的政治思想史。吉氏此書，從遠古至現代，搜羅百家之學說，汎論各國之大師，以時代為經，以國別為緯，首尾貫注，取材均勻。各大學高中用為教科，最為適宜。
中國哲學史 (上)	馮友蘭		精裝二元五角 平裝一元八角	馮友蘭先生曾任各國立大學哲學教授，對中國哲學史，尤有心得，本書即馮先生任職時所編課本，對於聚訟紛紜之中國哲學史，獨闢蹊徑，作有系統之整理，考證精確，洵非一般率爾操觚之作品可比。

配角

鄒枋

在雨絲像和姑娘接吻後散下來的涎沫的一天，我啊，拖着由別人歡欣中所傳來的惆悵，伴了新郎，緩緩地走進新孃所住的旅館。——這是每個孃相的職責，自然，我也不想逃脫這個厭煩的把戲。

——配

待着，待着，這使新郎也焦急起來。

「哦，怎的，她們還沒有舒齊！」湊着我底耳朵是新郎的聲音。

「哦，怎的，她們還沒有舒齊，」我再湊着一位新孃親戚C君的耳朵。

——角

於是，那位C君跑到樓上，他有否湊着女孃相的耳朵說，我不敢揣測。其實，終然，冒着這絲絲的初春的嫩雨，哦，我正沉醉在自己的夢幻裏，我早已知道今天伴着新孃的女孃相是柔，有了她，還歌唱什麼黃昏的雨，什麼黃昏的天。

從香味和春意的飛散裏，紅花黏着姑娘們的，滿滿的胸前，像一個男子緊握住她的乳房般，我把新郎新孃接進花車，又把柔和她獨具的媚眼送到別座車裏。

絲絲的雨。

我也擠進了柔坐着的車上。

連自己也茫然不知道是愛她還是恨她，我曾捉住幾個姑娘們的心，但這些我全無留戀。雖然會吐着把小心用玫瑰花朵綴着呈送給她底祈求，可是，擲回的總是微笑與謝絕。

「讓我們談別事罷，離開這討厭的故事。」

這樣，我該說什麼話呢？我怕和她坐在一處，但又渴望着從大腿的黏觸間感到肉的顫動，感到熱的透傳，終然，在失却後又將感到沉重的悲哀，我又何必想到這些呢。

雨濛濛中，她沉着悲哀的臉。

「怎的，今天一句話也沒有。」我低低地說。

「怪悶人的，怪乏味的今天。」她淡淡地。

「悶些什麼，柔，上午到這裏嗎？」我又問。

汽車輕視宇宙般擺動牠的身軀，凝視前面的花車，隔了玻璃搖晃着新郎和新孃緊貼的背影。

「上午十時便被車接到這裏，……怕最早是在晚上十時才得回家罷。」

她把頭枕了我的肩膀一下。

「朋友的結婚應該早些來的。」我俏皮地說。她沒有聽到我的話，祇出神地望着前面，

在動盪中又瞥見不少結婚的紅燈，和排列插着大紅緞旗的車輛。

想不到這樣，她又喊着：

「怪悶人的今天。」

「有什麼悶人呢？」我對她癡笑着，覺得今天的她似乎有些兩樣了

「我們是替人家做配角的，真無意義極了。」

陡然，——是她微笑的說。

「那末，你預備做主角嗎？」我追着問。

同車的姑娘們都笑，這使她感到羞紅，結果我被罰搯了嘴一下。

片刻她反問着我：

「你是不悶嗎？萍。」

「終究得不到女人的愛，悶了也是這樣的。」我傷感地。

她凄然。

不知不覺間她握着我的手，在中指像有硬質的金屬品套進來的直覺。

「看罷，外面很奇怪的人。」她忽然說。

姑娘們都回過頭去。

於是我的手指上，有瞬息的嘴唇的熱味，與滋味。

「過去了，車駛得太快！」她說。

跳下車，我迎接新郎和新娘。

——但是我含着自己加冕的中指。

幻

湯增啟

也許是美麗的幻，也許是灰色的夢，也許是神祕的影，也許就是我理想中的你？春夜包孕着甘露，春風吹蕩着柳絲，春雲籠罩着長空，春水彈動了美人兒的新愁；我見到了，樹蔭叢中閃耀着燦爛的波光，疑是你！疑是你，我活躍的心中有一股不可捉摸的歡喜，一切都是充滿了的幸福，不是灰色的，不是旅途中的沙漠散飛；這時候，我不自主地向前追，似瘋狂的老馬，似池底活躍着的小魚，又似變態的詩人。我所禱，我的希望能在雲霞交織中實現，黃昏是微笑了。

我徘徊這不知名的道路上，默默地仰望着渺茫的長空，有時遠視，有時俯首，恍若置身神祕的幻境之中，風，疑是你，草，疑是你，這是多麼微妙的感覺，我又似沉迷於銀色的波光中。

耳膜裏嚶嚶作響，似乎這就是我曾經一度聽過的從你纖微的喉底傳出的歌聲，我叫了，親愛的——你怎麼沒有回應？我又叫了，親愛的——原來是無依的草蟲在脚底喚發出來的聲音，這時，我才了解了一部分，親愛的——

愛的魔力，可以使高山變成河渠；可以使平原突起荒丘，可以使美麗的星星墮地，可以使灰色充滿了光輝，但是，你，要知道，這宇宙間祇有你，祇有你的愛的魔力，天曉得，我是聰明智慧的，不深信無影無形的神明；我跪在石砌上祈禱，這時候，覺得神明可以裁制一切，不過，我膜拜的，是你，能否？使我倆的心不能分離，使我倆的體不能分離，我要抱你，我要吻你，我要柔和地撫摩你，我要輕脆地喚聲你；我的受創的靈魂渴慕着你，你的魔力？愛的魔力？

親愛的——在這樣的憧憬之下，我又不能對宇宙，萬物有以了解，我是深深地醉迷在春的大地上了。

似乎，走進了神祕的靈的世界，但是誰來引渡我？前面顯現着是一朵朵美麗的鮮花，我不去採摘，因為不是你；是一個個智慧的碩果，我不去搶奪，因為不是你；是一滴滴醇濃的清泉，我不去啜飲，因為不是你；鳥在噪，蟲在跳，都是在會意，這世界中祇有一個你，親愛的——你能引渡我否？

神祕的靈的世界裏，除了花果，水之外，祇有神祕的影子，是你？誰不說，我說，宇宙的主宰，是你！有了你，我的灰色生命可以活躍，頻頻地向我射擊的不幸的運命金箭可以離去我底軀體，惡魔可以感化，黑暗可以變成光明，這是誰之力，你之力？

懷疑什麼，我已窺見你那一顆永遠不會再變的心，我也挖出我自己的心，獻給你，我們有似流泉般的和山谷相應，兩顆永愛的心成爲直線，或許我們兩體在某一時間內合併爲一體了。親愛的——懷疑什麼？那，神祕的影子，就是你。

近了，更近了，神祕的影子移動到我的身邊，從遠遠樹蔭裏，從茅屋的頂尖上，從火車軌道旁；我見了，跪在你的腳下，掙扎着似乎疲倦了的眼，喚了你一聲，親愛的——風來時，你就微微地笑了。情不能抑制我的心，神經失去了常態，我是深深地迷醉了，抱你，吻你，我在你那神祕的深處忘形了一切，我窺透你的心，我倆真正地合成一體了。

這時，我什麼也不需要，你什麼也不需要，開始我倆新的生命，殘敗的花兒，草兒輕輕地向另一世界裏逃遁，苦海裏的浪花，祇是一閃一閃地向水底幻滅，結果，醜惡的東西是一點不留存於世間，宇宙充滿了幸福的波紋，你快樂得，在我的懷中曼聲地歌唱起，我聽了你底歌聲，又輕妙地沉陷於神祕之境了。真的，我什麼也不需要，不，你的歌聲我是需要的！不意間，汽笛聲聲在鳴，原來是白色的火車來了，當我驚醒時，春風祇吹動着我底散髮，我獨自屹立在這不知名的道路上，默默地仰望着渺茫的長空，有時遠視，有時俯首，恍若置身神祕的幻境之中。

也許是美麗的幻，

也許是灰色的夢，
也許是神祕的影，
也許就是我理想中的你——！

歡快的人

德國蘇德曼作
席滌塵譯

聖誕樹沉重地向前傾。轉向牆的一邊是夠不到手，因此不會怎麼足夠豐富地裝綴，來保住樹的平穩，以去抵抗前面的垂重的枝條。

爸爸注意到這個而罵了。「媽媽會要怎麼說，倘如她看見了這個？你是知道的，勃梨傑塔，媽媽不愛草率。倘如那樹倒過來，想想，我們將要是怎樣羞恥。」

勃梨傑塔臉漲得緋紅。她重又爬上梯去，儘可能的伸向前她的手臂去，在樹的那一面掛了所有她能收集起的東西。那上面還是極少東西。然而人不能看得到……

現在燈是能夠點了。

「現在我們要來看一遍禮物了，」爸爸說。「那一個是母親的碟子？」

勃梨傑塔指給了他看。

這一次他是滿意了。「這是很好你已放了這麼許多 Marchpane 在那上面，」他說。

「你是知道她是老是愛有些東西拖送給人的。」于是他檢視那放在碟子旁邊的光滑的安全鎖，撫摸那遮蔭媽媽聖誕桌上的位置的盆棕櫚的硬葉。

「你已爲她塗了花瓶？」他問。

勃梨傑塔點頭。

「那是專爲插玫瑰的，」她說，「顏色是燒了進去，因此將會抵得住任何那種的天氣。」

「孩子們爲媽媽所做的東西他們能自己帶給她去。你已安置下從她來的禮物？」

當然她已這樣做了。給佛列支，有一個魚網，一把十刀葉的刀；給阿塞，有一個底下有發條的轉旋盤，外加一隻有一個金髮的水女神作船首像的高大的玩具船。」

「那人魚將會發生一番影響，」爸爸說笑了笑。

却還有什麼勃梨傑塔掛在心頭。她把她堅毅的小手塞在她圍裙下面，那圍裙是直垂落在她平坦的小胸上，而輕步踏着脚跟走上又走下。

「我也許可以洩漏機密，」她說。「媽媽也有一些東西給你。」

爸爸是全神矚聽。「什麼東西？」他問，望望他桌上的位置，那裏沒有什麼是可見到除了勃梨傑塔的針線物。

勃梨傑塔跑到琴邊去，從那下面拉出一個紙包盒來，大約有二尺高，那個盒照它的樣子似乎是出奇地輕。

當那紙色剝掉開，一隻木籠現露，在那裏面棲着一隻閃爍着所有霓虹的顏色的剝製的

鳥。牠的羽毛看來好像天空的蔚藍和太陽的金黃曾是被捕捉了在那裏面。

「一隻畫眉雀！」爸爸喊，拍他的手，如歡悅的什麼牽搐他的嘴邊。「她給我一個少有的標本？」

「是的，」勃梨傑塔說，「這是去年秋天在彈簧羅網中找到的。管理先生爲我直保藏到現在。因爲是牠是這樣的美麗，人許也真可以說是，一種天堂的鳥，所以媽媽拿牠來給你。」爸爸撫她的美麗的髮，她又再臉暈紅。

「原來是這樣；現在我們要叫孩子們了。」他說。

「那請先讓藏過了我的圍裙，」她喊說，鬆了扣子，把那難看的黑東西投在先前籠子曾放的所在的琴下面。

現在她站在那裏穿了她有着藍的繸帶的白色教會衣，做了一個可愛的鬼臉。

「你做得很對很對，」爸爸說。「媽媽不歡喜黑顏色，在她四週的一切東西都是要明亮華麗。」

現在小孩子們是准許走進來。

他們當當心心地在他們手裏執了他們的美麗地寫了的聖誕節詩，對着門柱怯弱地擦着他約骨旁。

「來，高興起來，」爸爸說。「你們以為你們的頭會在今天拉掉？」

于是他把他們兩個抱到他懷裏去，把他們是挾得稍為緊了一點以致阿塞的詩正剛在中間壓壞了。

那是個不幸，當然是。但爸爸安慰那孩子，說他會負責任既然那是他的不好。

勃羅癩孟，細長瘦瘠的家庭教師，現在也把頭觸進門來。他是穿了他最最莊嚴的長袍，像一個對一個喪葬告別的人般悽然地點着頭，打他鼻子吸氣作聲；「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你又這樣可憐人地嘆息着什麼，你這年老的好哭的人？」爸爸說，笑了。「這裏是祇有歡快的人。是不是，勃梨傑塔？」

「自然那是這樣，」那姑娘回答。「這裏，博士，是你的聖誕節碟。」

她引他到他的位置去，那裏一隻小牛及袋從餅的下面羞澀地張望。

「這是從媽媽來的你的禮物，」她繼續說，授給他兩本長的，黑封面的書，「這是『到和平的三條路』，你所老是這麼愛慕的書。」

那淵博的人隱藏一滴感動的淚，但又再斜睨看那小袖珍書。這代表到和平去的第四條路，因為他有老牌酒債。

僕人們現在也招待進來。第一個來了撲恩斯根夫人，管家的，她在拘攥有疤的手裏提了一隻盛着阿爾帕斯山的紫羅蘭的小花盆。

「這是給媽媽的，」她對勃梨傑塔說，勃梨傑塔從她拿了花盆，引她到她自己的位置去。有着許多好東西，那些之間有一件棕色的編結的發汗衫，像她所久冀望的一件，因為在廚房裏一陣東風是常打隙孔裏吹來。

撲恩斯根夫人看見那發汗衫像勃羅盞孟看見錢袋一樣的快速。於是當勃梨傑塔說：「這是自然，從媽媽來的」時候，那年老的婦人並不吃一些驚。因為在她十五年的服役中她曾發見最好的東西總是從媽媽來的。

那兩個小孩子，同時，是急着要舒鬆了他們的心，背誦他們的詩。他們環着爸爸站着。他是忙着周旋產地的管督們，一時沒注意到他們。於是他發覺了他的失察，從他們手裏取了詩篇，笑着，並抱歉他的疏忽。弗列支裝了合當的態度，爸爸也同樣，但當後者見到詩的標題：「在聖誕季節獻給他的親愛的雙親」時，他變了他的念頭說：「讓我們留着那，直至等一下當我們同媽媽一起的時候。」

因此小孩子們能逕到他們的位置去。因他們的歡悅先表現在一個喜悅的沉靜裏，爸爸在他們後面走上來，搖着他們說：「你們肯作樂嗎，你們這小傢伙？倘如你們不，媽媽會以為

怎樣？

那解了——直吸牢他們的呢樣的束縛。弗列支放他的網，當阿塞發見在他的軍艦中有一隻附屬艇，覺得不可揣測的財寶的情感在歡快中迸發出。

但心就是這個樣子。他們剛正發見他們自己的財寶他們就在希冀中轉向於不是給他們的東西。

阿塞發見管躺在媽媽的碟子與他自己的碟子間的發亮的開着的鎖。那看來疑惑不定是否那是給他的，抑是給她的。他覺得非常確實無疑那不是給他的；在另一面，他却想像不起她又把它來做什麼用場。更且，他對它是極有興味，因為那是照某一種模形做了的。那不是白的一個人盡力為一個工程師。

現在，弗列支也試要來發表一個專家的意見。他以為那是一管混合邱勃鎖。自然那是全然胡說。可是弗列支會有時候是說話胡亂的。

無論如何許是什麼，這鎖無疑是一切中最好的東西。當一個人轉動那裏面的鑰匙，它發出一種輕柔的，低緩的，發着回響的聲音，恰好像一個奏着豎琴的精靈坐在它鋼的身體裏

但發覺這來結束了他們的樂章。

「你們在想些什麼，你們一班小流氓？」他取笑的責備地說。「不給可憐的媽媽些聖誕節禮物，你們反要拿她所有的一些東西。」

聽了那話他們是大大地害羞了。於是阿塞說自然他們有東西給媽媽的，祇是他們是把來留在了廳裏了，所以他們能夠立刻拿了來當他們到她那裏去時。

「那去拿了進來，」爸爸說，「因此她的位置上許好不會看來東西這樣細少。」他們跑出去，拿了他們的禮物回來。

弗列文是刻了一隻盛花盆的座子。那包含六部分，是細巧地相吻合。但那東西不能算得什麼比了阿塞的通氣的窗，那是拿馬毛來織成的。

爸爸是快活了。「現在我們被人家看見了也不用得害羞了，」他說。於是他還對他們解釋鎖的機械構造，告訴他們它的目的是去把親愛的媽媽的花保護得更好的。因為新近有些她的喜愛的玫瑰花是被偷了，唯一來說明的方法是什麼人有一根通行的鑰匙。

「這是這樣，現在是我們要終於到她那裏去了，」他結束說。「我們已教她等了許久了。且我們同她在一起會是幸福，因為幸福是偉大的東西，照媽媽所說的……替我們去拿，勃梨傑塔，開大門和小教堂的鑰匙來。」

於是勃梨傑塔拿了開大門和小教堂的鑰匙來。

(留)

(1) 介紹及研究藝文

書名	著者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現代南歐文學概觀	徐霞村	四角	本書為徐霞村先生數年來心血之所聚。共合「現代意大利文學」「現代西班牙文學」「現代希臘文學」「現代葡萄牙文學」「古魯克派與皮德得德」「阿左林」諸篇，為研究文學者不可不讀之書。
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	趙景深	七角	在這兒呈露於讀者諸君眼前的，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我們這本小書，凡代表了十三國，共八十三篇，都是現在文壇上極重要的消息，和良好的論文，而有介紹於國人的必要的。
辛克萊評傳	孫席珍	七角	辛克萊是現在的美國的最傑出的作家，不獨在大陸劃一新時代，即在全世界也佔極重要的地位。他的作品，最近已有了許多漢譯，但關於他的整個研究，卻還未曾有過。本書是孫先生根據戴爾氏的辛克萊評傳，再參攷好幾種書籍編譯而成，是國內第一本研究辛克萊的專著。
中國文學論集	鈴木虎雄 汪馥泉	五角五分	本書是日本中國文學研究專家鈴木虎雄著的。而譯者的選擇，也是有系統的選擇，先是論騷賦，其次論五言詩及絕句，再次論詞，末附青木正見氏論詞的一文。凡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是不可不讀的。
李長吉評傳 <small>物觀文學史叢稿</small>	王禮錫	五角	用唯物史觀的眼光來分析中國的文學史，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在遺著中為研究文學史的人開闢一條正確的新路。李長吉從來被人稱為鬼才，其詩被人稱為鬼語，作者就在這怪險的短命的鬼才詩人開始去嘗試這新的方法。

歸家

法國巴比塞作
秀俠譯

美國人好親切的爲墨西哥盡力。他們以特殊關注守護着牠，因爲牠是一個華麗的國家，煤油豐饒的灌溉着，含有很豐富的天然的產物。

現在，是每個人所知道的，這些產物是爲美國人儲藏著的，美國人在瓦耳街的某處有一個不怕火的聳入天際的保藏保險箱，這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險箱，而且以事物的唯一的力豐盛的生長着。所以美國人是很小心的使這個叫做墨西哥的美麗的國度，不僅不要沾染獨立學說，而且也要不沾染革命學說，這好像是一個獨立主義的惡化，因爲牠在理智的基礎上建立起自由。

但是他們也覺得他們的兩手是忙不過來了，因爲墨西哥的工人全然忍受不住美國的侵入，而且恰好那些表示了和宣布了要從那操英語的人種的統治下解放這個國度的決心的人們，常常是得着民衆的信仰的。他們的多數至今是被美國人所監禁着——而且更堅固地禁錮起來，因爲，也是每個人所知道的，墨西哥的人民曾經表示過他們的憤恨開始取得了他們自己的政治的統治權。

在一九一三年中——那是十三年以前——一個有名的墨西哥的叛徒，約瑟·袁格爾，在偉大的共和的民主政治的剎那間是和我要稱他爲約瑟·里爾的另一個人在一起被判決了的；第一個是九十九年的監禁，第二個是七十五年。可以說，他們是被監禁至於老死，同時他們的入獄如同他人的進墳墓裏去一樣。

這類的政治犯真是永沒有被寬恕的。

但是有時也有可以視爲刑罰的輕減或改良的例外的。有時候——真是！那是很少有的——却是，是有過的，而且是知道有過的，他們被放回家去一次，若是他們能先發誓在指定的時候會回到牢獄裏來。不用說，這樣的恩典，具着這樣一種吉兆的開端和那樣一種命運的結局的，是只會有一次——決不會再來了。

得了，這就是對於約瑟·袁格爾，以後又對於約瑟·里爾所發生的事。

像我已經說了的，約瑟·里爾是在一九一三年被判決。那時他和克里門絲，他的妻，一樣是四十歲。沙拉斐，他的女兒，當他在這活的世界中失了踪的時候，是八歲，而他的兒子芬撒特正十歲。從那天以來，這兩個小孩子已長大了，結婚了，同時每一個都有一個小孩。他們都住在約瑟·里爾成平時在撒西巴斯坦諾所住的那個房子裏。

他們告訴他這個消息。『他將有一天住在家中。你要在晚上離開這裏，但是在第二天夜

晚你要回到這裏來。」在他聽見了這個消息的時候，一種過度的愉快完全佔有了他的心裏。

他又一次好去看那個沈着而溫和的靈魂，克里門絲，那個二十年間人事變幻的結婚生活的愉快的配偶；同時，他的小女孩成了一個頗長的少婦；他的兒子成了一個美而壯的青年男子；此外，又有兩個小孩子，他的孩子和外孫。且不必談那些成爲他的女婿和媳婦的人了。是呀，這簡直似乎是不可信的，但是却是真的。他就要看見了，要感覺得到，那些偶然到來的信件中曾經用一種曖昧不明的口氣，隱約地暗示着他說的：「生了一個小孩，取名阿堵樂；又一個名爲美洽兒……他們長大了……他們都美麗的。」總之；每一件信上所說的事都不會對我們說清一件事，尤其是那些信是由那些手指不知怎樣寫才好的好人們寫着是如此。他要和這一切生命接觸；儘量地活一下；在時間的一個無窮盡的延長中——一個長日子！

那種臨到他的快樂是更爲利害！因爲這種奇遇之來是過了好久了；歷經了不知若干歲月了，早就有人談論這事，夢想這事，盼望壞了他的腦筋，由一而再的希望與失望困苦了他自己的。

等到日期決定了——他就變了一個人，變成興高采烈的了——他考慮着，第一，他還是該先告訴他的朋友們他要回來了，還是該就那樣平靜地過一夜，等到時候說；「我回來了，

我想吃一點東西。」仍舊像從前，他時常從木場裏走進來的時候一樣，而且用同一的老調呢。

可是他想到了要出其不意是太危險了，假使剛剛遇着他們不在家的話！再不然出點別的小花頭。不要！頂好給一個豫告，他就那麼辦。

那一天下午三點鐘他出了牢獄。第二天日落時他該轉來（那時是長的夏天）。可是他總一下子都想不到那一天的結局時，就是萬事了結的時候。

過了十三年未曾幹過而仍能極自由地在街道中行走，仍能將一手左右揮動而不碰擊在牆上去，而且，抬起頭來時，這般或那樣，仍能透視天光到極深遠所在，真是怎樣的奇怪的！他的腿子站着是不頂穩的，外物很快就在他的眼前跳動起來。過路的人說：「他一定是病剛要好」，他們的話是不大錯的。

他計算過若是乘火車，再上大路，他要到差不多入夜八點鐘才能到家。他就會在點燈之前看見那羣聚集在天光下的一些親愛的面孔，那真是再好沒有了。

在火車中坐着時，他忽然間覺得頭昏，異常困倦的。火車急速地轟轟向前的時候，他就不得不閉着他的眼睛，同時眼睛又很想看風景，看著全部，而不失掉一點點。

所以他總沒有注意到有一位同他一路上車的客人是時時刻刻在看着他的。剛剛一會兒以

前他很清爽地看見了那位客人的，但是總不會注意到——因為他是昏眩着而且與大世界隔離了的——他是認得那個面孔的，那個人乃是一位警監——他的責任就是，若是他不如他所發的誓回轉去時，去對他談起誓語。因為監獄和政府要人們對於人類的真實誠信沒有大的信仰——他們不懂得那種情操的真意味。這位警監倒是一位有謀略的官吏，正在努力假裝着是在想其他的事。

後來約瑟下了火車。六點鐘了！他就要繼續步行差不多兩個鐘頭——對於常人本是一件小事，但是對於一個罪犯，忽然間從牢獄地府中到了高遠乾燥之區的，在過去十三年中只能圍着一個小天井在小圍圈中散步的，却不對了。

在這種歧路錯踪的曠野中，他感着一種不可制止的睡眠慾。在那個半天工夫之中，他過得太興奮了。

他身上的懶鬼將他拖到地下，閉上了他的眼睛。真是那樣，他自己全不能抵抗了。就在附近一家木屋簷下躺下了，也不曾有工夫想一下他應該叫他們來將他用一種東西裝回去，因為那樣就能大大節省那樣可寶貴的光陰了。可是；他要睡得無暇想什麼事了，若是那時他的眼睛裏真有點眼淚，那就是因為他要睡打欠呵而來的。他當要深入睡熟時，他的嘴張開打了一個欠呵。

他一覺醒來，太陽已經出來了。飢餓之感使他疾急行去。他當時是和長春花一般欣欣向榮了，可是那日光陰的一角已經沒有了。

他就開始跑起步來，向着他的家屋所在的城郊。可是他究竟不能一直跑去，只好開着快步以自慰了。

從那裏起，就有了一排工人的房屋，一些散佈着的小村舍；聖色霸士先樂在大道旁拖長成一條長線。一處一處的，一堆一堆的房屋。他正到了這些小居民區域中之一了。那裏離他的家還有整整二三哩呢。

可是當他走近了時，從那些房屋中之一的門中出現了一個人，看見了他，就舉起了雙手。

「約瑟！」

那乃是山潭門，他是在以前受痛苦中，在奮鬥中，的同伴。

「約瑟！我認得出他的面孔，那麼，就是你罷！」

不動地站住在那裏，聲音由于快行一半暗啞着，他的心中也像橫着一種槓子的，約瑟簡單地回答着：

「是我！」

「我認出你的面孔！」山潭門比以前更高聲些叫着。『你不曾十分變。而且，克里門絲，你的妻告訴我們說你要回來了，』他又說；『昨天晚上她就在這裏，以爲你會來得早些的。可是她看見沒有人來，在天黑時她就回去了。』

而且是離開他倒下去睡的地方只幾步的距離呢！要是他早知道克里門絲的雙臂是在等着他時，他會很容易再多走一兩分鐘的。

他們正在談話的時候，舊時的朋友和同志們從各屋門中出來了；他們的手臂也驚愕地舉起來。他們走攏來，大家歡呼，他們的眼睛在他們的黑眉毛下滾動着，他們抓住約瑟，吻他，擁他，在他們的歡欣的壯大的胸前時，眼淚都來到他們的眼中了。

婦人們也圍攏來了，在四周的小孩子們也停止了他們的嬉戲，呆看着當時的情景。

就是黎安地老頭子也來了——在以前約瑟和他是不大和好的。黎安地老頭子長得圓胖胖的了，他的厚下唇就像才不久用鮮牛酪搽過的一般。他笑着，搖着他的兩手，可是他的眼睛裏總流露着一點羞澀而不愉快的樣子。

「約瑟！進來！一點酒！」

在這種時候請吃一點酒是不該拒絕的；而且，酒也使他增加氣力。

「好呀！但是就是只能一杯，我就站住喝罷。喝了我就要走的。」

「是呀，是呀，他們在家裏正在望着你呀，」

但是，他終聽了他的朋友們的勸告，坐下了，（因為他走了那一段短路之後是已經倦了，他的身體也覺着需要休息），山潭門的妻子就跑去找酒瓶。

「來罷，老朋友，再喝一杯罷。」

那間小房裏，酒杯，問答，嘆息碰在一塊。

「好了！我該走了。」

可是他覺着他實在站不起來了。

吃了那三杯酒他的頭腦昏痛起來。在憤怒絕望之中，他，想壯自己的膽而腿子得到力，就自己倒下了第四杯，滿滿的，一團團就吞下去了。其結果是猶如一把斧頭猛砍在他的後腦袋，他模糊地懂得自己才犯的罪。

站在四周的朋友們都問：「他是什麼一回事？」，都弄得莫明其妙——因為不是像一般事那樣容易了解到，那年復一年地關在一個牢籠裏，只有水浸豆和清水湯吃，又只有水喝的，是怎樣的乏味。他喝的那四杯酒在他身上所生的影響正要如四罐子酒在一位過路客身上所生的影響一樣。

他的腦筋好像軟酥酥的了，他雖然是坐着在，他却伸出雙手防備自己跌倒下去。在他四

周的一些頭和肩臂都變成雙的，三個的了，他們嘴邊的歡笑都漸漸遠去，遠到了天邊。歪了，人在空中走去走來，一上一下的動着，以後就都不見了。

可是第一樁最糟的事是，他比一切更要緊的，仍是十分神志清醒地懂得他是陷入了怎樣的一個深淵。

他怒氣發作起來。他站起來，叫鬧着。可是那種突然的暴亂使他自己悶塞住了，他又坐下椅子下裏去。

一會兒他又站起來了，頭扭向門口和路上，他的眼睛裏現出一種冤魂的神氣。

他們向他跑去，扶着他。現在他們懂得了。他們慚愧起來，他們惶恐得很，可是不能怪他們，他們是無心的。他們不會考慮一番，這就是怎樣弄壞了事的。

約瑟抓着門柱子，巴步樂扶着他。

「空氣是有益于他的。」

可是空氣，在牠的本身，全然不知不覺之間就成爲害物了，他不獨未能驅逐那幾杯酒在這個歸來客的過敏的神經所種的毒，却煽動了那胸內的熱焰。

在路的那一邊，一個婦人正站在她的門前。

「克里門絲！」他說。

她却不是克里門絲，可是因為他要到她那邊去的希望那樣強烈，他的朋友們就扶他過去。

那一個婦人嚇怕起來；她的面孔變白了。她戰慄著；她很想跑開，可是她不敢。他以懇求的口氣向她講了很久。

「怎麼，你不認得我嗎？孩子們和小孩兒們在那裏呢？他們躲在什麼地方呢？我們去看他們罷。」

他的朋友們對他的耳朵裏喊出各樣的責備的話想把他拉開。有的人粗暴地推他，又有人哀求着他，都不能決定怎樣辦法好，喊聲振耳欲聾的。

黎安地老頭子稍稍立在一邊，在衆人的身後，擺著一種兇惡的微笑默然看著一切。

那時一位少婦從那到色霸士先樂的路上走來了，她到時是滿面春風的。看見有那些人圍着，她的臉色更顯得高興了。「他在這裏了！」她自語着。她一眼看見那個頹唐的，淚眼的，脚步戰慄的，在那裏掙扎著的人時，她大聲叫起來了。

那個聲音對於約瑟·里爾的感覺上有一種奇怪的影響。我們曾經聽見說過有所謂「血的聲音」，也許這句俗話中有點道理，因為他即刻平靜下來，朝她望着。

可是那位少婦用她的雙手掩住了她的淚流縱橫的面孔，結果那位父親就不能看見那位小

沙拉維亞的兒態中的猶豫形況，他就看到別方去了。他也不曾看見那個小孩巴在他的母親的藍衫上，在陡然的驚懼中，躲在她的後面去了的。

一場噩夢或是一種欺瞞就來到他的心頭。他覺著他是正站在一個門前而他們不肯替他開門。

「開門呀，寶寶，是我！」他叫着，雙手拍着。

他倒在一塊界碑上去了。各人圍着他跑去跑來，實在不懂怎樣辦；他們抓住他，免得他倒下去受了傷。可是那些留在他身邊的人——別的人為他們可要做的事被迫而離開了——雖然做了好幾點鐘他們所能做的事，却不能使他由他的麻木狀態中覺醒過來。

臨了，時候到了，那個和他一齊旅行着，跟踪他到此地的一個人出現了，說是他該坐火車回家轉去的時候到了。他們只好用馬車裝他到車站去。以後火車就要帶他到牢獄門前，這個門除非等到他，如法國工人所說的，「腳先出來」，的時候是不會再開放他出來的了。

他倒在馬車裏的一角，睡着了。可是在他睡夢之中，他的面色忽然高興起來。不消說一定是他在那個夢中實踐過了那些他在生活中不會能碰到的事了。那就是留給約瑟·里爾的唯一快樂之路——他仍是他自己的淒慘命運以及那些在淒慘命運中的同伴們的笨拙的，好意的，情感的，犧牲品。

附註：本篇從他的“*Thomas and Mans*”第三部“*The Road*”譯出，作者為法國現代有名作家，他的「火線上」
「光明」已有人着手翻譯。

二月二十，上海。

第五章

那時候，一個旅客如果要從西南境到華盛頓，必得在兩條中任擇一路。他可以繞道密西西比和奧海渥，在佛林和彼此堡還得越過山，大概二三星期後就得到華盛頓；或者他可以和蒙坦古軍長一樣地打從「南路」走，於是過一條新鐵道而抵喬其亞，在這裏又有一條鐵道通到查利士登。這條南路呢，只費五天工夫，比較穩固一點，也沒有臥車或寢室，祇有五分鐘的間歇，在用餐的時候。

然而對於這個第一次出遠門的愛倫，景象彷彿全很有趣的：大的城市，排列着房屋和船桅，一望而無際；海峽的碧水，幽靜的河流，和高漲的灘岸；奇異的鐵道，穿入深越的樹林，駕過籐叢和沼澤的隕地；還有那通過喬其亞瘠土的驛路，這裏的車輛，總是轉動在白沙上，或者擊撞在鋪木的道路旁，撞住了，乘客不得不出來，用籬柵把牠槓擡起。這些無用瘠地，只是遍植了金雀花，中間雜着些毗連的破茅舍，破了的窗格糊着碎紙了，也許有

個顛顛的黃臉漢撐着鎗，和一個枯瘦的黃臉婆倚門吸着煙，五六個孩子在她身後覬覦着。不時飛過一個鎮，粉刷的房屋散漫地站在鎮之間，或者是州城，有幾個黑人在日光下打着盹，或者坐在籬邊熟睡了。這裏的路比較平坦些，所以那車夫可以拿出他的葛，叱着他的馬，揚鞭一擊而奔馳。

他們到第二條鐵道時已經是夜半了；有一大羣的人，在這綿亘不斷的森林中，靠着炬火的光亮在工作。下車的旅客，沿軌走到機頭旁，而不料車役已喊「上車啊！」實際上，後來還等一個鐘頭才開車啦。翌晨，抵南加洛林那的棉畝和稻田，及那貴族的查利士登。於是又換了一條海程和鐵道，最後又駛過了一道波陀曼克河上的長橋，遙望見半已工峻的省城的屋頂。

華盛頓的名字，愛倫是常常聽到的；牠的雄偉，也是每每夢到的，但推臆太過，實際上反而難能使他失望了。這裏是著過偉大的事業，這裏至今還是把握着全國的命運；然而在車站上也一樣有游手好閒的人，在日光下也一樣有黑奴，甚至也一樣有失修的車輛行駛在路中！愛倫和他父親雇用的車子是由一個戴着無頂高帽的襤褸黑人所駕御，車身以舊索和生牛皮裝飾而補綴的，更以一根電線作韁繩。

假如今日的華盛頓，見了牠五十年前的情形，一定要驚駭了，因為那時候是一個沒有市

民的城市，只有大理石的屋宇和黑人的草棚。街路也沒有什麼人行道，一個匆忙的徒步者假使要過路，那末泥濘至少要濺上他的腰。豬仔在路上往來，彷彿清道夫一樣，牛犢踐踏着植物；一個參議員或是外交的代表，見到那些短袖的人坐在門口搗牛乳，那一定是要退避三舍的。

旅客們在華盛頓耽擱有三星期，住在一所公寓裏，這裏是南方的政治家借以召集市民大會的，所以愛倫居然遇見他夢想中的偉人了。他們自己的戴維斯也在此，拐着受傷的腿，但仍和以前一樣的壯嚴。還有一個野橫的杜姆勃斯，喬其亞的暴躁者，能雄辯。因為他忿怒時往往要搖着他的黑鬚髮，所以崇拜他的人就比他為但登；但當他在餐宴，則又為席上的諧翁，他的笑彷彿一口酒。杜姆勃斯也是美國老式英雄之一，喜歡穿着不扣的外衣和清潔的藍短服而寫照；然而讀了他的真實的傳記，就知道他決不是清潔的，因為沾染了烟草的汗水；至少在首途南加洛林那去以神感的湍流驚攝那些反對派時，他是確乎如此的。所以傳記的作者這樣地承認：「魔神端坐在他眉容上；他的眼睛黑得如死人，大得如牛的一般。」他在嚴格的建設派中好算是英雄——在他看來，蚊蚋和駱駝是完全一樣的。他懂得為什麼要植棉，但不懂得政府為什麼有郵政；他否認那海底電線可以通過大西洋，發明的人早已失敗啦！晚年來，杜姆勃斯有過一篇著名的「門檻」的講演，震驚一時，他對喬其亞的市民說，敵人已

上道，他們必得在某處地方和他碰一個照面的。

這裏還有那溫文可愛的亞力山大·絲底芬斯；他的身材是小得被人誤認爲小孩子——但有大的頭顱，和縮縛得如同木乃伊的皮膚。一聽到一個孩子尖脆的聲音，國會中人便知道他來了，於是全很驚異着。絲底芬斯的生命，常和死神在爭鬥，但許多人還推他爲此次戰爭中南軍統部的領袖。這裏還有一位名垂不朽的好烏斯登，他在年青時參加過克利克戰事，爲箭刺穿而不顧，終於陷下了敵陣，事業在此發軔了。而且他還把墨西哥人逐出坦克塞斯境，自己擢爲省代表；如今穿着一件豹皮的外衣和另一件紫色蠶絲的，十分炫耀的裝束。

那裏的確有當代的偉人！抵華盛頓後的第二天，父子兩人走進參議院去聽那南方垂死英雄的臨終的講演。只見那老人蹣跚地進來了，憔悴，灰白，而枯槁，裹着長的罩袍，一半是給他朋友們扶持的。他自己已講演不出來，一個朋友唸着他的話，他却半閉着眼睛端坐着。有時，說到興奮的場所，眼睛也睜開，閃爍如石炭。他這樣沉默而憂鬱地教誨着世界，光景真可怖呢。他對那孩子，彷彿更仁慈——一個偉大的魔術家畫着符，或者（因爲他縐縮的臉，蹣跚的白髮，和顫抖的體態確乎是如此的）一個碩大的蜘蛛織着命運的網。他，卡爾項，早已預言到現在；在他預言前的二十年，并且未來一時代的歷史的進展。然而人們依然笑着他——平凡的人決乎不會得看見超乎時代的一切。

在他的演辭中，也提到楊珊所說的，但是態度極鎮靜——說到北方人侵襲南方人的結果。他以為這些事情委實可以避免的，各方推舉一個總統就是了。戴維斯肅然道：「他是老啦，能夠早些退出最好。」這位年老的先生在他勇敢的學生背後抖顫呢，原不是第一次的事了。

前廿年，這個人和另一個偉大的英雄在參議院中爭持過意氣；而這二十年來，演說家和著作家除了將已見揭諸公衆以外差不多不做別的事務了。如今，他們所舉的軍隊業已對面站着，人們正鴿候一點導火的線呢。

那天是三月七日，戴厄爾韋勃斯也演說了——韋勃斯是曼敦諸雪支的人，主張增權于中央的有力者，也是反對蓄奴軍的首領。但在不久以前，他曾視惠爾摩武但書爲他的「霹靂」；現在雖然沒有人諷示他所說的是些什麼，蒙坦古軍長和他的朋友們却守候着辱罵，這辱罵是將虛偽的「和解」丟入欺詐的牢獄裏。

此外，還有許多事，南方人是沒有計及的。也許這些大人物見了他自己行爲的結局，先是要驚駭，對於他自己愛護的聯邦，先是要震撼；也許和犬儒學派所嘲笑的相仿——說道二年後又有一次總統的提名，他又在諂媚地計劃着票數了。在人的末日，天使們從那些政治家的公充行爲中找出自私來，確乎是一項工作呢，雖然在他們的面前，有着他們思想的記錄；

直到末日的來臨，人們對於有名的三月七日的戴尼爾·韋勃斯忒的舉動，無疑地要有兩派的意見吧。

他的講詞雖然從目前看來是有些浮誇，而其中五六節却是神奇的辯才，找住了國人的心靈，剗造了年來的歷史。在那一剎那間，他是超凡入聖的，他自己，他的弱點，虛榮，他的卑鄙，和他的野心都忘了。人們會將自己工作的結局講成新鮮的故事，用他偉大的力量，和他流利的言辭。

他的講詞對於一小夥的南方人差不多是晴天的霹靂。他的力抗着北人的騷擾，使他們聽得很驚奇；當他言辯時，他們聽得挪揄了；首先是北方，他們也得到重要的諸點，譬如加里福尼亞是安全着，而新墨西哥是永不再供給黑奴；于是再勸南方人接受了和解的條件。「他想得到幾個善於如此講演的南方的代表！」杜姆勃斯說；「然而，他怎會知道他是錯誤呢！」事實的確是如此，所以人們說道這反害了他。

三月七日那天廢除奴制者的暴動真厲害；但是講詞的結果很顯然，參議員戴維斯的朋友們全承認他們祇有一項希望了——就是那總統，他如今仍是堅執地計劃着謀斃諸民衆。在參議院中還有那「西方的哈萊，」一個難馴的老人，每天總有五六次是論辯，訓誨，懇求，媚

諛，和差使的——全是爲了他愛護的聯邦！他把自己的命運點綴着歷史，甯愛真理而不愛做總統的。唉！然而他常常會一事不成呢；好在如今他的奢望已消逝，體質已軟弱而目的可達了。除了救國也沒有別的心事咧——杜姆勃斯曾經嚴肅地穿插道，「要照他自己的方法去救國。」

當愛倫和他父親離開華盛頓時，距那論戰的結果遠遠着呢。這孩子在參議院中最後別見的人是福忒，他是甲富森·戴維斯的同僚，穿着絲襪和「薄底鞋」，人們在那時還穿着的，坐在總統公案的後面揚着鎗；還有一個人是密朝利的貝登，一個穿着羅馬式外衣的暴戾的人，將鎗推過，拂着這凶手的怒意。

經過了鮑爾底摩——走出了迭克衰！這孩子坐着將臉龐貼着窗，好奇地要看這廢除奴制區是怎樣的土地。要他描述出見到的一切，那可不容易——他自己也不能夠描述呀；但是當這車子漸漸地向北駛去時，空氣轉冷而轉潮，寒氣彷彿穿刺着孩子的靈魂；他悄然呆坐，甚至不敢問他父親了。誰是沒有親眼目觀這副情景的，誰會得相信啊——致使他愛護的南方人受累的罪惡，還是這樣地滋長！她只有污濁的鄉村，殘落的屋宇，叢林的曠野，和那彌蔓着「蛇」籬的無用的空地。在這裏她的暴虐者的家室間，有着潔白的粉飾的農舍，毗連些齊整

的籬落和田園，有着平坦的大道和一片已墾的場地；與這裏相似的景象，可憐那南方人連夢都沒有做到過呢！他們離開了紐約，就穿過康納克底克忒和曼然諸雪支，在那裏你雖然近入了另一村，却還不會出第一村嘍。於是孩子突然地發問了：『爸，是不是全個北方都像這樣的嗎？』

『全個新英倫是如此的，』他父親便答道，『其他的地方不久也要如此了。每年總有億萬的僑民來到紐約哩。』

愛倫却喊說，『爸，但是這些百姓不是外國人；他們說話不像個外國人啦。』

『他們說話時，聲音往往從鼻子穿出的，』蒙坦古軍長這樣說了之後，隨即又寂然了。

於是來到了波士頓，以後會有許多年數，他在這裏成家的。孩子將衣裳頻頻地增加，但在車過街道時，仍然索索地發抖。他原是吃了大驚嚇，雖然他不相信楊基的區域能夠克服他得如此的。望着商店和戲院的景色，大的公衆的建築，藏書樓，博物館而發怔了，然而誰知道什麼呢？在這裏波士頓地方全是可怖的嚴厲——如果有人街上吸紙烟就要懲罰的。這孩子走入了沒有黑奴，侍者全由白人充任的地方，光景是怎樣地驚奇啊！看到沒有隨從者的行人，光景也怎樣地駭異啊！這是蒙坦古軍長宣示的千條良行之一，就是他在自己境內的某一

部行走時，不准跟帶他自己的僕役的。

那天下午，他們發了許多請柬給親戚，同時那父親自己出去找住屋了。他讓這孩子自己去規畫，愛倫立刻去作一回奇異而麻煩的歷險，這事情并且值得述說的。

他漫步到山上，從旅邸走到大省城，在這高貴的建築前他注視得發呆了；忽地他聽得有什麼東西擊在他腳邊的道路上，俯首一瞧才見到了陶兒富的堅長大彎刀，這刀本來是放在內衣的口袋裏，如今却割破了口袋掉落到地上。他轉頭望了望周遭，又驚奇地發現了一個老者，站在不到十呎的所在，先是望了望刀，繼而目不轉睛地釘住他諦視。

愛倫臉紅了，也沒有將東西收拾起，却先轉過身來向前行。在未到十步的地方，他聽見後面有人喊，「孩子，原諒我，但你不是掉落那刀子嗎？」

愛倫回頭看，看到那老者迷離地望着他；急速地說道，「不，我並沒有啊，」仍然是向前走上去。

但也走得不多遠。突然有一陣憤懣襲擊住。他是一個南方人，一個密西西比人——在北方的權力下，他是始終要畏縮的！跑逃吧——說謊！他立刻轉過身，闔着他嘴唇走到老者的跟前，老者是將凶器擒住在手裏。

愛倫也釘住他的眼，說，「先生，我說了謊了；那刀子，以前是我的。」

「哦，」老者喘息着，將刀遞給他。

愛倫說，「不是啊，我因為要那刀子，所以我不回來啊；我可以再買同樣一把的，也一般地有用呢。先生，我來呢，就因為不要讓你知道我是怕你的。」

老者的迷離反而成爲惶恐了。說，「孩子，你說什麼？你爲什麼要怕我？」

他的身材很高大，有着端嚴而仁慈的容顏，穿着那副愛倫以爲是外交官的衣服。他站着，俯視那孩子薰紅的臉，手中仍然捏着那柄堅長的彎刀。

在失望的決心下，愛倫述說了：「我剛從密西西比來；表兄給我這柄刀，說道假如我碰見一個廢除奴制派的人呢——嗯——」

他躊躇了。驚奇，惶恐，踟躕和猶豫，一一地襲擊着這位朋友教徒聽者的心；最後，他更嚴肅地望了望，將手放上愛倫的肩，說道：「那末，孩子，你該從我起始吧；因爲我是一個主張廢除奴制的人！」

愛倫那時候很想急速地出險，但是雖然他驚退了數步，却仍然沒有逃避的勇氣。

停了一會之後，那客人說，「你恐怕以前沒有見過主張廢除奴制的人吧？」

孩子訥訥道，「不，」

「也許你並不以為他們都像我這樣的嗎？」

他又答道，「不；」於是老者執着他的臂，微笑着說，「孩子，我們來散散步，談談這個吧。」所以如果有幾個臨溪別墅的人偶然在着呢，他們或者會見到愛倫徘徊在省城的地
上，和一個「黑賊」閒談着，然而坦然地彷彿如同誠實的人——和一個據說曾經救過二千個
逃奴到加拿大去的人！他便是有名的「地下鐵道」的發明者——辛辛納底的李威柯芬！

真情既露佈，愛倫駭然了。他諦聽着——的確是諦聽着——關於黑人權利的議論，關於
黑人慘况的敘說；全是由那位慈愛敏慧的老者描述出來，這老者彷彿是終生初次遇見的！這
個人將全部的時間和產業，化費在一片店舖裏，專誠出賣自由的黑人製造下來的南方的出產
品；他對於奴隸的見解是何等地可怖！當他後來離開這孩子時，愛倫覺得天地彷彿翻了身，
在他耳邊猛烈地震動了幾分鐘。

柯芬說：「孩子，讓我還給你這柄刀吧。但是你該聽我，不要去殺任何主張廢除奴制的
人！」

「我——我想我不會的，」愛倫又訥訥地說着。

老者說：「希望你將來可以多見到幾個；你該相信，他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假如你負

病，你有需要，或者你歷險，那你找不到再能夠幫忙你的人。譬如，有一個惡人將你劫走了，像商品牲畜一樣侮辱你人格，那你除了那些主張廢除奴制者之外，沒有一個肯替你辯說而救你咧！」

第六章

蒙坦古軍長在皮崗街借了所房子，愛倫漸漸覺得波士頓是他的故家了。

他們晤見了親戚奧底斯，哈佛大學的教授，和他的家庭。教授是一位莊重的人物，他的談話，往往替愛倫開出了一片新奇的天地，愛倫并承認學習這東西的存在。他是鰥夫，和兩個孩子一個未嫁的妹妹同居着，後一個是愛倫見了要發抖的——她真像掛在臨溪別墅中他母親的照片。她對於這個戀鄉的孩子，立刻全力維護他；但在他發覺她是主張廢除奴制者之後，便截然自己避去了。她見了他的震怖，反而很有趣；愛倫又遭到二次的失敗——他將那可怕的堅長的彎刀，索性藏進抽屜的底裏。

他的兩個新表親中的一個——比他年幼的甲克，一個金絲頭髮倩笑動人的美孩子，在那時和他結成朋友了。比他年幼三歲的小羅珊，當着別個孩子戲玩的時候靜坐在屋角裏，睜着慧眼溜望着——但當她看見愛倫走近她面前，便要肅然地說，「他們告訴我，你們是蓄用奴

隸的！」

他的瑪利孀娘倒不惹他，他和羅珊却是每天要爭辯，而且常常流為齟齬的：爭辯到聖經對於奴制的見解，黑人對於人類的地位，以及當今其他諸問題。愛倫初次給那派廢除奴制主張挫敗以後，便乞助於父親；然而也只有這一次，因為蒙坦古軍長對於這種事是毫無興趣的，甚至在內心中非常恐怖這種新影響，也許要感化他的孩子了。愛倫覺得他將來對於這些問題的疑懼應得蒙蔽在心裏。

享利·蒙坦古本來是一個心緒不好的人，在他跛蹇後脾氣變得更暴躁。他曾發誓，要自約地生活在暴戾的城市中：這一句話非常奇妙的，因為他每天總是發脾氣。彼時，他找不到一張報紙是不載波士頓鼓激派對於戴尼爾·韋勃斯忒噪動的事；於是每天早晨，他一定要把牠拋棄來，將手杖擊着地板嘆息道：「讓他們去吧；讓他們去吧！南方人在三箇月中要退出聯邦了，你且記着我的話！」

這也許會實現的，但是誰能知道呢？篤志於哲學的人，喜歡設想到人類命運的神祕，他們或者在史實中會找出一個適口的題目，以為自遠古以來，這一個民族的定數及可怕的遭逢，皆從幾棵樹上掛着的幾個無知櫻桃而定，祇是所謂的櫻桃，不知在何處罷了。沒有一個聰明的觀察者，看了美國的歷史，就知道牠如果沒有這幾個無知的櫻桃，將變成爲什樣——

億萬的生命是喪亡還是繁衍，蒼桑的敗變是避免還是禍罹！在這民族命運的轉機中，他們來到了坦婁將軍的脅下，他是魚肉他們的；幸而五天以後，他就死了；留着「和議的人」做了個總統。

時光在不息地飛奔，亨利·蒙坦古覺得除了聽天由命之外，無可做作了。這爭辯居然在華盛頓過了一夏天；然而結果呢，那契約是完成的。騷擾終了的時候，全國隨即沉靜地吸了一口氣；對於波士頓的民衆，鳴砲一百響以致敬禮。在契約中有一條是給南方人佔了便宜的，這便是嚴厲的「逃奴的法律案」，應許在以後要實行。他那時和蒙坦古軍長一樣地住在波士頓，覺得這有如一粒難嚥的丸藥送給北方人去吞，於是很想用統視的眼光，將契約看一個清楚。當時據說在自由省中有到二萬的逃奴，那末，如果要施行，這條法律，的確很重要呢。

愛倫如今已上學，希望在二年的攻讀之後，得以和他表親進中校，因為他發現了他教育標準的喜好，便又大為感動了。

從第一天起，愛倫是以個人抗着整個環境的。假如他祇有一點的幫助——譬如，假如他能夠同他父親相商量——他也許會得和議的。可是這個已不能，他只能單身當戰了；天下是否有人，有處，有事，每天能將他信仰的美型攪一下的嗎？譬如，在起初他就將可怕的人物

所謂主張廢除奴制者的觀念根本改變了。用一句愛倫常常懂得的話，就是說不只是那些反對奴隸的絕對派——這孩子遇見的任何人，都彷彿是廢除奴制者；遊戲的夥伴，以至差喚的僕役都是的。他的父親雇用一個總管事，那是愛倫和他談話的第一個自由的黑人，已是一個沉默而灰髮的老者了；這孩給那羅珊所慫恿，就叫那人講述他的史實來。他曾在聖土蓋做奴隸，爲了謀自由就在夜裏工作了十年，後來給人拐騙而出賣了，反從加拿大逃回來，謀得了自由。

——在那個城市裏，人們告訴你有許多是自由而富足的，在那個地方上，有着許多尊敬的居民，那末你對於「黑人」的領域將有什麼生命的信條？那邊，他們有一晚請你到他家的家裏去，認識他們中間的一個！

他對於南方人和北方人間差異的感覺，終究是沒有消滅的；但是如今碰到許多人，告訴他其中的原因並不爲惡毒的賦稅，却是爲奴制！他們預備許多事實來證明，可憐的愛倫還有什麼話可以回報呢？於是他用「聖經的根據」，（聖經是在家裏學過的，）可是有人一定要拿多偶制在聖經上的根據來指給他看了！

愛倫越是去爭辯，他越是覺得不安逸，因爲他所知道的奴制的情形，還比他對辯者所知道的少。他只見到了家中經歷的一方面；現在，人們講述了各種夢想不到的可怖的事。譬

如關於羅齊愛娜的糖地——看着工人們在七年中竭力工作而死亡，便再去買新的！譬如阜琴尼亞這地方，只是一個繁殖的所在，每年要有三萬個黑人載運到南方去填補那死亡的缺額！譬如關於黑人給酒醉的監督所管轄，關於近乎白人的年青女子給人出賣操賤業，關於北方的自由黑人給匪徒所拐騙的故事！愛倫只能忿怒地溜走了，並且不讓別人再說起奴制的種種。

從政治方面講起來，奴制的問題彷彿已沉下；但是假如和約中的逃奴法律案還在着，那末雖然在波士頓，問題也不會岑寂了。反對奴制的人說，這一條法律案太蔑視我們司法制中根本的旨意；他們把見證的責任放在被告的身上，而他們反對他的陪審制。最奇的，如果那位審判官斷了案，而且他是判罪於黑人的，那他可以得到雙重的酬報了。

單以波士頓而論，從南方逃回的已有數千人，有的已在十年廿年前逃回的。有的在北方已經娶了妻，有了家室；然而刻刻彷彿有力可以架到頸項裏。所以，政客們的確很難叫人相信這個問題已經「岑寂」了。一八五一年春季，愛倫在這裏住滿了一年，非但不戀鄉，而且覺得忙碌而愉快；那時候，波士頓突然又有幾天不安啦。第一回就是一個住在美國衙署裏的逃奴罇厥萊克，給一羣黑人拐騙去。這消息傳進了華盛頓總統的耳朵，便立刻頒布了宣示，在國會中於是起了一個激烈的論爭。第二次是在兩個月之後，一個從喬其亞脫走的逃奴辛姆士被人捉住了。廢除奴制者到各處去揭告了煽動的傳單；但是辛姆士在三百名警察和團

練的彈壓之下，安然上船到賽凡娜去了。

和議的結局，是在下年總統選舉的時候，兩方面的政黨都有自己的主義。新英倫自由黨的候選者是戴厄爾·韋勃斯忒，却顯然是失敗的——黨員們希望如以前一樣可以請武人去執政，所以提出了司各脫將軍。他是肥碩而紅潤，好像個火雞，流亂而倨傲，周遊過全國，發表過許多可笑的言辭，對於任何人如果投他一票的，則表示了歡喜；可是也徒然，國人提出了富蘭克林·比亞斯，是民主黨的候選者，人是極平凡，除了他會喝酒而外，誰都不知道他一點什麼的。

這一年中，三大偉人中死去了兩個：克雷和韋勃斯忒，韋氏在參議院中的一席，就遺給一個波士頓的律師查利士·塞姆納。這人的第一篇演辭，就是罵那逃奴的法律，刊在報紙上，愛倫的父親就在早晨看到的，心裏無任惶恐了。一個經驗豐富的律師，一個波士頓城全美德的代表，在參議院中起來說道——對於反對奴制的公憤有如你「計算那加拉瀑布的流水」——的話，當然是有價值的。他既然立誓要去修憲法，於是把這逃奴的法律，發表許多反抗的言詞。他這樣吶喊着：「留意，留意着受傷的靈魂的傷痕！一顆心不可以壓得太過分，因為一聲的唏噓，可以將宇宙傾奔！」

在那個時候，這些話的確說得很適宜的。一顆靈魂實在是窄得太緊了，那是奧海涅某大學教授的妻。雖然爲室家所累，但她仍將一腔的熱情，宣給世人傾聽；她在一八五二年印行的集子，就證明他在文學區域中偉大的成功，也是我國的前所未見的。第一天出書就銷了三千本，一年銷三十萬。英國有十八家書店同時印那本書，銷數達一二百萬。這書譯成二十國文字——在阿美尼亞和芬蘭，上自皇宮下至艸舍差不多是人手一編的——意大利的農民也給震撼了；教皇後來就下禁令。也給改編爲戲劇；巴黎戲院中上演過，國中其他的戲院也是非此不上演。牠竟如此激起了巨潮，搖動了民衆；在蓄奴的省裏，孩子們往往搗了一捆黃色封面的小說書，來往在火車和輪船上——前後恐怕祇有這一部廢除奴制方面的文學書，給南方人也讀到的。

「黑奴魂」，正和「香客旅行記」，「羅賓遜飄流記」般得到文學界中的一席之地，在文學家未發現前就成了經典。到如今，牠既有着歷史的價值，一說起彷彿仍然很時髦的——便是再隔了五十年，也不失爲一本流行的小說；改編的戲劇，給二三十個公司輪流地排演着，聽衆則每星期有到五萬了。

當時的批評也是很驚奇的：惠底歐和海涅，勞惠爾和潘爾矛斯登，麥考萊和喬治桑都是大大的讚譽。實際上，文法的錯誤也在所未免的，每個銜接處也不免有點兒不順；可是一個

人不論在第一次或是第念次，能夠連讀牠數百頁而不倦，那也是無奇的事。在美國的小說中，至今無疑地還是一部最有靈感的東西；也許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第二部作品更能將「婦人」的忿怒和悲慘刻畫出來了。

那個問題解決之後，政治家都想有這樣的工作——據那位嘲笑獨立的紀念的羅甫·凱底說，這種工作是「可以徵得二百萬反對奴制的人。」當然，效果並不是立見的——但是對於「廢除奴制者的報紙和講演上的呼聲」顯然是給與了激刺的動力；這種呼聲呢，據韋勃斯忒的經驗，以為遲早要惹怒了總統的候選者。

愛倫的父親就在緊張中讀到那書了。那孩子聽見他在談話中斥責牠「蔑視了黑人的情感，」並且在以後的半年中往往說起這話的，也幾乎在人家問到他對於「黑奴魂」的意見時，引爲口頭禪的答語了。然而一個人對於自己方面太以熱心地辯護，往往要使孩子們傾覆的。對於這位不莊嚴的南方人湯老爹，起了不少的「攻駁，」其中有一種說法是愛倫認爲純正的。結果呢，爲了他好奇心的激發，在一八五三年的聖誕節，從書店中買了一本藏在他房裏了。

愛倫那時還只十五歲，沒有抗拒這故事的能力。當着一個永不可忘的夜裏，他讀了，一方面替這般掙扎在黑暗中的人類表示同情，一方面覺得罪暗黑暗的根原，還是由於南方的

「畸形的組織。」

溯自愛倫有生以來，只夢想到少掉了些什麼，這少掉的東西又不能拿別的來彌補——那就是母性的慈愛；這裏是一本母性的書，每字每行，彷彿叫他親近着母親的靈魂。除去了在這作品中的母性的慈愛，什麼還使得許多民族震駭：一種母性的熱狂的仁慈，母性的瘋狂的擁抱，對於「破壞」，殘酷，創傷和死亡的驚怖？這婦人她會埋葬過小孩，那是叛背了她一部的靈魂；一切的情愛，即使是低微，都在這書中表現了出來。她彷彿說：「我難道沒有在各種方便中保護過他們；或難道沒有從你們所夢想不到的苦痛中產生了牠們？我難道不是在長時期的疲乏中撫育他們呢？他們既是我肉體和靈魂的部分——而如今你們却要摧殘他們？」

在三年中間這孩子生長起來他也會知道黑奴的裏邊有着「同我們」一般的情感。愛倫是彷彿這故事中的參議員——他當初曾主張過交還黑奴，但假如有一個黑奴出現在他的面前，且有到一種顫抖的神情，則他立刻會變做一個廢除奴制者和「黑賊」。他時常盡他的可能來爭辯，因為他的地位使他不願解放黑奴，然而結果他終於被那故事所感動，而同時他心裏感受到十分痛苦，一個人去暗暗地哭；可是他末了還是揩去了眼淚，又來讀這個故事。當他從全神貫注中還復了知覺，差不多將讀完那本書，而這時候天是已快破曉了。

這孩子，他捻息了電燈，想要使自己睡去，然而事實上又不可能。隨後他走下樓梯的時光，他臉色泛上那灰白，兩眼則變成了通紅，這不得不使他父親驚奇了。愛倫用頂圓滑的話來撒謊，他說自己有點不舒適，夜裏因之也沒有睡去；在方便的機會中離開了他父親，這孩子又回到房裏瘋狂般地沉浸在故事裏面。他於是讀，而讀到最後湯老爹臨死的一幕，那種情緒與筆法的緊張，他委實不能抑住着自己；在黑夜與恐怖中間，他便和這老黑奴的靈魂作一次宣戰，且在他闔上那書的時光，額上是滿有細粒的微汗。

愛倫一個人深嘗這種憂愁，有到一個星期，他還不向任何人說起；最後，這情緒實在不能使自己堅忍下去，於是他溜到了叔父的家裏。偶然遇到了奧底斯教授從自己家裏出來，他立刻便捉住這教授的手臂到客廳裏去。

他很快地說：

「威廉叔叔，你一定要救我！」

他叔叔很奇異的詢問這原由，於是他低低的說：

「我已經讀過『黑奴魂』了！」

「唔！」叔叔帶了一種遲疑的神情。

而愛倫又緊接着說：

「我已讀過了兩遍，啊，這真是可怖！」

那教授輕輕地將手臂放到那孩子的肩上，同時說：

「可憐的孩子，那可糟糕了！」

「威廉叔叔，你要告訴我一點——一點真實！」

「愛倫，我是可以的；然而要我講什麼呢？」

「我要知道那麼可憐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我要知道那麼可怕的事情是不是會發生的？」

「愛倫，這的確是事實，」叔叔回答說：「而且我知道過幾件案子。」

「我不相信！」他衝上來去很急的說：「這種事是世界上所不允許的；民衆一定要反抗他們！」

「愛倫，民衆固然是反抗他們，」教授說得非常莊嚴，「但是他們那樣做，就是所謂主張解放黑奴者，然而沒有一個人會相信他們。假如你不信，則也不妨你自己親身去經歷一下。」

「我要去親身經歷一下，」愛倫是有着一股熱烈的神氣，「我要知道那個真實，我要！我要！」

奧底斯拉近了這孩子，用了皺緊的眉頭來緊緊注視他。

這一瞬間突然有一閃的光亮在這教授的腦際拂過，他看到那孩子說：

「愛倫，我將告訴你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今晚我有一個約會，但我想例外的和你一起去。我很記得一月四日這一天，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不能失之交臂。你便在這裏吃了晚飯，夜裏我們將一同去聽一點有趣味的東西；我現在不必告你什麼東西，但在那機會中可以堅決你的意志。」

他們便到了一個戲院子裏去。彷彿這教授不要這孩子有一點無邊的幻想；他們是坐在車中，假如有一個機會那孩子可以看到一種記號之前，教授便很快的將他轉過身子去。

聽衆好像比普通的人還要溫雅一點；突然有一個好奇的念頭飛上愛倫的腦際，他轉過身低低的說：

「威廉叔叔，莫非這便是解放黑奴的會嗎！」

那教授說：

「不，不一定是的。」

於是愛倫又坐得很端正了。

他耐忍地等候着，在聽衆熱烈的鼓掌中——他突然地一跳就坐到了前面，而他的嘴跟着

大大張開了。一個跳到講台上去的人，穿着夜服而對聽衆微笑，他是很偉碩且有蓬鬆的頭髮的黑奴！

奧底斯靠緊的把自己的手放在他姪子的背上，似乎要馴服一只倔強的小牛；愛倫有點喘息的倚假下來。大概有半分鐘時光那黑奴立在台上鞠躬；在聽衆的鼓掌停止後，他便將兩手交叉在背後，張開了嘴，開始演講了！

（第六章完，全書未完。）

短篇小說的構造法

余楠秋

短篇小說是近來狼時髦的一種小說；無論是在雜誌上，報紙上，或是名人的集刊上，我們常時可以看得見短篇小說的出現。其中有些狼能引起讀者的興趣，與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也有許多是凡庸而不值一讀的。固然，短篇小說本來是短篇，讀起來並不吃力，加之又是一些人生的事實，自易引人入勝；不過要是作者沒有一定的標準，不採取一種方法寫下去，他決不能希望讀者得到如何的感想，又何價值之可言？所以我們對於短篇小說的構造法，應當加以研究，看怎樣寫法纔能得到相當的結果，怎樣做法纔能使人回味。以下所談，為短篇小說構造法的討論，一方面根據許多小說名家的材料，一方面參考短篇小說構造的理論。

短篇小說有兩種最普通的寫法：一則用第三者的眼光，一則用第一位單純的觀察。有時也可用日記方式，通信方式，或會話方式，但是並不普通；名家偶然用之，也不見得如何出色。現在僅就前兩種最通普的方法來談談。第一，用第三者的眼光的寫法，是最普遍，作者狼能應用於小說的需要；因為這種寫法可以使作者統知全局，不管甚麼人物或地方，他們的思想語言和牠們的背景，莫不先知。作者不應當下甚麼評語，只就事實直接的陳述。然而有

許多著名的短篇小說作家，常時違背這個原則；他們常於一篇短篇小說中，指出道德的觀念，或是把自己的哲學穿插進去。不過他們寫得極其自然，絕對地不使讀者生厭。初學寫短篇小說的人們，最好是不把自己的意見參入。第二，用第一位單純的觀察。這種方法，有一個最顯著的優點，就是個人的眼光可以增加人家的信仰，雖說對於全知方面業經限制。間常也有兩法同時採用的，但作者須非常小心，否則真實的描寫將立刻變成無秩序的印象，令人無從捉摸，一篇小說就會完全失敗。寫短篇小說者絕對不應當存着妄自尊大的心思，若一存此心，則讀者的同情心，必至一筆抹殺。一個寫自傳的人，就是寫反對自己的一篇故事。最好的方法，是把要誇獎的話，借書中次要的角色口中說出來，即可免去此種困難。有許多短篇小說名著，是把作者移做一個副角，由他的眼光觀察一切，批評一切，結果是非常有效的。把以上兩種普通寫短篇小說的方法比較起來，彷彿用第三者的眼光的方法，最能適用，並且用得最普遍，因為既無自倨的態度，又可無限制地陳述意見和事實。

研究現代短篇小說的構造，我們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原理。全部的組織，自然是富有伸縮力。英國名小說家威爾斯 H. G. Wells 說：「無論是怎樣的一種狠光明而行動的努力，或是可怕的，或是感情衝動的，或是滑稽的，或是美麗的，或是慎重而有光輝的，只要有這原理，費十五分鐘至五十分鐘大聲的朗誦，就可以說是一篇短篇小說。」大部分的短篇小說，

我們若是把牠們的構造解拆起來，可分爲三段，即（一）首段或開始，（二）正體，及（三）最高點與結局是也。全篇的成分，則靠（一）結構，（二）人物，和（三）背景三項。所謂最高點者，是指結構中間到了最緊要的關頭的一點，必使讀者得到一個狠深刻而又清楚的印象，無論那印象是驚慌，畏懼，快樂，或別種情感。從這一點起，那篇小說必定要迅速地走到那不可避免的終點。最高點有時與結局合而爲一的，這是看作者的寫法。短篇小說的構造，常常須受時間與地位的影響；牠的動作，應當牽連而無間斷。但是描寫動作的時間，是不拘長短的，有時一兩千字長的短篇小說可以管到一百年的事實。普通講來，寫獨幕劇的原理，都可應用到短篇小說上面去。動作應當佔據很短的時期，在地位一方面，也是應當如此的。全部的動作，可以在一間房間內出現；這個極能維持所謂「統一」的原則。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的分別，這也是一要點。當一篇小說的事實漸漸描寫出來的時候，讀者的興味必須慢慢增強，一直到了最高點，他的全副精神，就貫注在這個上面，而作者所希望於讀者的情感和効力，應當完全在此表現，然後即行收局。不過要達到這個目的，作者須得於動筆之先，詳細地精密地計畫一篇小說的基礎，背景，空氣，人物，和種種的描寫。這種描寫，不是一種普通簡單的寫法，却是一種授意的寫法；而授意的寫法，又以間接比直接爲佳。所謂直接的授意法者，如用強烈的形容詞，在一句話內，即能激起人家的情感；而間接的授意法，則如用對白

或偶遇來描寫人物及情感。間接的授意法，來得極其自然，使人於不知不覺之間，得到一種情感。這種描寫的技能，是很值得研究和實習的；也就是在這種技能上，可以分得出好的小說與不好的小說。我們現在把短篇小說裏面的開始，正體，和結局三段，再詳細地分開來講。

一，開始 無論是甚麼文章，第一段的要緊，是盡人皆知。這一段可以說是作者的一封信介紹信；就在這一段的裏面，讀者的興味必須馬上引動起來。乾燥無味，毫無目的的導言，徒然使讀者起一種不良的印象。現代的短篇小說，簡直是沒有導言和小序的地位。一個拉胡琴的音樂家，可以在未拉之前試試他所用的弦線；但是一個作者是有沒有這種權利的。短篇小說的開始一段，應當立刻到題，恰得其當。滑稽的故事應當有滑稽的開始冒險愛情，神祕等等的小說，也應當有牠們的合宜開始，使讀者預備接受這篇小說的用意。雖然有時不一定第一段就到題，但是總以愈快愈好，這一點作者常常不自知覺地跟着這個原理走去。大抵作者的目的，總是要使讀者願意讀下去，所以我們或者用一種所謂形容的開始，或者用對話式，或者立刻講到動作上面去，務必使讀者興味濃厚，得到全篇的用意。一個很老的方法，是用開始的幾段指出道德或人生觀的真銓，與小說僅僅發生一種間接的意義；這種方法，現在已經是不大用的了。「就事論事」的開始的方法，雖說是有許多名小說家曾經用過，但是初學者

是不應當模倣的。故事中間的故事，似乎有一個好的導言為可貴。形容的開始在諸方法中，比較上是用得最多；這種開始，不宜於乾燥，或是過於普通，更不宜使讀者一下就把這篇小說完全吸收到腦海裏；~~都是~~是應當簡潔，有勁，使讀者彷彿得了一幅興奮劑一般。有時候第一段僅帶報告之意。這種意思，也是一個弱點；萬一不能避免這個用法時，也須用得極有興趣，並且只能偶爾行之，來得自然纔是。最好是把事實分插在全篇小說裏面，不着痕迹。開始應有的人物，環境，與空氣的描寫，不把牠們分開而又能引人入勝，這是極為難得的。

除開形容的開始之外，又有對話式的開始。這個方法用得很少；在一九二三年七月美國所出八種雜誌的七十二篇小說中間，只有八篇用這個方法開始。這個方法不用則已，如果用牠，必須要一下就能夠打動讀者的心。最有用的，是一種滑稽愛情故事，我們須懂得，對白是要把人物，背景，與偶遇襯托出來，立刻引人注意。開始還有一個方法，就是講到動作上面去。這個方法，現在有一種顯明的趨向，似乎採用得很多。有一位主筆先生說：一篇小說倘若不能從中間開始，至少應當站在結構的門檻上。這種現代雜誌的方式，並不用人物與背景的描寫，而常將牠們於無意中插入，使讀者全能明瞭。以上所述的幾種開始方式，用時也不拘一定，只看作者如何能夠利用，達到他所希望的目的為標準。試讀名家的小說流行的小說雜誌，看牠們怎樣用法，怎樣地得到好結果，自然就會有實益。總而言之，開始必須能

立刻引人興趣，有一定的目的，開門就能見山，不跟俗例，自得其法。

二，正體 把短篇小說的寫法分成三段，實際上講來，容易使人誤解；讀者或以爲一段歸一段，不相混合，這是大誤。其實牠們絕對地沒有分開的界線，而且常時三者混合在一起，分不出段落的起合。就是牠的裏面的結構，人物，背景，和情感等等，也是一個整個的印象，不能夠把牠們分開的。一篇小說並不是機器，可以隨便把牠一塊一塊地折開來察看。但是我們可以解剖牠的實質的成分，用時要了解牠的變化的幻妙。當最初一篇短篇小說寫出的時候，牠並沒有一定的規則或樣式；後來經過許多時日，得了藝術上的進步，才漸漸有今日我們所謂理想中的寫法。然而我們也絕對不能夠說，因爲我們懂得一些原理，就會寫得很好的。歸根說起來，還是靠着作者能運用心靈，參讀名家的著作，模倣牠們的神情，才能得着較好的成績。

短篇小說的結構，當然是很重要的。作者的困難，大都是在如何把肉放在骨頭上的問題。一般人的錯誤，是在一篇裏寫得太多；過於冗長，於是分配不勻，而結構的妙處，遂至模糊莫辨，正好像一隻油魚，把牠的脚四面伸出一樣。所以作者的能力完全在他的選擇，辨別，——有時甚至於切斷，——上表現出來。一字應當有一字的分寸，各方面必須尖利而明顯；小說裏面所有人物，情感，遇合，種種，均須有明白的表示，而最要緊的，是牠能夠動

作，向前走去，一氣貫澈，直到最高點爲止。每段每句，都有明顯的步驟。有時有人以爲除開背景，環境，或本地色彩之外，應當有一種詳細的說明的必要；這也是確實的。不過這種說明，務宜簡潔，立刻讓出地位把結構襯托出來。冗長的說明與描寫無存在的價值，而偶然插入的形容辭句，頗能增加短篇小說藝術的光輝；所以直接的陳寫，是絕對地不宜有的，而間接的授意，却是非常有效力。當寫事實的時候，並不限定事事都寫得詳細，正如圖畫裏面的黑白，常使人家的眼睛作一種的描憶。在小說裏面，讀者的記憶力得着許多背後的連鎖的意思，這就也算是把這個圖畫完成了。譬如說，一個人有一條大的紅手巾放在他的口袋裏，倒不如說一個人用一條大的紅手巾抹他的額角。如這樣的將紅手巾帶出，既來得自然，又能把事的動作，或這篇小說的要線顯出。本來正體就是一篇小說的本身；開始實在是已經將這篇小說現出；即令不然，也是預先開了一條路。至少讀者心裏明白，知道他將要得到怎麼樣的一種反感，所以他是很願意接受牠的裏面的人物和背景。在這一點上，讀者或者覺得結構的概略是與一篇小說的動作不同的。不錯，在結構上，事實的結局是隨因果而定；這個果常常出現在先，因爲要引起讀者的興趣，事的動作在一篇小說的後文方始慢慢地一步一步透出來。偵探或神祕一類的小說，是一個很好的例。一件命案發生了，讀者與偵探同時在這篇小說中，暗中摸索，一直到最後，方始將神祕洩露。這種懸崖勒馬式的寫法，是非常有力

量的。結構之所以異於普通簡單的敘述者，也就是在這一點。一篇小說的線索，是由緩緩地混雜起，到了中間，忽然一件事情，引起了讀者的好奇心，然後許多高點繼續地顯出，等到了最高點，即行結束。

我們若是把正體的組織詳細分析起來，常時人物是為結構所遮蔽。小說家史梯芬生(Stepenson)的話，人物應為偶遇所支配，這是很近情理的。但是有許多作家，甯願把結構從人物中發展，不願把人物從結構中表現；這一點也須看作者的意思。有些小說，內中有很多的動作和偶遇；在這種小說裏面，人物當然是次要的。有些小說，却以人物為主，則結構似乎又見重要。在這兩種的寫法當中，若是作者寫得好的時候，讀者很難分出。結構與人物既有這樣的密切關係，作者的藝術也就在此出現。關於偶遇多少的支配，則變化無定。雜誌裏面的短篇小說的偶遇，甚或至於佔去五千字的地位，而有時注重描寫人物的小說，差不多沒有偶遇的地位。講到偶遇的描寫上，我們可以把牠分為兩種：一種是屬於結構本部的，一種是局部的；其目的在使小說進行的順利。第一種是固定的，第二種則靠着作者的意思，隨時改變或增刪。由局部的偶遇引到結構本身上重要的偶遇，這種經過的中間，可以使讀者聚精會神，懸心吊胆地一氣看下去。就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出一篇小說的好壞。但是在讀者懸念的中間，我們也應當使他預備接受牠的結果；這個結果並不是固定的，或則奇峯突出，或

則引馬歸槽，均須近乎情理，確有自然的聯絡。在這裏作者應當格外注意的，就是他不能把人弄得昏迷，線索也尋不到，則文章未免紊亂；作者的目的，是在求一個良好而有深刻的印象的結果，不是專門使讀者長久的擔憂。

一個較難的問題，是關於情感的寫法。短篇小說的原理，在能使讀者得到一種情感，不論這種情感是同情，畏懼，快樂，憂愁，或激動。一個人只要有一點寫小說的天才，他總可得到使人感動的效果；如果能夠把材料好好地組織分配起來，其收效必然更大。在這裏間接法是較直接法為好。譬如描寫妖怪本身的可畏，反不若描寫看見妖怪的人的驚懼的情態。「我不期然而然地把我的恐懼聲音叫出來，」「她的面色慘白，她的嘴唇發硬，她簡直嚇得不能發音，」像這樣的辭句，我們可以常時在小說中看見，都很能激起讀者的情感。至於情感之產生，則作者並無一定的公式，常看著名的小說，可以得着許多的方法。用譏刺，發怒，驚歎的筆，很能發生情感的效力。姿勢是常用的法子，如「握着拳頭，」「聳肩」，「手足顫動」等等句語。對白也是一個很有效果的法子；講到話的中間，把話頭打斷，尤能激起人家的情感。簡短的話，而能包含深意，這個方法同樣有力。初學者不妨將名家小說中之最能動人的辭句，摘錄下來，詳加研究；或者看見一段好的動作，用自己的字重述一篇，再與原文比較一比較，就可揣見名家作法的妙處了。莫泊桑的「頸珠」，最能表現摘要除繁的方

法，讀者仔細研究，可以得着莫大的益處。動作的着筆，最要的是去掉不需要或無關連的材料；選擇的功夫，完全在作者的能力。有些東西，可以聽讀者運用他的想像力，許多不關重要的說明與討論，儘可刪去。總而言之，正體裏面，要使讀者感着興趣，聚會精神地一直讀下去，得到一個連貫的印象。短篇小說的讀者，是一個極好的批評家。若能自己讀，自己研究，自己批評，所得更大。

三，結局 在一篇小說結局的裏面，可以看得出作者的心力。因為結局是要使讀者得到一個深刻而不易忘記的印象。這個就是最高點的重要。無論全篇裏面所寫的是甚麼，結果都要歸到這一點的上面。所有的興趣，到了這裏，必使其集中，讀者應當覺得彷彿着了雷電一般，不管這一點是最後的驚奇，或是公理戰勝強權的結果，或是極可悲痛的命運。短篇小說的結局，也看牠的性質以爲定。神祕和偵探小說需要一個解釋，愛情小說有一種照例的愉快的收場，哲學小說指示道德的圓缺。如此等等，各有各的寫法；但是都要自然而有力，使結局前的動作慢慢地趨向這一點上去。每一個字都是要緊，每一句話須要仔細試驗看，究竟有無實力？有些作者在寫的時候，先把結局寫好，再回頭寫開始和正體。這個方法可以使全篇的力量得維持牠的均勢。最高點必定要顯著而又使人心服，要讓讀者覺得沒有機會可以批評。同時又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結局，既與上文銜接，又在情理之中，這是應當注意的。寫結

局有兩層危險：一層是作者把牠無意識地延長，另一層就是不近情理，與前面所講的毫無聯絡。所以要試驗最高點，就是等牠一過，讀者的興趣必定鬆懈，而這篇小說也就立刻結束，若有遲延，則馬上可以變成牠的致命傷。有時最高點就是結局，有時最高點之後，尚有一個團圓以終其局。這種團圓的目的，是要去掉讀者中心的疑點，所以實際上是帶着解釋的意識。團圓的根基，常時造在全篇的鎖健句語之內；這樣的寫法，是有戲劇的寓意。作者應當能夠瞻前顧後，然後才能得到好結果。短篇小說寫成後，作者必須重新多看幾遍，再加修改，不獨使前後能互相照顧，並且要試驗牠的結局是否能給與讀者以相當的印象。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寫成之後，大聲朗讀，看中間有無不合之處？構造是否鈍拙？思想是否近乎情理語？句是否相宜？這種自靠自修改的方法，可以訓練本人批評的能力，增進自修的功夫。學短篇小說者，其共勉之。

(2) 譯選著名與作創

書名	著者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沈從文甲集	沈從文	一元二角	沈從文先生的作品是能抓你的感情一氣讀到底，不會使人疲倦，而只是使人感覺得愈多無厭的。這本十萬言的小說集是夠你過癮了。全書包含六個短篇，一個中篇，都是他最近精心結構的傑作。
寒夜集	彭芳艸	四角五分	本集的作者向以冷峭而緊張的作風見稱。其態度之勇進，思想之深刻，尤為馳譽。本集所收，為苦酒集發行後之短篇作品精華。其中之一愛與仇一諸篇，不特表示作者對愛之更往直前精神，且能具體表出作者對人生之真實態度。
在世界盡頭	王魯彥	七角	本書內容包含九個短篇，都是世界聞名的作家的著作。王魯彥先生用他的神妙整潔的筆調翻譯出來，使我們讀者，更會加添了無限的興味。
都市	辛克萊 彭芳艸	一元	本書以紐約資產階級為對象，描寫他們的慾望，墮落，卑劣，……可謂淋漓盡致了。高爾基對美國去募捐，受盡美國上流人士的奚落，而他將此書題作「獻給高爾基同志」，可見他著此書時之動機與心情，因為他也被美國資本家，新聞記者及喜讀辛克萊作品的讀者們，不可不讀此書。
西伯利亞的戍地	馬可維 林疑今	一元四角	作者是個牙利著名的作家，於一九一五年被俄國捉為俘虜，在西伯利亞各處獄中流浪五六年。階級的意識與驚人的天才，使他加思索地寫了這部三十萬言的巨著，前年在匈牙利出版，銷路方面打破匈牙利出版界最高紀錄。作者因而一躍為當代有數的文豪！現已譯成十三國文字，與雷馬克的西線無事一同受全世界熱烈之歡迎。

文學的意義之新解釋

竹友藻風著
張資平釋

一切的考察或研究都是從懷疑出發的。有時一般以為明瞭了的事實，究其實，並不是真正的明瞭。在論事實之明瞭與否之前，當先知何謂事實。

懷疑或有疑問，並不是不相信。其實此時祇以考察或研究代替信仰而已。我們是相信地球之自轉的。但是在最初對地球之自轉若不懷疑，則今日當無地球是否在自轉的問題，因之對於地球之自轉也無所用其考察或研究了吧。故知思考是以懷疑為前提的。

耶穌立在 Pilate 的面前宣言：

“……I am a King, To this end was I born, and for this cause came I into the world, that I should bear witness unto the truth. Every one that is of the truth heareth my voice.” (St. John, XVIII, 37.)

在耶穌，他所說的真理是極明瞭的事實。但在 Pilate，對於耶穌所說的真理却全無理解，故反問耶穌？“What is truth?” Pilate 並不是為要研究真理而反問的，也不是為冷笑耶穌而說這句話的，而是 Pilate 之對真理的懷疑；這是可以由他繼續着向猶太人說話的態度

證明的。因為他出來對猶太人說：“I find in him no fault at all”。

但是真理之考察是以這個疑問為出發點的同樣，以文學為考察之對象時，最初也會遇着這樣的疑問，即文學究竟是什麼？

文學是一種事實。文學是明瞭地存在着。誰都相信文學之為事實及存在。只有以文學為考察之對象的人才對於這個命題致疑。若不懷疑，則無所用其考察。詩人之論詩，常常說得似成一個信條，而不是考察。W. Wordsworth 說，“Poetry is the image of man and nature”。但他只是述他關於詩的所信，對於詩本身却完全沒有說及。（參看他的“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 1800）但我們若以繪畫或雕刻代替詩，說它們也是 image of man and nature，又何常不可。Wordsworth 又說：“Poetry is the breath and finer spirit of all knowledge; it is the impassioned expression which is in the countenance of all Science”。（參看同書）對於 Wordsworth 的這個定義，我們若代以哲學或宗教，在理論上也不致有何等的矛盾吧。但我們若會 Wordsworth 本人調和前後兩定義時，恐怕這位詩人也無法處置了罷。Wordsworth 對於詩算是有深研究的人，仍不能立於遠離開詩的地方對詩加以考察。其他則又何說。上舉詩之二定義只是 Wordsworth 就於他本人的詩及他所信之詩二方面而說的，決不是對詩本身加以考察。Wordsworth 所述雖無錯誤，但不是對於詩之特

質所下的定義。

詩人並不考察詩，遇必須發表關於詩的意見時，不得已只能像耶穌之說真理那樣去論詩。至以文學為考察之對象的人，在一方面是始終嚴守着 *Pilate* 之立場的。病人之論疾病或許足於供研究疾病者之參考，但不能承認它為疾病的診斷。若以 *Wordsworth* 會這樣說，*Shelley* 又會這樣說，故文學的定義是這樣的，因而急急地編成文學論或文學概論；那何異於無能的醫生以為頭痛便是腦病，腹痛便是腹膜炎。關於這一點，批評家和論文家更很格外留意。*Charles Lamb* *William Hazlitt* 固不消說，即 *Raskin* 和 *Arnold* 的文學論，也不能未先加考察而遽然引為文學論的根據。他們總算是在文學裏面說話的人，若按耶穌之例來說，則他們都是真理的信徒，但耶穌的信徒是無能理解 *Pilate* 的立場的。像這樣地，批評家或論文家，縱令極力去說明，但在文學論上，不一定可以成為決定的斷案的。

以上所述主要目的是在說明「懷疑是考察的端緒」。但同時要申明對於對象之信仰，在考察者是一個應有的重要資格。不信病苦之存在的人，決不會要求診斷的。不相信 *Wordsworth* 所說的詩的存在的人，也決不會思考 *Wordsworth* 的說話是否適於詩本身的定義。信仰是體驗。沒有疾病的體驗的人，決不會相信疾病的存在。不以詩人之心為心，也決不會相信詩的存在。假定沒有詩的體驗，而又能為相當考察的人，則這個人作一個考察者的資格

作，向前走去，一氣貫澈，直到最高點爲止。每段每句，都有明顯的步驟。有時有人以爲除開背景，環境，或本地色彩之外，應當有一種詳細的說明的必要；這也是確實的。不過這種說明，務宜簡潔，立刻讓出地位把結構襯托出來。冗長的說明與描寫無存在的價值，而偶然插入的形容辭句，頗能增加短篇小說藝術的光輝；所以直接的陳寫，是絕對地不宜有的，而間接的授意，却是非常有效力。當寫事實的時候，並不限定事事都寫得詳細，正如圖畫裏面的黑白，常使人家的眼睛作一種的揣憶。在小說裏面，讀者的記憶力得着許多背後的連鎖的意思，這就算是把這個圖畫完成了。譬如說，一個人有一條大的紅手巾放在他的口袋裏，倒不如說一個人用一條大的紅手巾抹他的額角。如這樣的將紅手巾帶出，既來得自然，又能把事的動作，或這篇小說的要線顯出。本來正體就是一篇小說的本身；開始實在是已經將這篇小說現出：即令不然，也是預先開了一條路。至少讀者心裏明白，知道他將要得到怎麼樣的一種反感，所以他是很願意接受牠的裏面的人物和背景。在這一點上，讀者或者覺得結構的概略是與一篇小說的動作不同的。不錯，在結構上，事實的結局是隨因果而定；這個果常常出現在先，因爲要引起讀者的興趣，事的動作在一篇小說的後文方始慢慢地一步一步透出來。偵探或神祕一類的小說，是一個很好的例。一件命案發生了，讀者與偵探同時在這篇小說中，暗中摸索，一直到最後，方始將神祕洩露。這種懸崖勒馬式的寫法，是非常有力

說，的金字塔。因為這個缺點，他的精緻透澈的理論遂減少了不少的價值。因根據明白地是謬誤的，縱令前提的結論在理論上雖無錯誤，但不能獲得信用。這是從來人所素知的道理。」

精神分析學者的論說，雖在最真摯的場合，仍多是醫學上的論說，而與文學無關係。由心理學，社會學，或言語學的立場研究文學，雖能提供足於為文學論之參考的資料，但完全離開了文學本身之例不少。我們並不是常與 Clive Bell 同意見，但如他所述的那樣美學者或文學論者，却不乏其人，這是事實。今日頗得眾望的科學的批評家 I. A. Richards，豈不是這類的文學論者麼？

“It may be held that there is some unique kind of mental element which enters into aesthetic experiences and enters into no others. Thus Mr. Clive Bell uses to maintain the existence of a unique emotion—*aesthetic emotion*—as the differentia. But psychology has no place for such an entity”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p. 15.)

（意譯：有人以為有一種特殊的心的要素，——只屬於美的體驗，而與其他種類之心的要素完全不同的特殊的心的要素存在着。故 Clive Bell 常主張作這個類差的特殊的情緒

——美的情緒——之存在。但是在心理學上是不承認有這樣的特殊之實體的存在。）

Richards 在他的『文學批評之原則』第二章『沒有實體之美的狀態』(The Phantom Aesthetic State) 項下欲證明如 Clive Bell 所說的美的經驗，美的情緒，或美的樣式等之不存在。不過縱令如 Richards 所說，在心理上雖不能容許美的情緒之存在，但文學論不是心理學，故承認美的情緒為文學論上之一個類差，亦無大過吧。在十七世紀末葉 John Dryden 曾明瞭地下過定義的，(Dryden: "Essay on Dramatic Poesy"; —— "Essay of J. Dryden", Selected and edited by W. P. Ker, Vol. I, P. 107.) 在十九世紀初葉浪漫主義者也會大加議論過的 imagination 和 Fancy 的區別，在心理學上或許不能存在，但在文學論上是完整地存在着的。誠如 Walter Pater 所說，當詩人認識題材的時候，或詩人把自己集中於作品裏面的時候，作強勢的高低程度的區別之 imagination 和 Fancy 的區別，實際是解釋 Wordsworth 或 Coleridge 的思想時的貴重的概念。(W. Pater: "Wordsworth" in "Appreciations" pp. 39—41)

故我們立於一個 dilemma 之上了。不離開文學，則不能觀察文學。又不接近文學，則不能認識文學。然則如何而後可？即我們將如何地解決這個 dilemma？

生活於文學之中，雖能認識文學，但不一定能考察文學，既如上述。但從他一方面說，

他們之不考察亦有相當的理由。他們既自爲體驗，視文學爲自己之所有，則文學之存在無比這個更確實的了。Dryden 又說『詩人墮落的時候，即批評家產生的時候。』（*The Corruption of a poet is the generation of a critic*——“*Dedication of Examen Poeticum, being the thrid part of Miscellany Poems*”; “*Essays of J. Dryden*”, selected and edited by W. P. Ker, Vol II, pp. 2—3.）

一般對於詩論或文學論，作成意識的體系時，大概是創作力衰頹的時代。先秦文學之後有六朝之批評文學，又在晚唐時代詩話詩論極見盛行，即是此故。希臘文學之全盛期是在紀元前五世紀。不單文學，即與國民生活全般有關係之文物，亦以此時代爲最發達。但在這個光榮的百年間，如文學論一類之著述，可謂全無。此是極足注意的事實。

“The great Centuries of Greece were singularly free from any theorising about the principles or meaning of art and literature, for the artist was the humble and unquestioning servant of the State, active at great public festivals or in the adornment and building of the city's temples or on occasions of social union and enjoyment. It is only when the vitality of the city-state began to fail in the fourth century B. C. and disintegrating forces made themselves painfully evident in public life that plato

accused art of being one of those forces and preached the necessity of putting it in leading-strings" (G. M. Sargeant: "The Substance of Greek Tragedy" in "Classical Studies", p. 39.)

(意譯：當希臘盛時，關於藝術及文學之理論完全是放任的。因為藝術家在這時代，是國家之謙卑的絕對服從的公僕。他們只為大典禮及都市寺院之裝飾和建築而活動，或為社交的集會及享樂而活動。至紀元前四世紀，都會——國家的活力始漸衰頹，分解力在公民生活上很慘痛地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後，*Plato*才出來非難作那種分解力之一的藝術，並指摘出對於藝術有加以限制的必要。)

上述議論是 *Sargeant* 的考察，可謂得其正鵠。我們並沒有聽見過 *Pericles* (有名的雅典之政治家，雄辯家，495?—429 B. C.)。討論過修詞學，也沒有聽見過 *Aeschylus*, *Sophocles*, *Euripides* 等悲劇詩人或 *Pindarose* *Bacchylides* 等抒情詩人曾研究過詩學。在希臘文學中，近似文學論，而曾表現於文字上的，唯有 *Aristophanes* 的喜劇「蛙」裏面，描寫 *Aeschylus* 和 *Euripides* 的論爭之一部。此恐怕是世界最初的文學論吧。

Aeschylus 先問……

"Come, tell me what are the points for which a noble poet our praise obtains?"

[Aristophanes: "The Frog", translated by B. B. Rogers—i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I. 1008)

(意譯：那末請告訴我，高貴的詩人是怎樣地獲得了我們的讚賞呢？)

Euripides 回答說：

"For his ready wit, and his counsels sage, and because the citizen folk he trains.

"To be better townsmen and worthier men" (同書 II, 1008—1010)

(意譯：由他的敏捷的詩才和聰智的助言，並且因為他訓練市民為更完好的更崇高的人。)

這樣的問答，對於詩是否能給與正當的解釋，今暫措勿論。不過由這些問答，我們可以

明瞭地知道 Aristophane 對詩之存在曾加以考察。詭辯哲學者 (Sophist) 們 Protagoras (490—415 B. C.), Gorgias (485?—380 B. C.) 等之論詩，大概是在這時代或在這時代以後。

紀元前四世紀，因瑪其頓尼亞之勃興，希臘全體遂開始崩壞。Plato 對於這個問題致疑益深，於是更擴大他的考察範圍，終於從他的『理想國』，把詩人放逐出來了。詩是什麼？詩人是為何而存在的？Plato 本人是喜歡詩的，有時候他的素質完全和詩人相髣髴，故這些

疑問反促進了他的深刻的考察。據 Plato 的意思，詩人是受着靈感 (Inspiration) 的作用，他們的恍惚態度是近似巫覡的瘋狂，或鬼神的化身。這雖說是他以 ironical 的語調寫的，但在“IO”或“Phaedo”書中，由有名的章節證明了的。又 Plato 說詩的表現，不過是一種模倣，這也在“Republic”和“Laws”兩書中可以明認出來的。由此觀之，後日 Longinus, (希臘之有名的批評家哲學家 210^o—273) Aristotle 等在理論上肯定文學之根據，Plato 在先已經充分知道了的。他雖承認這些事實，但他對於文學之存在及其必然之問題，則沒有加以思考。他不單不以加思考，他反以為這些事實愈顯著，則對文學愈須警戒。有時且須遠離開文學。他是先以成見臨文學的。他所視為哲學的思索的對象之國家，預定它在社會上或道德上都是理想的。故不論文學或美術，對於這樣的國家之創設若無所貢獻，則不論文學或美術有如何的神祕之力，或 Plato 本人如何地承認它們有神祕之力，在理論上仍然是應當由人類社會排除出去的。一切的詩人，要如 Aristophanes 所說，以「……能訓練市民為更完好的更崇高的人」為目的之人，才能獲得 Plato 的承認其存在。但是 Plato 對文學之理解及同情，却與他的哲學的理論相反，不容許詩人之目的是那樣之有目的意識。

Aristophanes 是定肯詩人的存在，至 Plato 則否定詩人的存在。但他倆的論據是有共通點的。即詩在社會上應有相當的意義，又在某種形式上對於世道人心要有相當之貢獻，從詩

人或詩之愛好者羣中，提唱這樣的思想的時代，決不是詩的創造旺盛的時代。與其說是創作，寧可說是考察及批評的時代。縱令有創作，它的特色也不能說是天衣無縫那樣不意識着形式的形式，而是精細的技巧和始終為意識的努力的結果。詩人是常在反省的，故詩人漸次由瘋狂或神鬼之化身覺醒，而回復到意識的狀態。在這時候，他們或許仍然可以說是詩人，但他的步驟已經超過了純然的詩的世界，相當地踏入了批評的世界了。他們的理論之所以不能服一切的人，這是因為他們在某一個程度仍然是詩人，他們的詩論是詩人的詩論，不是批評家的詩論。換句話說，即因為不是以純然的批評的見地在客觀上討論詩的緣故。他們的理論只是為批評的考察而提供的 *Data* (資料) 之一部分而已。從令不是頹廢期 (即創作頹廢的時代) 的產物，詩人的言論在考察詩時的資料之供給上是有價值的。例如 Wordsworth 為『抒情歌謠集』(Lyrical Ballads) 而作的序文，及 Shelley 的『詩辯』(Defence of Poetry)，在這個意義上不失為構成文學論之貴重的文獻。又 Lamb, Hazlitt 的論文固然不消說，即在莎士比及密爾頓的作品中，也常散見有重大的資料。這裏所舉的詩人或文學者，不一定是頹廢期的文人，例如莎士比等是創作力最旺盛時的詩人。在這時代的詩人的言論因為創作力旺盛，故和組織的文學論相距甚遠。但因為是詩人把體驗所得直接地表示出來，則更是貴重的了。(頹廢期的反省雖接近批評文學，但距創作之體驗甚遠。——因此，却容易與

文學論之系統相聯繫。)在這裏我們注意的只是資料。供給這種資料的不一定常常是能作正確之推論的。但像文學論那樣之組織的考察，却是建立於這些資料(peg)之上的。至其中所使用的理論，應當是適用於文學上之一切現象而不悖的普遍的真理。凡不能適用這個真理的，則不能稱為文學。這個真理，是要具有這樣的普遍性的。在這裏，提供資料者和考察資料者有不同之點。考察者不單要知道考察的對象，並且要觀察這個對象。因為是觀察，故以客觀的為必要。即要立於文學之外從遠離開了文學的地位，而觀察文學本身。由此說來，則前述之 dilemma 並不是真的 dilemma，實在是表示當考察文學時一定存在的兩個條件而已。在這樣的不能相容的兩者中，只就其一，是不妥當的。若單就一方，即會陷於 dilemma 的窘境。考察文學者一定要從兩者之交叉點加以觀察。比 Plato 遲約二十年逝世的 Aristotle 的業績，實在證明了這種考察是可能的。事實上足稱為文學論的，早既由 Aristotle 着手，也建立了相當的程度了。這決非吾人的過言。

(未完)

雲鷗情書集

湯增駿

盧隱·唯建合著

神州國光社出版

—— 雲 鷗 情 書 集 ——

關於情書一類體式的作品，我曾經讀過了些，但都覺得太通俗，顯然可以看出是沒有藝術涵養的人所寫下來祇是所謂「情書」而已，似乎不能稱之為文學作品。

這部雲鷗情書集，我讀了，却感到和以前所讀過的所謂情書一類的作品，迥然不同。因為：「這一束情書，就是在掙扎中的創傷的光榮的血所染成，牠代表了這一個時代的青年男女的情感，同時充分暴露了這新時代的矛盾。」這話是確鑿的，這為它底藝術價值所在。

現在流行着的文學作品，爲了要表現真切起見，大都是採取書信的體式。書信，是人人會寫的；而祇有書信，是真情的流露。因為這樣，於是這類的文學作品就漸漸地風行了。但是具有偉大藝術價值性的，似乎很少。「雲鷗的通信」，在讀了開篇第一封，就能在無形中使我們引起一派熱烈的同感，是出乎有充分藝術修練的人所刻畫下來的，真的「這一本真情流露的情書，它變成一幅美麗的圖畫，佔據了我整個的心靈，又彷彿一盃玫瑰的濃汁直澆我

的心田，但同時我也有些悵惘。」這，是作者與讀者都以為然的。

將它連貫起來讀，這六十八封信，無疑地是一篇絕妙的長篇創作；如果分開來鑑賞，却是一篇篇美的散文詩，但仍不失其書信的體式，因為它這裏所表現的，是沒有一些矯揉造作的痕跡，比之為「美麗的圖畫」，那是最切當沒有的了。有如一字一句，都是以詩的情緒所描寫下來的，在它第一封裏，就是這樣地寫着：

可敬的冷鷗女士：

相談後，心中覺着一種說不出的怪感；你總拿着一聲嘆息，一顆眼淚，去籠罩宇宙，去解釋一切，我雖則反對你，但仍然深與你同情。我呵！昔日也曾終夜灌過淚的，但無論如我閉緊嘴決不發一聲太息，因為在這世上，你如果覺得無聊或悲觀，那末趁早去自殺罷，不然只望着生命空長呻吟，有何用處？你說你看透了世上早就是這麼一回事，但是你能反對「自然」，反對「運命」，你就當努力去向它們宣戰，失敗成功，毫不顧及，努力去創造好環境，這才是真的人生。如果你畏縮，你豈不是落入運命之手，豈不是更入悲境？這樣下去，又怎樣才好呢？要知道奮鬥即是人生意義，悲觀樂觀幸運劫運一切一切都是假的！你也許說我不了解你的心情，和你的環境，所以才有這類意思，不過，可敬的冷鷗！主張是主張，環境是環境，外面的一切都不能改變我們的主張和見

解，現在我把這長詩「祈禱」寄與你，希望你從它那裏能得些安慰，我的目的也盡于此了。……

我們讀了這信，決不能言它是出乎平凡者的手筆，它雖然是第一封信，却包含着偉大的意義，既充滿了愛；又撕破了人生的幔幕，雖然，沒有指示出人們應該怎樣奮鬥的路徑，但能夠沉迷於愛的波浪中而明達到這一點，實為與一般平凡者所愛的那種觀點，却又有——或許可以說是絕端地不同的了。作者在這裏所寫，是有無限的真理，值得我們加以推究的。其次，關於此項愛的與解釋人生的概念，所表現尤為明澈而有力，不但使青年男女們引起有意義的同感，而使詎們在悶塞的心中得到一種新的啓示，在這方面，我們也可以確定情書所特有的價值。

前已說過，情書是真情的流露，如果情書裏的字句以美麗的字句將它組織成功，一定會失去本來的真的情緒，顯露出矯揉造作的痕跡。這裏，無須說，是因為沒有藝術涵養的原故。在我們讀了這一束情書，便能明白是不落凡響，作者所寫的是詩，是美的散文，是一幅天才畫家的繪圖。在第七封情書中，有這樣的一段：

……異雲，你要知道人類是不可思議的神祕的怪物，所以自苦的情形雖等於春蠶等於飛蛾，然而蠶繭的收穫可以織出光彩的綢緞，飛蛾投入於炎中雖是痛苦，同時可以加火

的燃燒力；因之，人類雖愚，自甘沉落的結果，便得到最高的快樂和智慧了。異雲，你爲什麼病？你是否爲了搜尋智慧而病呢？……我願意知道。

這樣深刻的描寫，顯然是充滿着詩人的想像，是人生的哲學。所以，這裏有幾首詩篇，其偉大是更堪推想得到的了。如：

我知美麗的音樂不能分開聽，

我知美麗的玫瑰不能分開看，

祇要是美你都不能把它分斷，

祇要要一分，花朵也要失去芳馨，

就是那整個的美也得要殘形，

樂觀的世界也得要變成悲觀，

一腔熱烈的同情也得會消散：

這就是我心裏的不變的聖經——

我的愛人，你既然不嫌我醜陋，

不嫌我襤縷，那就請進我心裏；

我有你的宇宙，你有我的宇宙，

我願在你的心窩上永永長睡——

你該不會正當我酣臥的時候，

悄悄的離開了我，便將我捨棄？

歌頌你的詩（其一）

—— 雲 鳴 情 書 集 ——

男女們的愛的心理，如此要表現得真切動人，祇有以充滿想像力的詩句將它組織成，誰讀了，不有似「狂浪的蝶和蜂祇繚繞着籐蕊嚶嚶的和鳴！」所以自古以來，詩人的愛比較是最偉大的。至於愛，也祇有詩人能赤裸裸地將它表現下來，而且是真情的流露，一字，一句，都塗滿着血與淚的痕跡，一對美麗的心，簡直由真情的愛而要合成一體，同入一樣的神祕世界了。真的，宛如「走向神祕的道路上，走到神祕的世界，神祕的世界沒有快樂沒有悲傷，只有人的赤裸裸的心！」又如飄蕩着的「風」，到底經過些什麼所在？——美麗的花叢嗎？幽暗的森林嗎？這當然，不但我們第三者不能明瞭，即是某一對方也捉摸不來，雖然準知道「風」總是「風」，或許會共同飛到仙境似的樂園，明澈的說，愛的神祕，是決不能以理智來分解的，更不能用天度來衡量的，「愛」總就是「愛」罷了。其所以不同的，是一對詩人的愛。

因為詩人的同情心，想像力，都超越於常人，有時，「話是說不盡的，情亦不盡。」這

無疑地，便成爲偉大純潔的愛人。永久地存在着。

我生命的愛人——冷鷗：

的確，流年如逝水，真不待人，轉瞬間我倆已相識一年了。在這一年中，你我曾不知流了多少淚，我們的心潮忽然如沸血般的熱，忽然如冰雪般的冷；我們的心潮有時如鴻毛之輕，有時又如泰山之重；我們在這一年的短促時間內的往事，真是可歌可泣可讚美可浩歎！

可是天有縮命，我們已渡過了萬頃風波的海洋。越過了萬仞巉峻的重嶺，而今我們已踏上了平坦的大路，路旁滿是些愛情的玫瑰。

吾愛，海有枯的時候，山有崩的時候，我們的愛情祇是無盡永久的喲。……我是你的異雲（第六七封信）。

這裏所吐露的，是些什麼，我們讀了便能明白了。在她所寫，更包孕着熱的力：「但是美麗愛人，我早認識你了，你雖然兩手握著兩樣的權威，而你溫柔的兩眼，已保證了你對人類的和慈與愛護，所以我知道宇宙從此絕不再黯淡了。哦，偉大的愛人！我真誠的爲你滴出心的淚滴，你是值得感激和膜拜的呵！……異雲——展開你偉大的懷抱，我願生息在你光明的心胸之下。」所以，有人說真的情愛是不怕熊熊的火來燒，最偉大的，就是這情書的主

人翁，是足夠勇氣的了！「從歸雁的主角轉到雲鷗情書集的主角，這樣天真的毫不作偽的轉變，在目前無論那一方面的陣綫中，却很難尋得這樣勇敢的份子，雖然，這是個人的掙扎……。」這是本書序文裏的索隱，序者王禮錫先生曾這樣的說：

當一個脚色在舞台上扮演一個史實或一個虛構的故事的時候，她的衣冠自然要適應這史實或故事的時代與環境。如果她自己現身在人生舞台參加一幕喜劇或悲劇的表演，何必衣飾上弄些玄虛來眩惑觀衆。觀衆尤其很迫切的需要知道這喜劇或悲劇中的真正的主人。於是我就破例來做索隱。

索隱突現在我們的眼前，是女主角具有無限的勇氣，是一種偉大的愛的表現，在平凡的人物中所不能尋覓到的。在普通的一般情書集中也不能有以見到的。這裏面，還有許多關於人生的真理，可以窺見新時代中男女所持續着愛的因素，以及社會環境的明暗面，所以矛盾，是現宇宙中各種事物所不能避免掉的，人，在這矛盾的事物中生存着，愛，也在這矛盾的漩渦中是不能毀滅的了。這些——都在這一束情書裏赤裸裸地告訴我們男女的青年讀者了。在此，我可爲本書下個比較中肯的結論：

這束情書，是愛的哲學，

這束情書，是現代的社會史，也是現代的文化史，

道東情書是一首美的散文詩，也是一幅美麗的圖畫。

旅程

思永

邵冠華作

現代書局代售

(一)

「旅程」這本薄薄的詩集，替中國詩壇放出了異樣的虹彩，他所寫的是另一個世界，另一種風格。

這本詩裏流露着不少的鄉村風味，這是成功的一點。如「紅色的夏天」「夏夜」「雨聲裏」，和「旅程」等幾章詩裏表現鄉村是人們可渴望的美麗的鄉村。

同時，他是中國傑出的象徵詩人。象徵詩，雖然有馮乃超之流在創造日報上有過「紅沙燈」等象徵詩，影響使人們得到一種不分明而暗黑的憧憬，並不若邵冠華的那樣活潑。說實話，我們來比較一下：

森嚴的黑暗的深奧的深奧的殿堂之中央，
紅沙的古燈微明地玲瓏地點在午夜之心，

苦惱的沉默呻吟在夜影的睡眠之中，
我聽得鬼魅魍魎的足聲舞蹈在半空。

烏雲叢簇地叢簇地蓋着蛋白石的月亮，
白練的河流若伏在野邊的裸的屍體。

紅沙的古燈緩慢地漸漸地放大了光輝，
森嚴的黑暗的殿堂撒了滿地莊重的黃金，

愁寂地靜悄悄地黑衣的尼姑渡過了長廊，
一步一聲怎的悠久又怎的消滅無踪。

我看見在森嚴的黑暗的殿堂的神龕，
明滅地悄晃地一盞紅沙的燈光顫動。

——馮，紅沙燈。

雨，像滾蟲在舞蹈，

沉悶和歡愉的幻想混雜於雨聲裏了。

臭牛奶似的泥水流電般噴湧着，

溪頭的老柳如僵臥的赭色莽蛇，

雨聲的歌聲在一起一落，

像引長的橡皮帶的每次伸縮。

含笑的狗尾草向情脚下伸出頸兒，

雨聲的歌聲在一起一落，……

——邵，雨裏的歌聲在一起一落。

二詩一比較，那一章詩是結構的緊密，音節的諧和，描寫的自然，我們可一望而知。邵冠華在這集詩裏表現以象徵等字樣，用得非常自然，而且又是適當。我們可以引證的有，一切平凡者往往看不起有天才的人，而邵就大為不平「呆子誤解天才，有如煙影裏的茶杯」。（從黃昏到天明）他白描夏天的多雲天，「雲兒吞沒日光，像羊皮紙遮掩天空，在晚上。」（紅色的夏天）他寫秋天來了，「沉醉的街道在吐着碎玻璃似的歌唱，秋天哭得像暴雨裏的

野花一樣。」（秋風裏）無疑，邵冠華是比馮乃超進一步的成功了。他的詩對於人間是厭倦的，如他的「隔膜」：

人們之間有些隔膜，有如

銀色紗簾陣陣的跳躍，

簾內的佈景好像濃霧朦朧。

人們之間有些隔膜，有如

大翼鳥的黑色翅兒在展開，

嫩綠的曙光射不進來。

人們之間有些隔膜，有如

粗暴的醉漢在狂舞狂歌，

害羞的同情震震地躲開。

的確，人類之中，正有此種不同情的隔膜，求了解很難，因而形成他的人生觀是悲觀的，頹廢的，他時常在哭似的，「檢察淚珠顆顆」（毀滅），當作醇酒吃着。他「串串的悲哀

是盡不出的」(從黃昏到天明)，在電燈下，在黑暗裏，青色的月光下，在冥想裏，他總覺得自己是一個悲觀的人，一種頹廢的傷感的思想充滿在腦筋裏，在他那章「寄給我死了的弟弟」詩裏說明他對於弟弟懷着一種詩人所有的熱情與烈愛，恨他的弟弟死得太早了，過分的愛他也是他與死永離。

(二)

就全集而論，以紅色的夏天為最佳，我抄下來給大家鑑賞：

雲兒吞沒日光，像羊皮紙遮掩天空，在晚上。

爲了煩悶，蟬聲穿過桑芽了，在晚上。

鉛針似的 Thorns 暗得可以躲人，在晚上。

悲哀像稀星沉落，在晚上。

詩人底嘆息噴出，像白燕飛向蔚藍天，在晚上。

想驚動火焰的風兒在唱 Lullaby 了，在晚上。

想在中國的詩壇要找出這樣柔淡而白描得夏天如此清麗的，是不曾多見，只有法國 Paul Fort 的作風與他似乎很相近的。在「毀滅」「夏夜」「從黃昏到天明」，充滿着神祕的色彩，可和英國的 William Blake 俄國的安特列夫等的筆鋒抵抗。就「當我爬上悲哀的最高峯，」「淡黃的歡愉撕破了，」而言，可超過美國 Amy Lowell 的輕鬆新穎，中國溫庭筠的柔膩的。

他的詩是無韻詩居多，偶然也有韻的。然而有押韻的地方比徐志摩陳夢家的詩來得自然而婉轉得多，使人格外珍重可愛。

他的詩，在種種地方看，不比平凡者。

他的詩，覺得每一章都有可愛處。

唐代女詩人

湯增駁

陸晶清女士著

神州國光社出版

—— 唐 代 女 詩 人 ——

所謂詩人的作品，素來就不被研究文學者的重視，這種趨勢，自古到今都是一樣，不過現今，因為新時代的來到，一般人對於女性的詩作，却以特異的熱情或有某種心意似的來閱讀，其實，在這樣的概念之下來鑑賞女性的詩篇，已失去了文藝原理上的鑑賞的真義。在古代，恰與之相反，那時爲了男女受授不親的觀態深深地存在一般人——尤其知識階級——的腦海中，很不易揚頌女詩人一類的詩作，即具有豐富詩才的女性作家，也難以使之自由發展。所以，這書引言裏會有這樣的說：「在中國我們很少看到真正女性的文學。從古到今，寫女性心理或感情的詩文，大都是由男子矯揉造作的描畫出來，自然不是逼真的表現，而歷代的女作家們，又都因爲受了社會的束縛，禮教的壓迫，與夫文格的限制，每不敢於大膽的表現她們的真實感情，僅祇於吟風弄月時，很隱晦的，透露些許若怨若恨的情緒；甚或更勉強作言不由衷的詩文，以求應付環境，把活躍的，真實的熱情，都悄悄的埋葬了。」我們打

開中國婦女文學史，這種情景便活躍在我們的眼前了。

但是唐代，則不然，「詩人之多達二千三百餘家。這二千三百多個詩人的作品，流傳到清，經過千餘年，其中被湮沒不傳者自自然不少，而清乾隆時勅撰全唐詩，猶得九百卷，共四萬八千九百餘首。足徵有唐一代，是文學的極盛時，尤其是詩的極盛時。」這樣看來，在浩若煙海的唐詩裏，却可以尋找出多量女性詩人的作品，雖不能推崇其怎樣的偉大，「但在中國文學史上，自有其相當地位；尤其是在頗形銷沉的中國婦女文學史上，是值得傳述的一頁。」因為那時宗法社會對於女性作家的重壓，間離於男性作家中的女作家，是不易鋒露頭角，即有偉大的作品，亦依舊深深地藏在灰暗的牆壁，因為這樣，一般文藝批評家也就很少敘述的了。這不但是中國女性作家的不幸，亦即中國文學所使之不振的根源，實足可嘆。

我們已經知道唐一代的婦女文學，是特別興盛，尤其是屬於寫詩的。但是爲了時代的變遷，到現在，雖然不能確鑿地明白那時女詩人的實數，「除湮沒不傳者外，其氏姓及作品尚傳的，共有百二十餘人。」這，作者在本書的引言裏，已說得很確切。同時，作者以研究的心得，將唐代的這些女詩人，分別爲幾種人物：

(一) 宮庭婦女

(二) 家庭婦女

(三)女冠

(四)娼妓

這種新的發現，分析的研究，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不得不首推本書的起始。因為她們雖然同是女性作家，但是這樣的分析地將它加以研究，便可以知其作品的表現，各有不同。當然，爲了生活環境的不同，她們的思想和表現力也就發生一種差異了。在此，明澈的說，是可以看出當時婦人社會裏這幾種人物的生活的輪廓。所謂一部偉大的文學史，即是一部價值的文化史，這，我們讀了這部書之後，是能不再發生疑義的了。

—— 唐人詩人及娼妓詩人，她們既不受喫人的禮教的影響，又不受宗法社會的束縛，能自由發展其思想及自由的表現，是必然的事。其他的，在禮教之石重壓之下當不敢把真情實感流露到筆尖，但很坦白表現的亦屬不少。僅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唐代女性詩人的詩作其藝術的一斑價值了。

這裏，作者爲珍視偉大的女性文學起見；然這些作品表現真切的情感，具有藝術上的價值，如女冠詩人和娼妓詩人的作品，作者特別徵引於此，以作研究者的參助。舉如：

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

——女冠詩人魚玄機句

相思無曉夕，相望經年月，

——女冠詩人李冶句

風花日將老，佳期猶渺渺，

——娼妓詩人薛濤句

詩的偉大處是在乎真情的表露，矯揉造作的描畫出來的作品，自然不是逼真的表現，那也不能稱之為真正的文學。所以我們中國很少偉大的詩文發現，也因為這個原故。但在唐代，上列幾位女性詩人能有這樣的表現其真實情感，實開婦女文學史上的新紀元，值得我們加以敘述的。在一般馴伏於禮教下的宮閨詩人，即使起了這樣的意念，也不敢流露到筆底的。那麼，這幾位——魚玄機，李冶，薛濤——偉大的女詩人的發現，在婦女文學史上，是更其值得注意的了。

本書的引言裏，作者是將所以寫這篇唐代女詩人的動機，作一次比較詳細，比較有條理的敘述，是極形簡明地告訴我們了。其次，是將唐代女詩人的所以產生，與其背景加以有條理的說明，至於這些詩與音樂上的關係，也有附帶的述及，這在詩學原理上也不無關係。

一部文學史，將一代女詩人的代表作家，除以史的眼光來研究其文學的本質之外，而詳

細地述及其傳略，在詩作之後如以客觀的評斷的，確實很少。這部唐代的女詩人一書，作者能注意到這一點，即值得我們重視之處。作者為精密研究起見，將這些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又略考之，此實為其它文學史中所少見。

在前，我們是讀了王禮錫先生所作的李長吉評傳一書，覺得其中有一種新的研究的發現，對於中國文學史書開一條正確的進路；而且，將世人一向不甚注意而稱為鬼才的李長吉詩人，作一種有力的述評，這不得不推其所特具的偉大。現在，我們接於李長吉評傳之後，又見到陸晶清女士精心撰述的唐代女詩人一書，是將時代潮流中而被埋沒的偉大的女性作家，有如從棺底拖起一吸新鮮的空氣，在頗形銷沉的中國婦女文學史上，突闢了一條新徑，尤其是能注意到女冠詩人及娼妓詩人。同時，使我們能在唐代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很仔細地觀察到唐代的社會背景及中國婦女中的地位，這，是以物觀的眼光來研究文學的一種著績，是值得在此特別提及的。

並且，前已說及，「在中國我們很少看到真正女性的文學。從古到今，寫女性心理或感情的情的詩文，大都是由男子矯揉造作的描畫出來，自然不是逼真的表現。」現在作者能將唐代的女性的文學，發掘到我們的眼前，已是一步偉大的值得讚揚的工作，作者又是中國現代所傑出的女性作家，對於詩，更有充分的研究，那麼，這唐代的女詩人一書，其價值處，由此

可見的了。

最後，我們等待着遺物觀文學史彙稿第三部的出現。

最後的話

記者

— 話 的 後 最 —

這是本刊的第五期與讀者相見，照列在這裏也須說幾句似乎比諸緊要的話。

關於作品方面，陳穆如先生的「愛的跳舞」是在上一期中刊完了。但，使我們意外欣喜的，是先後得到不少的愛護本刊的讀者來函，對於陳先生這長篇創作加以一種好評。但陳先生，決不以此而自滿，所以這期的「母親」一篇，在藝術上，技巧上顯然又有一種新的進展，當然，是陳先生最近的一篇極為得意的新作，希望讀者仔細的鑑賞。徐幼錢先生「眸子」，憑了他一枝靈活的筆，是寫得更形圓熟。陳燮權先生長於鄉村的描畫，這篇「幸福」，確有許多可取之處，在多讀都市線的創作之餘，突然見到陳先生這具有濃厚鄉村風味的「幸福」，至少是可以調劑讀者的心情。

詩選一欄，每期都是很精粹的。這期又加入了三位新詩人，丁丁先生的「昨夜夢見你」，虞岫雲女士的「過渡時代的犧牲」，羅洪女士的「梅雨時節」等篇，都是成功之作。當然，是毋庸我們在此介紹了。

湯增啟先生，鄒枋先生的小品，讀者諒多有讀過，他們都是長於寫詩的，雖然他們的風

格各不相同，但內容都充滿着熱烈的情感和清逸的詩意。

王墳先生的譯作「晨」，下期即可刊完，讀者稍待便可一窺全豹。

余楠秋先生是研究西洋文學專家，這期余先生能賜予本刊這樣的一篇不易多得的論著，實足以感謝，同時，也可作寫小說者一種有力的參助。張資平先生的「文學的意義之新解釋」，是一篇重要的論著，可作研究文學原理的參考。像這樣的論著，對於讀者是很有益的。劉大杰先生的譯文是不必我們再來推荐，劉先生是一位最負聲譽的德國文學專家，著譯極形宏富，劉先生最近雖然患病，他能在病中譯文給予本刊，我們應該如何的感激呢。

邵冠華先生的詩在中國詩壇上已負最高的聲譽，自「旅程」問世之後，各大刊物均有響應，這篇嚴正的批評，是給邵先生的詩一種新估價，深嗜他的詩的人，該有以注意。

下一期，為本卷的結束，擬出一特大號，約有二十餘萬言，編制亦略加變動，並增多插畫及世界名著作家像，以答讀者愛護本刊的深意。特此先為預告一下。

當代文藝 第一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十五號出版

編輯者 陳 穆 如

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
上海河南路六十號
電話一二三九八號

印刷者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電話三一〇九〇號

代售者 各省神州國光社
各省各大書局

本誌預定價目表

期數	價目	郵費	
		本埠及國內	國外各埠
一册	三角	五分	二角
半年六册	一元六角	三角	一元二角
全年十二册	三元	六角	二元四角